

# 東坡黃州時期詩歌探究

## 目 錄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3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6
第三節 蘇詩研究概況.....	9

### 第二章 東坡生平

第一節 家世與生平.....	14
第二節 政治背景---烏臺詩案.....	27

### 第三章 黃州生活與心境

第一節 生活窘迫，貧病交加.....	32
第二節 躬耕自給，安時處窮.....	35
第三節 尋訪山水，寄託哲理.....	38
第四節 馳騁翰墨，著書立說.....	44
第五節 關心民瘼，造福鄉里.....	46
第六節 三家思想，修身養性.....	50
第七節 學士老饕，飲饌人生.....	54

### 第四章 黃州詩的主題內涵

第一節 抒發個人悲情愁緒.....	58
第二節 恬淡閒適田園生活.....	61
第三節 表現曠達自適情懷.....	66
第四節 寄託人生如夢之感.....	72
第五節 反映人民生活疾苦.....	76
第六節 藉物抒情的詠物詩.....	79
第七節 手足之愛兄弟之情.....	83
第八節 感念摯友往來情誼.....	89

### 第五章 黃州詩藝術特徵

第一節 寫作特色.....	96
---------------	----

一、博瞻修辭.....	96
(一) 長於比喻.....	96
(二) 喜為疊字.....	99
(三) 喜用擬人.....	101
二、善用典故.....	103
三、打破詩的格律.....	108
(一) 以文為詩.....	108
(二) 以賦為詩.....	110
四、喜於嘲諷.....	113
第二節 風格特色.....	116
一、恬靜曠遠，灑脫自在.....	116
二、平淡自然，質樸真切.....	118
三、渾然天成，富有理趣.....	120
四、沉鬱頹喪，真情流露.....	123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超越苦難，成就非凡.....	126
第二節 開創宋詩的輝煌時代.....	128
參考書目.....	130
附錄.....	138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生中充滿傳奇際遇的蘇軾（東坡），在中國的文壇中譜出了豐富亮麗的生命色彩。雖然在政壇中仕途乖舛，逆境永遠多過於順境，但他卻能夠以曠達的心胸去體會生命的真諦，活出了多樣化的人生。他是個學識淵博、才華洋溢的文人，也是個具有理想抱負的政治家，集合多項特質於一生，正如林語堂所言：「我可以說蘇東坡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新的畫家，造酒試驗家，一個工程師，一個僧恨清教徒主義的人，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個皇帝秘書，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專唱反調的人，一個月夜徘徊者，一個詩人，一個小丑。但是這還不足以道出蘇東坡的全部。」<sup>1</sup>正因為如此，東坡在他面對生命的轉折時，更能夠一笑置之。綜觀東坡生命中的六十六個年頭，大部分的都是處在坎坷荊棘、動輒得咎的情況下，可說是苦難多於安適。東坡是個具有高度理想抱負的政治者，希望在仕途之路中能有一番作為，但是因其耿直以及仗義直言、不媚世隨俗的個性，以致於引起了群小的反擊，所以一生中總是過著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的日子，但也因為這種獨立卓絕的人格精神才使東坡在北宋的文壇中奠定一代文豪的地位。

東坡在政壇上的不幸遭遇卻讓他在文學的領域中發光、發熱，創作生涯也邁入了另一高峰。范軍：「國家不幸詩家幸，生活不幸文章幸。這大概是人世間的一種獨特的二律背反：生活的坎坷往往造就文章，政壇生涯的暗淡又常常伴隨著藝術生涯的輝煌，蘇東坡正是如此。」<sup>2</sup>所謂的「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sup>3</sup>，蘇軾在多舛的仕途中締造了文學的輝煌成果，成為北宋繼歐陽修之後的文壇巨擘，他在各種文學體裁的創作中都能堅持自己的想法，建樹了

<sup>1</sup> 林語堂著：《蘇東坡傳》（台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7月第12版），頁7。

<sup>2</sup> 范軍著：《蘇東坡的人生哲學》（台北：揚智文化，1994年初版），頁20。

<sup>3</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次韻仲殊雪中遊西湖〉其一，《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11月第4刷），卷33，頁1750。

多方面的文學成就，在詩歌方面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讓詩歌在北宋開了新氣象；在散文方面與歐陽修並稱“歐蘇”，其本身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再者，詞方面則和辛棄疾並稱“蘇辛”是豪放詞派開創者，在書法、繪畫方面他也是名家，所以東坡可說是北宋傑出的人物代表，其卓越的人格、豁達自適的處世態度以及對於文學、藝術領域的創作成就，將帶給後世永垂不朽的典範。

東坡仕宦之路一生中皆不順遂，在與朝中大臣理念不合的情況下，不斷請調成為地方官，亦或是遭至貶謫，而貶謫之處則是距離京城愈來愈遠。他曾在〈自題金山畫像〉中感嘆道「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sup>4</sup>雖然表面上是自稱自己功業，但其實也是自嘲，東坡從二十二歲進士及第名滿京城，仕途之路一路上平步青雲，在熙寧四年自行請調外地的杭州，也只不過是政治上的小小挫折而已，而東坡在元豐三年第一次所遭貶之處黃州則是在他政治生涯上以及人生方面的一大打擊，而他在黃州所領的官銜都是虛授之職並無實權，因此也讓他重新思考及探索有關他的政治仕途、人生態度、藝術創作，陳桂芬在其著作《千古風流蘇東坡》即言：「宋神宗元豐三年（西元 1080 年），時東坡已四十五歲，經過一場劫難，終於被貶黃州去。此時，東坡熬過人生至大苦楚：皮肉的疼痛，精神的煎熬，這些，把他雕塑得更為曠達，更為超脫。所以，在一跨向出牢獄之門的同時，東坡也跨向一個更高的人生境界。他的詩詞風格，也由諷刺轉向閒適；而黃州恰正是東坡人生觀的轉捩點。」<sup>5</sup>東坡因為仕途上的挫敗、生活上的困蹇、人生態度的轉換讓他在黃州時期大量創作，所以此時期可說是東坡創作的高峰期，產生了許多好的作品，饒學剛在《蘇東坡在黃州》一書中提及：「蘇東坡一生寫了近六千篇（首）文章（詩詞），文藝作品約占整個篇目的六分之五。而在黃州時期的創作，詩占總數（兩千九百多首）的十三分之一，詞占總數（三百四十首）的五分之一，文占總數（二千五百篇）的三分之一。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質量上來說，顯示了他黃州時期文藝創作的最高成就。」<sup>6</sup>就上所述有關詩的部分東坡一生共創作了二千餘首，但在黃州時期所創作的詩歌就已經高達二百餘首（詳如第一章第二節），黃州前後五年有如此的創作量，以東坡一生中詩的創作來看，此時期的詩可說是相當可觀。這些的黃州詩大部分都是流露出東坡對於生命情調的體悟以及悲天憫人的情懷，並且可看出東坡雖然身處在險惡的環境中，如

<sup>4</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自題金山畫像〉，《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11月第4刷），卷48，頁2641。

<sup>5</sup> 陳桂芬著：《千古風流蘇東坡》（台北：莊嚴出版社，1981年1月7版），頁29。

<sup>6</sup> 饒學剛著：《蘇東坡在黃州》（北京：京華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頁186。

何去創造生命中的許多的不可能，以及去尋找生命的真諦，在他的詩中可以感受他安時處窮的心境與曠達豪放的人生態度。

因此，本論文即是以東坡在黃州時所創作的詩歌為依據去探究東坡在黃州時所處的生活環境，以及如何以他曠達自適的人生態度去與當地的人、事、物互動進而擺脫因政治上的失意而引起的苦悶，去創造出他人生的另一高峰。所謂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期能以這篇的論文來給目前生活在苦悶的環境裡，尚無法找到自我的人們一些幫助，希望能以欣賞蘇軾的文學作品去學習他人格的素養、安時處窮的人生態度、悲天憫人的情懷，讓自己的心靈多一帖心靈雞湯，走出人生的低潮期，以開闊的心去面對每一個希望的明天，讓生命的光芒再度發光、發熱。

##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東坡因其特殊的人生際遇，政治仕途之路命運多舛，貶流各地，而寫出了數量可觀的詩作，謝桃坊在《蘇軾詩研究》曾說：「他的詩歌則與陶詩、李詩、杜詩、韓詩、白詩等並列為大家而被稱為蘇詩。蘇詩在我國詩歌史上自成一體，對當時和後世都發生過較大的影響。蘇詩今存二千六百餘首，它是我國珍貴的文學遺產之一。」<sup>7</sup>

東坡以詩來抒發他的人生際遇、寄寓他人生的感懷，他的詩作大都是隨興而發，所到之處萬物皆能觸動其心弦，而譜出千年絕唱之佳作，就如朱昆槐在《雪泥鴻爪》一書所言，他具有「一個自由不羈的靈魂—他的才華沒有限量，因為他的靈魂沒有枷鎖。」<sup>8</sup>正是這樣一個奔放不羈的靈魂才能產生風格豪放、氣勢磅礴的詩作，在北宋奠定一代文豪的地位並影響到後世。

本論文則是以東坡第一次遭受到人生的磨難而貶謫黃州時的詩作為範圍，東坡因「烏臺詩案」劫後餘生而貶官至黃州，原本心中所充滿的是致君堯舜理想，一時之間卻跌落了深淵。這時期的詩可看出東坡內心的掙扎以及在困厄的環境中如何自我調適，此時期的詩作數量可說是達到高峰，而詩風也在這一時期呈現不同的面貌，這時期可說是東坡在人生的旅途中一大轉捩點。

本文黃州詩所界定的範圍是以神宗元豐三年東坡因烏臺詩案而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至黃州途中時所作的〈梅花〉二首起計，至神宗元豐七年，東坡自黃州移汝州途中所寫之〈岐亭〉五首為前後分界點，共計 184 首，再加上孔凡禮點校本另於卷四十七、四十八補編古今體詩 22 首，以及孔本編於 43 卷之〈歸去來集字〉十首之一至六首<sup>9</sup>，所以，共計 212 首。除了

<sup>7</sup> 謝桃坊著：《蘇軾詩研究》（四川：巴蜀書社，1987年），頁 1。

<sup>8</sup> 朱昆槐選注：《雪泥鴻爪》（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2年10月），頁 12。

<sup>9</sup> 該詩第六首末引（合註）：《金石粹編》載東坡《集歸去來辭六首》行書石刻，一「命駕」云云，二「涉世」云云，三「與世」云云，四「雲岫」云云，五「世事」云云，六「富貴」云云。前刻眉山蘇書，後刻元豐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註案】合註所引石刻，信公書也，晚香堂石刻小字本，其前六首次敘，與元豐大字本同，與和陶本石合。

補編部分外，均依時間編年。今將黃州詩統計數目如下，而有關詩名則詳列於附錄：

卷 別	20	21	22	23	43	47	48
數 目 (首)	49	86	41	8	6	4	18

本論文是以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的《蘇軾詩集》，中華書局出版，為主要底本，故凡引詩僅註卷別。除了詩作之外又旁徵蘇軾詞、文，於立論時也參考詩話、筆記以及他人對東坡的評價等等。

東坡在黃州時期所創作的生命歷程，隨著其在黃州時所接觸的人、事、物而有所轉變，而詩的藝術特徵也較貶謫黃州前有所不同，故本論文將其分成六章來探討。

第一章緒論。陳述寫作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以及目前研究的概況，俾使在行文論述時有所準則。

第二章則是探討東坡的生平。本章主要是在簡述東坡的家世生平以及當時所處的政治背景來幫助本論文之瞭解，更進而瞭解東坡在黃州時期詩風之轉變。

第三章則是探討謫居黃州東坡的生活與心境。因受「烏臺詩案」文字獄的影響讓東坡在人生旅途中更充滿了荊棘與坎坷，如此也讓東坡對於人生無常有更深一層的體悟。本章即就東坡貶謫黃州的背景作一研究，亦即對東坡在黃州時所處的生活環境、人生態度以及思想變化等作一外緣研究，以利對於東坡在黃州時所創作的詩風能更清楚瞭解。

第四章是黃州詩的主題意涵。此乃本論文的中心，就蘇軾在黃州時期詩歌分成了八個主題作歸納分析。分別為：「抒發個人悲情愁緒」、「恬淡閒適的田園生活」、「表現曠達自適情懷」、「寄託人生如夢之感」、「反映人民生活疾苦」、「藉物抒情的詠物詩」、「手足之愛兄弟之情」、

「感念摯友往來情誼」等，各依主題內涵來深入探討東坡在黃州時期的生命情調及人生態度。

第五章則為述寫黃州詩的藝術特徵。此章則是對於在黃州的蘇詩藝術特徵作一探究。包含二部分，其一為寫作特色，包括「博瞻修辭」、「善用典故」、「打破詩的格律」、「喜於嘲謔」。其二為風格特色，包括「恬靜曠遠，灑脫自在」、「平淡自然，質樸真切」、「渾然天成，富有理趣」、「沉鬱頹喪，真情流露」。期盼凸顯黃州詩特殊之處，並呈現其詩風之獨特。

第六章為結論。生命中有許多的不可能，東坡卻能在這許多的不可能中去創造他人生的顛峰，在黃州約五年的貶謫生涯中，東坡由初期的挫折、迷惘、苦悶、矛盾中逐漸調適，終至提昇為豁達灑脫而超越個人的得失，在人格、思想、處世方面達到了圓融成熟的境界，而黃州時期的詩歌也為宋詩開創了一個輝煌的時代。



### 第三節 蘇詩研究概況

自北宋末以來，註釋蘇詩的人很多。較早的有趙次公、程縯等四家註，以後又有五註、八註、十註，大約在南宋中期，出現了題名王十朋編纂的百家分類註。南宋嘉泰年間，開始流傳施元之父子及顧禧合編的編年註本。到了清代又有不少學者整理蘇軾詩集，諸如宋犖、邵長蘅、查慎行、翁方綱、沈欽韓、馮應榴、王文誥等人。其中馮應榴和王文誥做了一些總結性的工作。<sup>10</sup>馮氏沿查慎行《蘇詩補注》的規模，「取王、施、查三註」擇精去複，「援証群書」及各舊註本，「考稽辨訂」，成《蘇文忠詩合註》五十卷。王氏編撰了《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其書之總案四十五卷，乃是比較詳細的蘇軾年譜。其詩註四十六卷，乃主要就《蘇文忠詩合註》編訂而成。合註四十七、四十八兩卷為他集互見詩，馮氏認為，其中只有個別詩，有可能為蘇軾作，王氏刪去了這兩卷詩。合註四十九、五十兩卷為補編詩，其中一些作品，馮氏亦疑為非蘇軾作。對於這兩卷詩，王氏所編撰的《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少數入集，大部分則刪去。王氏在蘇軾一生立身行實上下過很多功夫，他調整了《蘇文忠詩合註》中的一些詩的次第大體可信。<sup>11</sup>後來學者研究蘇詩大多以其當為底本，而孔凡禮則在其基礎上精心於點校上下功夫而完成了《蘇軾詩集》共八冊，所以近幾年研究蘇詩都以此集子為主，其每一首詩之年代均校定精確，此書共為四十六卷，即一至四十五卷為編年詩，依編年排序，卷四十六為帖子詞口號，大體上保持了查註、合註前四十六卷的規模。卷四十七、四十八則為補編古今體詩，卷四十九、五十則為他集互見古今體詩，此部分則無編年。

而有關蘇詩方面的研究謝桃坊則認為清代對蘇詩較有成效的當推趙翼和張道。其在所著的《蘇軾詩研究》中提及「趙翼的《甌北詩話》第五卷全是探討蘇詩的，尤其是對蘇詩的藝術特點及藝術淵源提出了較為精當的見解。張道的《蘇亭詩話》六卷，共一百九十七則，為研究蘇詩的第一部專著，在蘇詩綜合考證方面最有成就。」<sup>12</sup>

大陸學者謝桃坊本身對於蘇詩的研究也是下過一番功夫，在他所著的《蘇軾詩研究》中

<sup>10</sup> 宋·蘇軾著、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11月第4刷）前言。

<sup>11</sup> 同上註。

<sup>12</sup> 謝桃坊著：《蘇軾詩研究》（四川：巴蜀書社，1987年），頁2。

則是對於蘇詩的分期、藝術成就、藝術淵源、蘇詩的思想意義、關於蘇詩的評價問題及蘇詩對宋詩和後世詩歌的影響等問題作了探討。

學者王水照在研究蘇詩方面也是頗有成就，最主要論點是對蘇詩提出了分期論的看法，「蘇軾的作品是他生活和思想的形象反映，他的創作道路不能不制約于生活道路的發展變化。」<sup>13</sup>他將研究東坡之路依「生活的經歷分成初入仕途以及兩次『在朝---外任---貶居』的過程，共分為七階段，並進而按其思想和藝術的特點分成仕職和貶居兩期：思想上有儒家與佛老思想因素消長變化的不同，藝術上有豪健清雄和清曠簡遠、自然平淡之別。這是特殊性也是分期的根據。」<sup>14</sup>

有關研究蘇詩的學者則涉及到多方面，近年來的學者在研究東坡的生平思想、文學分期、藝術風格、貶謫生涯、詩論、生命情調則是不遺餘力。在生平思想方面則有王師建生、程林輝、胡婭等人所撰的期刊論文<sup>15</sup>，在文學分期方面則有江惜美、王水照等人所撰的期刊論文<sup>16</sup>，有關藝術風格方面則有施淑婷、蔡秀玲、黃志誠、劉石、江惜美等人所撰的期刊論文<sup>17</sup>，貶謫生涯方面則有王淳美、胡信田、邱敏捷等學者所撰的期刊論文<sup>18</sup>，在詩論方面的著作則有鄭芳祥、戴麗珠、張連第、王士博、鄭文等兩岸學者所撰的期刊論文<sup>19</sup>，在生命情調方面則

<sup>13</sup> 王水照選注：《蘇軾選集》（台北：群玉堂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10月初版），頁2。

<sup>14</sup> 王水照選著：《蘇軾選集·前言》（台北：群玉堂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10月初版），頁2-3。

<sup>15</sup> 王師建生：〈東坡傳〉（《中國文化月刊》第135期，1991年1月）後收入《建生文藝散論》（頁157至頁187，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3年）、程林輝：〈蘇軾的人生哲學〉（《中國文化月刊》1995年10月）胡婭：〈蘇軾黃州時期思想情緒淺測〉（《開封大學學報》第2期，1997年）。

<sup>16</sup> 江惜美：〈東坡詩分期初探〉（《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第24期，1993年）王水照：〈論蘇軾創作的發展階段〉（《社會科學戰線》第1期，1984年）。

<sup>17</sup> 施淑婷：〈東坡「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之美學風格〉（《國文天地》第19卷第3期，2003年8月）〈東坡「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之創作理論〉（《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第14卷第4期，2003年12月。）蔡秀玲：〈以「言」達「意」---論蘇軾「辭達說」〉（《台中技術學院學報》第3期，2002年6月）黃志誠：〈東坡寄託詩之表現手法及其主題淺探〉（《輔仁國文學報》第16期，2000年7月）劉石：〈蘇詩比喻淺說〉（《國文天地》第13卷第12期，1998年5月）江惜美：〈析論蘇軾詩中的想像〉（《應用語文學報》第2期，2000年6月）。

<sup>18</sup> 王淳美：〈東坡謫居黃州時期與釋道關係之研究〉（《南臺工商專校學報》第15期，1992年4月）胡信田：〈蘇東坡的貶謫生活〉（《醒獅》第7卷第6期，1969年6月）邱敏捷：〈從〈後赤壁賦〉看東坡被貶後內在心境之轉化〉（《國文天地》第16卷第7期，2000年）。

<sup>19</sup> 鄭芳祥：〈蘇軾〈詩〉論析探〉（《大陸雜誌》第104卷第1期，2002年1月）戴麗珠：〈蘇東坡詩論〉（《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0卷第4期，1977年4月）張連第：〈蘇軾的詩歌理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1期，1996年）王士博：〈蘇軾詩論〉（《吉林大學學報》第1期，1981年）鄭文：〈蘇軾詩論與詩作的禪宗化特點〉（《廣西教育學院學報》第2期，1995年）。

有朱榮智、蔡秀玲、黃美鈴等學者的研究成果<sup>20</sup>。

而有關東坡的生平傳記的專著則有洪亮《蘇東坡新傳》（台北：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林語堂《蘇東坡傳》（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門冀華《文壇巨子---蘇東坡》（台北：正展出版公司，2000年）、陳桂芬《千古風流---蘇東坡》（台北：莊嚴出版社，1981年）、劉昭明《蘇軾與章惇關係考》（台北：樂學書局，2001年）。這些的學者的著作均讚嘆了東坡在面對一連串人生中的困蹇之事，卻能夠活出自己生命的色彩，東坡以其才華洋溢的筆觸，大筆一畫，勾勒出自己特殊的人生遭遇，在他的筆下的文學風格也呈現了多樣面貌，而其曠達自適的胸襟，更是其在文學創作上的一大助力，成就了許多不朽的名篇。

有關蘇詩的研究，近幾年來具有相當的成果，而本論文主要是以黃州詩為探究對象，所以下列的研究成果最主要是以黃州時期的研究為主：

在研究的專著上，大陸學者饒學剛則在東坡黃州時期的創作有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在其所著的《蘇東坡在黃州》<sup>21</sup>一書中所論述的東坡黃州詩目考訂則是以宋元豐三年（一〇八二）一月的〈梅花〉二首起計至元豐七年（一〇八四）四月〈岐亭（五）〉等共計216首（含佚詩）。此書對於東坡在黃州的貶居生活作了許多研究、考證。以嚴肅的態度、嚴謹的學風和嚴密的方法來提出前人錯誤的見解。所以作者「踏實地沿著東坡的足跡，行程上千里，進行詳盡的實地考察，對於東坡所涉足的每一史實和遺址，都力求印證無誤。此書共分為六部分即第一編東坡黃州生平行傳考、第二編東坡黃州文學藝術創作、第三編東坡黃州詩文研究正誤、第四編東坡與地方文化和民間文化、第五編“東坡文化現象”及其淵源、以及附錄全國學術界的評論等。其所提出的新見解很具有突破性。

而有關黃州期刊方面則有古苓光、藍麗春、王淳美、余昭玟、王保珍、黃寬重、游國琛<sup>22</sup>

<sup>20</sup> 朱榮智：〈中國傳統文人的三種生命情調---以屈原、陶淵明、蘇東坡為例〉（《國文天地》第16卷第11期，2001年4月）、蔡秀玲：〈論蘇東坡的人生觀〉（《臺中商專學報》第29期，1997年6月）、黃美鈴：〈從〈定風波〉看蘇軾的生命突圍〉（《中國語文》第96卷第4期，2005年4月）。

<sup>21</sup> 饒學剛著：《蘇東坡在黃州》（北京：京華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

<sup>22</sup> 古苓光：〈「從黃州安國寺記」探索東坡謫黃時之心靈世界〉（《源遠學報》第12期，2000年）、藍麗春：〈東坡先生黃州時期文學探究〉（《嘉南學報》第20期，1994年）、王淳美：〈東坡謫居黃州時期與釋道關

等學者致力於此方面的研究，近幾年來大陸學者在有關蘇東坡在黃州時期的文學創作也有一番研究，諸如下列學者：王玉英、孫嘉毅、顏邦逸、徐蔚、趙凌宇、梅大聖、周茂東、張福慶、饒學剛<sup>23</sup>等人。對於研究有關黃州時期的論文方面則有：林玟玲：《東坡黃州詞研究》，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羅鳳珠：《蘇軾黃州詩研究》，師範大學國研所碩士論文，1987年、蔡秀玲：《東坡黃州經驗之探求》，輔仁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1990年、吳淑華：《東坡謫黃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3年、許慈娟：《困境與超越---以東坡詞為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在職進修專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周鳳珠：《東坡黃州詞研究》，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以上的期刊論文均是將焦點鎖在東坡謫居黃州時期的研究，東坡在黃州四年多的時間裡，地處瘴癘、生活困頓、有志難伸，但他能化悲憤為力量將他所有的心思戮力於寫作，風格與前期迥異，造成文風丕變，而在黃州時期的詩歌也影響到了後來東坡貶謫到惠州、海南的詩風，黃州可堪稱為東坡人生的轉捩點，這是很值得研究的現象，所以造就了許多的學者在有關東坡謫居黃州這段期間作了各方面的研究，並且具有豐富的成果。

本論文以東坡的黃州詩為研究對象，就上述所提及的有關黃州研究的論文期刊中僅有羅鳳珠的《蘇軾黃州詩研究》是將焦點鎖在黃州詩部分，此篇論文是研究東坡黃州詩的首篇論文，作者能夠掌握東坡在此時期的創作表現，並且對東坡學術思想的依歸、生命情調的抉擇、詩學理論的主張、黃州詩的關鍵地位問題作了深入探討，研究內容甚是完備，有關羅鳳珠的黃州詩研究乃依據翻印自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的《蘇軾詩集》為底本，由學海出版社於1985年9月再版，採計黃州詩共一九九首，但大多數的學者<sup>24</sup>均是將東坡自烏臺詩案劫

係之研究》（《南臺工商專校學報》第15期，1992年4月）余昭玟：〈蘇軾黃州時期的人生轉變與散文創作〉（《語文教育通訊》第20期，2000年）王保珍：〈東坡日月長---蘇軾在黃州〉（《故宮文物月刊》第8卷第1期，1990年4月）黃寬重：〈蘇東坡貶謫黃州的生活與心境〉（《故宮文物月刊》第8卷第1期，1990年4月）游國琛：〈東坡與黃州〉（《湖北文獻》第26期，1973年）

<sup>23</sup> 王玉英：〈一段心靈的掙扎史---蘇軾黃州詞文解讀〉（《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第11卷第6期，1998年）孫嘉毅：〈灑脫曠逸的人生寫照出生絕俗的詩心雅韻---論蘇軾的黃州散文〉（《北京教育學院學報》第1期，1999年）顏邦逸：〈蘇軾黃州詩詞的內在結構與文化定位論要---兼與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先生商榷〉（《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第2期，1997年、徐蔚：〈蘇軾黃州時期散論〉（《齊齊哈爾大學學報》第6期，1998年）趙凌宇：〈坦蕩的個性 曠達的風格---從蘇軾黃州時期的詞看蘇詞的藝術風格〉（《河南電大》第4期，1994年）梅大聖：〈蘇軾黃州時期的生活方式及社會意義〉（《江漢論壇》第33期，1996年7月）周茂東：〈秀句出寒餓 身窮詩乃亨---蘇軾的黃州時期與嶺南時期創作之比較〉（《武當學刊（哲學社會科學報）》第15卷第4期，1995年12月）張福慶：〈從蘇軾黃州 嶺南詩的比較看蘇軾晚年的情感變化〉（《外交學院學報》第1期，1997年）饒學剛：〈東坡貶居黃州考〉（《黃岡師專學報》第14卷，1994年4月）

<sup>24</sup> 饒學剛在其所著《蘇東坡在黃州》一書中即以《梅花二首》為起，《岐亭五首》為迄，黃州詩共計216首（含

後餘生而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至黃州途中時所作的《梅花二首》起計至東坡在神宗元豐七年自黃州移汝州途中所寫之《岐亭五首》止為黃州詩的研究範圍，畢竟東坡在遭遇到生平中第一次的苦難---烏臺詩案，其在前往貶謫之地途中所寫之詩句，一定也會隨著心境上的起伏而起很大的變化，再者當東坡在移汝州途中必定也不能忘懷在黃州四年多的一切，然而這都是在研究黃州詩方面有助益的題材，再者有關補編的部分《春日與閑山居士小飲》《失題》《張無盡過黃州，徐君猷為守，有四侍人，姓為孫、姜、閻、齊，適張夫人攜其一往？家，既暮復還，乃閻姬也，最為徐所寵，因書？句云》這三首詩為黃州詩，而羅鳳珠並未採計，而前篇論文在黃州詩的主題內涵方面僅擇取五項，然而東坡在黃州時期的思想、生活面貌可說是多樣的，應該還有更多的研究空間，所以本論文則在前篇論文中再進行加廣、加深的探究，以期能掌握東坡在黃州時期更真實的面貌。

---

佚詩)。謝桃坊《蘇軾詩研究》提及黃州詩，亦將《梅花二首》為起計研究黃州詩範圍、丁永淮作《蘇軾黃州活動年月表》也將《岐亭五首之五》列為黃州詩的研究範圍。

## 第二章 東坡生平

### 第一節 家世與生平

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北宋仁宗景佑三年丙子（一三七）正月八日生於四川眉山，為蘇洵次子。因蘇洵長子景先在襁褓中天亡，而東坡就成為了長男。東坡生在一個平凡的家，世代皆務農，直到其伯父蘇渙才進士及第。其父親蘇洵沈默寡語，少不喜學，到二十七歲始發憤向學，後雖屢試不第，但在研究古今治亂之事，卻有精闢的見解，擅長議論說理之作。其母親程氏出身於書香人家，具文化涵養，東坡與其弟轍從小即在母親程氏的教導下熟讀經史，奠定蘇軾文學底子並懷抱著豪情壯志，文思泉湧，縱論古今。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云：<sup>25</sup>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

東坡當時只有十歲，卻有奮厲治世之使命感，令人佩服，由此也可看出程氏對東坡的影響至深。

東坡在十九歲時與青神縣鄉貢進士王方之女王弗（十六歲）結婚。宋仁宗嘉祐元年（一五六），蘇洵帶領東坡、蘇轍離家赴京師，參加禮部秋試。九月試舉人，東坡第二，轍亦中舉。次年東坡二十二歲，應進士試，歐陽修權知貢舉取為第二。所作〈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sup>26</sup>即為他參加進士考試之應試文章，從文中可得知他一生所遵循的「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的仁德思想，並舉了《尚書》、《詩經》、《春秋》的語義來指出君子立制無不出於忠厚之

<sup>25</sup> 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欒城集 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3月第1版），卷22，頁1410。

<sup>26</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發行，1986年3月第1版），卷2，頁33。

至，故君子應以忠厚治天下。復試「春秋」對策居第一。三月，崇政殿試中進士乙科。轍亦中舉。但在東坡兄弟獲及第之喜悅時，四月卻傳來母親程氏不幸病故的噩耗，令東坡悲慟萬分。五月蘇洵父子奔喪回蜀。

嘉祐四年（一五九），東坡二十四歲，九月，服母喪畢，啟程還朝。十月東坡三人由眉山登舟，王弗隨行，東坡一行人舟行適楚，遍覽三峽景色，父子三人途中多吟詠，唱和了大量詩篇，是為《南行前集》，此行程為期近半年，而長子蘇邁也生於是年。

嘉祐五年（一六〇），正月，東坡父子三人自荊州陸行往北，三月抵京師（開封），此時三蘇所作之詩文是收為《南行後集》，是月朝廷授蘇軾河南福昌縣主簿，不赴。八月，蘇洵除授試校書郎。

嘉祐六年（一六一），東坡二十六歲，八月，東坡以優異的成績通過制科考試，十一月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從昔日赴京應舉所經過的澠池迄今已有五年之久，如今重遊舊地，再訪昔日接遇的奉閑精舍老僧已故，心中不禁有許多感慨，故有〈和子由澠池懷舊〉詩<sup>27</sup>：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東坡以雪泥鴻爪感慨人生無常，昔日老僧已死，寺壁已壞，不見舊題，今昔變化，心中充滿無限惆悵。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鳳翔在唐代曾是長安西邊重鎮，建為西京。自北宋與西夏發生戰爭以來，鳳翔則是西北軍事要略重地。東坡在此任職期間以積極的態度處理繁重的公務，他除掌管文書，輔佐太守之事，並因鳳翔久旱，曾陪太守上〈真興寺閣禱雨〉<sup>28</sup>救旱：

太守親從千騎禱，神翁遠借一杯清。雲陰黯黯將噓遍，雨意昏昏欲成。  
已覺微風吹袂冷，不堪殘日傍山明。今年秋熟君知否，應向江南飽食。

<sup>27</sup> 〈和子由澠池懷舊〉，卷3，頁96。

<sup>28</sup> 〈真興寺閣禱雨〉，卷3，頁140。

而東坡的祈禱似乎也得到了回應，陣雨不斷落下，此時枯萎的農作物又恢復了生機，豐收之期是可以預知的，東坡在〈喜雨亭記〉也提到了祈雨一事：<sup>29</sup>

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

由此可看出東坡也非常關心農事，並與當地百姓憂樂與共之情，東坡於鳳翔任職共三年。

英宗治平元年（一六四），十二月，罷簽判任，自鳳翔赴長安。次年，正月還朝。差判登聞鼓院，二月，英宗召蘇軾參加學士院考試，入三等後得直史館。五月，妻王弗病卒於京師，年二十七。

英宗治平三年（一六六年），東坡三十一歲，蘇洵完成《太常因革禮》百卷，於四月病逝於京師，年五十八歲。六月，東坡具舟，與弟轍帶著父親和妻子的棺柩返鄉。次年四月抵達眉州，八月，合葬父母於眉州老翁泉側，而妻則葬於合墓之西北。是年正月，英宗卒，趙顛即位，是為神宗。

神宗熙寧元年（一六八），東坡三十三歲，除服居家，娶王介幼女王潤之（字季章）為妻，王年二十一歲，係王弗堂妹。是十二月，與弟還朝。

神宗熙寧二年（一六九），二月抵京還朝，乃以殿中丞直史館，差判官告院、兼尚書祠部。時王安石參知政事，得到宋神宗的支持開始推行新法，據《宋史·神宗本紀》<sup>30</sup>所載：「二年春正月甲午，奉安英宗神御于景靈宮英德殿。二月己亥，以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子，以王安石參知政事。甲子，陳升之、王安石創置三司條例，議行新法。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十一月乙丑，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頒農田水利約束。閏月庚子，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十二月癸亥朔，增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

<sup>29</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喜雨亭記〉，《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發行，1986年3月第1版），卷11，頁349。

<sup>30</sup> 元·脫脫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94年6月8版），卷十四，本紀第十四，神宗一，頁270至頁273。



宮觀官，以處卿監、監司、知州之老者。」次年，東坡二子蘇迨生。十一月二十日送章子平出牧鄭州。

熙寧四年(一七二)，東坡三十六歲。二月，上神宗皇帝萬言書，勸說皇帝能夠結人心、厚風俗，三月，再上神宗書，二封書信皆是反對王安石所推行之新法，接著，東坡更遭到王安石排斥和謝景?的誣陷乞求補外，六月，以太常博士直史館通判杭州(浙江杭州)。七月出都赴任，十月抵揚州，十一月至杭州。他在寫給弟轍的詩句中提起此時期的心期是複雜、矛盾的：

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

遲鈍終須投劾去，使君何日換豐丞。<sup>31</sup>

神宗熙寧五年(一七三)，東坡三十七歲，任杭州通判，杭州舉行貢試，監試於中和堂。東坡在任杭州通判期間，便開始遊歷山水，並開始創作山水詩，其中對西湖之美，可謂極盡其妙之描寫。他的〈飲湖上初晴後雨〉其二：<sup>32</sup>

水光潑?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東坡將西施比擬西湖山光水色，不管是淡粧或濃抹，一樣是風姿綽約，而東坡這個絕妙的比喻，賦與西湖活躍的生命力，將西湖自然之形態美，以生動的筆法來描繪，更顯出其獨特之處。

九月，聞歐陽修逝世，哭於孤山惠勤之室，有〈祭歐陽文忠公文〉，表達對其哀慟。是年，三子蘇過生。

神宗熙寧六年(一七四)，東坡在杭州任通判，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東坡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

神宗熙寧七年(一七五)，東坡三十九歲，九月，納妾朝雲，王氏，字子霞，時年十二。

<sup>31</sup>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其一，卷7，頁314。

<sup>32</sup> 〈飲湖上初晴後雨〉其二，卷9，頁430。

是月，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

神宗熙寧八年（一七五），東坡四十歲，在密州（山東諸城縣）任太守。將密州北城之樓臺稍事整修，時常和僚屬結伴登臨，悠遊快意。時蘇轍在濟南聽聞此事，特為此臺命名為「超然臺」並作〈超然臺賦〉，東坡乃作〈超然臺記〉<sup>33</sup>以述此事之經過，並表明超然物外的人生觀：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餽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

彼遊於物之內，而不由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

東坡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不如昔，但從〈超然臺記〉一文中卻可看出東坡認為人生應該超脫物外，不要太執著於物慾而被外在所束縛，應看淡外在榮辱、是非，追求心靈之安樂！

神宗熙寧九年（一七六），東坡與子由兄弟感情深厚，卻各在異地為官，思念子由情深，故有〈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sup>34</sup>一詞來表達了對子由的懷念：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時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

<sup>33</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超然臺記〉，《蘇軾文集》，卷11，頁351。

<sup>34</sup> 宋·蘇軾撰、曹樹銘校編，《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0年9月初版），卷1，頁37。

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東坡以月亮來抒懷對子由的離別惆悵，二人相隔異地，只能藉美好的月光來寄託對子由的相思之情，情感真摯。

神宗熙寧十年（一〇七九），東坡四十二歲，二月將赴河中，至陳橋驛，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子蘇邁娶婦留范鎮東園。四月到徐州任，七月，河決，洪水圍徐州，東坡盡力救城、築堤。護城有功，朝廷降詔？諭。

神宗元豐二年（一〇八〇），東坡四十四歲，在徐州（江蘇銅山）任。三月以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軍州事，遂罷徐州任。是年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浙江吳興）任。七月，御史諸人言東坡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八月十八日，被押赴臺獄勘問。有寄子由二詩：

<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 ><sup>35</sup>二首，其一：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其二：

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驚湯火命如雞。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游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從詩中可以感受到東坡在獄中面對厄運的淒苦心情，表達了對胞弟子由生離死別的悲痛。

---

<sup>35</sup> 卷 19，頁 999。

十二月，獲釋出獄，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有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sup>36</sup>二首，其一：

百日歸期恰及春，餘年樂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鵲啣人。

？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其二：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少年雞。

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堪笑睢陽老從事，為余投檄向江西。

此詩為東坡出獄所作，詩寫出獄後的感受、心情及反思，但也可看出此時東坡心胸的豁達  
及開朗。

神宗元豐三年（一〇八〇），東坡四十五歲，謫居黃州（湖北黃岡）。東坡在黃州五年，  
築雪堂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親自過著躬耕的日子，並與當地老百姓相處融洽，餘暇則遊  
歷山水之間頗為自得，東坡在黃州時期所寫的詩都是保有著其固有的藝術特色，如<寓居定  
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一詩：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麤俗。也知造物有深  
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  
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  
食飽無一事，散步逍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忽逢？艷照衰朽，  
嘆息無言揩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銜子飛來定鴻  
鵠。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sup>37</sup>

<sup>36</sup> 卷 19，頁 1005、1006。

<sup>37</sup> 卷 20，頁 1036。

詩中一開頭即歌詠柯丘海棠，第二段則是東坡借物抒情，他藉由海棠流落他鄉的命運來與自己的遠謫黃州的命運相結合，有一種天涯流落之感慨。也由於聯想的作用使前後兩句銜接自然，其次，此詩善於描摹物性，以浪漫的筆調烘托渲染，並運用了擬人法的技巧將海棠的姿態筆酣墨暢的勾勒出來，這些都是東坡詩的藝術特色，由此也可看出東坡卓越的詩才。

神宗元豐五年（一八二），東坡四十七歲，築雪堂於東坡，自書「東坡雪堂」以榜之。並自號東坡居士。此時東坡的心境與剛貶謫到黃州時的心境已有所不同，從〈定風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sup>38</sup>一詞即可看出：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屨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在東坡面對一連串的打擊後，其心境已稍能釋懷，由此闕詞也可看出此時的東坡內心已不再畏懼外在的風風雨雨，而是具有更堅韌的信心、更樂觀的態度去面對未來的仕途。

此時期東坡也寫了〈念奴嬌赤壁懷古〉<sup>39</sup>：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詞中東坡借景懷古，以周瑜打敗了曹操，為國家建立了功業，而自己卻報國無門，有種壯士難酬的感憤，進而對自己的遭遇流露出人生如夢的感慨。

<sup>38</sup> 宋·蘇軾撰、曹樹銘校編，《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0年9月初版），卷2，頁68。

<sup>39</sup> 宋·蘇軾撰、曹樹銘校編，《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0年9月初版），卷2，頁75。赤壁，在湖北嘉魚縣東北江濱。周瑜劉備大破曹操軍於此。而黃岡縣城外亦有赤壁東坡遊其地，誤以為周郎赤壁也。

神宗元豐六年（一〇八三），居黃州。侍妾朝雲於是年生下幼子，名為蘇邁。東坡友人張夢得謫居齊安，六月築亭於其廬，蘇軾為命名曰快哉亭，並作〈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偃全〉以賀之，而蘇轍為之記，是為〈黃州快哉亭記〉。在東坡所作〈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偃全〉一詞中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可以感受到東坡此時正以浩然之氣，去欣賞那無窮快意的千里之風，感覺是如此的快意自在。

神宗元豐七年（一〇八四），東坡四十九歲，三月告下移汝州（河南臨安）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作「上謝表」。四月別黃州至九江遊廬山，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山水詩〈題西林壁〉<sup>40</sup>：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總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此首詩雖然表面看來都是在寫廬山的自然景色，實際上全詩卻是有著發人深省的哲理，認為對任何事，應該有客觀的角度，才能把握事物的本來面目，所以這首具有深刻哲理的山水詩，也一直為後人所傳誦。

六月，長子蘇邁赴饒之德興尉，東坡送至湖口，遊石鍾山。十一月抵泗州（安徽盱眙），上言者有田在常州，乞在常州居住。

神宗元豐八年（一〇八五），正月，神宗大赦天下，三月，神宗崩，皇太子趙熙即位，是為哲宗。二月誥下，仍以檢校尚書水部外郎汝州團練副使，不得簽書公事，常州（江蘇武進）居住。五月，司馬光舉薦東坡，誥命復朝奉郎起知登州（山東蓬萊），十月，接誥命，以禮部郎中召回，遂罷登州任。十二月，到京師禮部郎中任職。又因議免役法，與司馬光政見相左，是月遷起居舍人。

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東坡五十一歲，二月與司馬光論役法利害，司馬光不悅。三月，免試為中書舍人，仍賜金紫。六月，遷翰林院知制誥，十二月，與程頤、朱光庭等人不和因請放任。

---

<sup>40</sup> 卷 23，頁 1219。

據《宋史·蘇軾列傳》<sup>41</sup>：

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

東坡之詩文，受知於神宗，宣仁后與哲宗亦推崇，可惜的是，神宗所嘆之奇才卻無法被執事者所欣賞，讓東坡無法一展長才，真是令人惋惜。

哲宗元祐二年（一八七），東坡五十二歲，在京任翰林學士兼侍讀。正月，時議者以程頤、朱光庭為洛黨，以蘇軾、呂陶為蜀黨。次年，東坡因群小的攻擊，仍以豁達退避的態度對待，請求外任，其在〈乞郡劄子〉<sup>42</sup>云：「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為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為怨仇。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

哲宗元祐四年（一八九），東坡五十四歲，以論事為當軸者恨，連續上章乞求外任。三月，告下，以龍圖閣學士充浙西兵馬鈐轄知杭州軍州事。七月至杭州到任。

哲宗元祐五年（一九〇），在杭州任太守，五月，疏浚西湖，堤成，杭人名之為蘇公堤。東坡也在此年寫下了膾炙人口的佳篇：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sup>43</sup>

<sup>41</sup> 元·脫脫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94年6月8版），卷338，列傳第九十七，蘇軾傳，頁10811。

<sup>42</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乞郡劄子〉，《蘇軾文集》，卷29，頁827。

<sup>43</sup> 〈贈劉景文〉，卷32，頁1713。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皇都。』此退之〈早春〉詩也。『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此子瞻〈初冬〉詩也。二詩意思頗同而詞殊，皆曲盡其妙。」<sup>44</sup>東坡這詩為贈劉景文而作，借江南初冬景物荷、菊、橙、橘等花木之生態來稱讚人一生中雖經風霜苦雨，但卻戰勝命運的自豪感。

哲宗元祐六年（一〇九一），東坡五十六歲，正月，東坡任命為吏部尚書，二月改命為翰林學士承旨，五月又被任命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八月，詔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安徽阜陽）。

哲宗元祐七年（一〇九二），二月改知揚州（江蘇揚州），八月以兵部尚書召還。十一月，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東坡在此年也寫了〈和陶飲酒〉<sup>45</sup>二十首，其在并序云：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盥，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咎學士。

東坡喜酒，但酒量不佳，在東坡的二十首《飲酒詩》中表現喜愛飲酒自適的閑趣，並仰慕陶淵明歸隱之高風亮節，爾偶寄託一點仕宦之途不如意的感慨。從以下幾首觀之：

〈和陶飲酒〉<sup>46</sup>二十首其一：

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  
寸田無荊棘，佳處正在茲。縱心與事往，所遇無復疑。  
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此首純乎陶意。」<sup>47</sup>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

<sup>44</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初版），頁1366。

<sup>45</sup> 依詩句下之〔查註〕：「先生和陶詩，始於揚州官舍，後在嶺南，盡和陶詩。」

<sup>46</sup> 卷35，頁1881。



五：「『偶得酒中趣』二句，誥謂此聯乃公自道其實，蓋公好把杯而不能飲，黃魯直每謂『一杯輒醉睡』，故云爾也。詩話以為？作此語，不當翻用無弦琴，此強作解事也。」<sup>48</sup>

<和陶飲酒><sup>49</sup>二十首其三：

道喪士失已，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  
身如受風竹，掩冉眾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

此詩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此參以本色，未嘗不佳。」<sup>50</sup>

<和陶飲酒><sup>51</sup>二十首其五：

小舟真一葉，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發，不知枕几偏。天明問前路，已度千重山。  
嗟我亦何為，此道常往還。未來寧早計，既往復何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嗟我亦何為』以下四句，委心任運之意。」<sup>52</sup>溫汝能《和陶合箋》卷三：「『夜棹醉中發』四句，『夜棹』四語，恰是醒後自然流出，所謂『真得醉中趣』者。」<sup>53</sup>

東坡在仕宦浮沉、報國無門，面對不斷的挫折，只能寄託自己理想於酒意中。故飲酒詩中則充滿對仕途生涯的感慨。

哲宗元祐八年（一 九三），東坡五十八歲，為禮部尚書，八月一日繼配王夫人（潤之）卒於京師。是月，知定州（河北定縣），罷禮部尚書職，九月三日主持元祐朝政的高太后去世，由哲宗皇帝親政，政局發生重大變化，元祐舊臣遭到迫害，新法人士再度執政。東坡也于九

<sup>47</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初版），頁1480。

<sup>48</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初版），頁1481。

<sup>49</sup> 卷35，頁1884。

<sup>50</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三）》，頁1482。

<sup>51</sup> 卷35，頁1885。

<sup>52</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三）》，頁1483。

<sup>53</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三）》，頁1483。

月被命以兩學士充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出知定州軍州事，十月二十三日至定州任。

哲宗紹聖元年（一一九四），東坡五十九歲，四月，朝廷以章惇為相，復行新法，元祐大臣均以變亂成法，譏毀先帝成罪。御史言東坡譏訕先帝，罷定州任，為承議郎責知英州（廣東英德）軍州事。六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廣東惠陽）安置。後落左承議郎，責授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紹聖二年（一一九五），東坡居惠州。紹聖三年，東坡六十一歲，在惠州，妾朝雲病亡，年三十四。紹聖四年，再貶儋州（廣東儋縣），東坡在〈到昌化軍謝表〉<sup>54</sup>云：「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東坡晚年不斷向南遷，在惡劣的環境下，生還之期是未知的，東坡悲痛之情是可知的。

哲宗元符三年（一一一一）哲宗崩，徽宗立，大赦天下。五月，獲誥命，奉合移廉州（廣西合浦）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八月，被授命舒州（安徽舒城）節度副使。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六月，渡海北歸，於白沙東園得疾，稍減。七月五日，熱毒轉甚，二十五日病危，二十八日絕命於常州（江蘇武進），終年六十六歲。

<sup>54</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到昌化軍謝表〉，《蘇軾文集》，卷 24，頁 707。

## 第二節 政治背景---烏臺詩案

北宋治平四年（一六七），英宗卒，趙顛即位，是為神宗。當時皇帝年僅二十歲，因新登基，所以急於有所作為，有所改革，因此晉用了以改革、富國強兵為訴求的新法推行人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自神宗熙寧二年（一六九）至熙寧七年（一七四）王安石罷相，這六年可說是新法推行高峰時期，據《宋史·神宗本紀》所記載：「熙寧二年二月以王安石參知政事。陳升之、王安石創置三司條例，議行新法。四月，遣使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頒農田水利約束。閏月，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十二月增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宮觀官，以處卿監、監司、知州之老者。」<sup>55</sup>「熙寧三年（一七〇）正月，詔諸路散青苗錢禁抑配。三月，始策進士，罷詩、賦、論三題。十二月，詔立諸路更戍法，舊以他路兵雜戍者遣還。立保甲法。以韓絳、王安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四年（一七一）二月，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詔治吏沮青苗法者。三月，遣使察奉行新法不職者。十月，罷差役法，使民出錢募役。十一月，詔：凡賞功罰罪，事可懲勸者，月頒之天下。甲申，詔蠲逋租。熙寧五年（一七二）八月，頒方田均稅法。十二月，陳升之為樞密使。熙寧六年（一七三）三月，命王安石提舉。試明經諸科。四月，置律學。十月，解所服玉帶賜安石。熙寧七年（一七四）三月，行方田法。四月，以旱罷方田。王安石罷知江寧府。以韓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翰林學士呂惠卿參知政事。」<sup>56</sup>在新法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朝中的重臣如司馬光、歐陽修、韓琦、富弼、等均認為新法改變太快，皆持反對意見，但這段時間凡是反對新法的重臣紛紛遭到貶謫。於是以王安石為首的推行新法，政客與朝中之大臣因意見紛歧而形成了新舊兩黨。

東坡還朝時，正值推行新法，他並非完全反對國家需要革新，唯認為應採循序漸進之方式，而王安石的新法則太過於急促了，於是在政治立場上，是與王安石相對立的。例如王安石欲變科舉，東坡則上書〈議學校貢舉狀〉<sup>57</sup>：

<sup>55</sup> 元·脫脫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94年6月8版），卷14，本紀第十四，神宗一，頁270至頁273。

<sup>56</sup> 元·脫脫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94年6月8版），卷15，本紀第十五，神宗二，頁275至頁285。

<sup>57</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議學校貢舉狀〉，《蘇軾文集》，卷25，頁723。

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決能否，臣請有以質之。

反對王安石改變科舉考試。其後又在〈上神宗皇帝書〉<sup>58</sup>中云：

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違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

東坡欲皇上能夠得人心、厚植風俗，存紀綱，如此天下人則會前來歸附，但變革應是循序漸進的，不能太躁進。三月，在〈再上皇帝書〉<sup>59</sup>中更力主儘速廢除新法，認為「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東坡因對新法的不斷抨擊，令王安石憤怒不已，於是埋下了報復的種子。接著謝景溫則誣奏東坡在扶蘇洵喪返蜀時販運私鹽等事，然經過調查核實，謝景溫之彈劾乃屬誣陷，但東坡因對政事感到失望，則不想替自己申辯，只請求外任。於是以太常博士直史館通判杭州，熙寧四年十一月到了杭州，東坡在杭三年，於熙寧七年十

<sup>58</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上神宗皇帝書〉，《蘇軾文集》，卷 25，頁 729。

<sup>59</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再上皇帝書〉，《蘇軾文集》，卷 25，頁 748。

一月改知密州，十年知徐州，元豐二年（一七九）三月改知湖州，到湖州任才二個月，即遭到北宋時期最大之文字獄，即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係因東坡抵湖州時所寫的就職書〈湖州謝上表〉所引發的，神宗元豐二年，時王安石已罷任宰相，神宗親自主持變法，但此時的朝廷已淪於呂惠卿等末流的政客手中，他們只會玩弄權術，包藏禍心，於是有關東坡所上的〈湖州謝上表〉則成為他們任意曲解、伺機構陷的證據：

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識時，難以追陪先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政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sup>60</sup>

東坡寫下了針砭時事的文章，但卻成為了新黨任意穿鑿附會報復的工具，當時的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則開始彈劾東坡，認為東坡寫詩詞攻訐朝廷。

元豐二年七月四日監察御史何正臣則上劄子，批評東坡所上的〈湖州謝表〉中論及「知其愚不識時，難以追陪先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乃係「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指責東坡「一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變，輒必倡言歸咎新法，喜動顏色，惟恐不甚。今更明上章疏，肆為詆誚，無所忌憚矣。夫出而事主，所懷如此，世之大惡，何以復加。軾所為譏諷文字，傳於人者甚眾，今獨取鏤板而鬻於市者進呈。」<sup>61</sup>（何正臣〈劄子〉）。

另一彈劾東坡之人則為監察御史舒亶，據《宋史·舒亶列傳》<sup>62</sup>：「同李定劾蘇軾作為歌詩譏訕時事。」其所〈上神宗劄子〉：「臣伏見知湖州蘇軾近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舒亶復摘取東坡詩文，任意曲解為東坡訕謗的對象是為當朝皇帝（神宗）：

<sup>60</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湖州謝上表〉，《蘇軾文集》，卷 23，頁 654。

<sup>61</sup> 何正臣及以下舒亶、李定所奏〈劄子〉，俱見宋·朋九萬撰《東坡烏臺詩案》，（宏業書局印行，1970年），頁 1~6。

<sup>62</sup> 元·脫脫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94年6月8版），卷 329，列傳第八十八，舒亶傳，頁 10603。

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小則鏤版，大則刻石，傳佈中外，自以為能，其尤甚者，至遠引襄漢梁竇專朝之士，雜取小說燕蝠爭晨昏之語，旁屬大臣而緣以指斥乘輿，蓋可謂大不恭矣。伏望陛下體先王之義，用治世之重典，付軾有司，論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為人。（舒亶〈？子〉）

李定也加入毀謗行列，據《宋史·李定列傳》<sup>63</sup>：「劾蘇軾〈湖州謝上表〉，擿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御史中丞李定上奏，言東坡有可廢之罪四：

知湖州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有可廢之罪四：軾先騰沮毀之論，陛下稍置之不問，容其改過，軾怙終不悔，其惡已著，此一可廢也。古人教而不從，然後誅之，蓋吾之所以俟之者盡，然後戮辱隨焉，陛下所以俟軾者可謂盡，而傲悖之語，日聞中外，此二可廢也。軾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所謂言？而辨，當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頑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謂行？而堅，先王之法當誅，此三可廢也。軾讀史傳，豈不知事君有禮，訕上有誅，肆其憤心，公為詆訾，而又應制舉，對策即已有厭？更法之意，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已，遂一切毀之以為非是，此四可廢也。而尚容於職位，傷教亂俗，莫甚於此。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取進止。（李定〈？子〉）

上列奏章句句扣緊東坡「譏訕時事」、「怨謗君父」，意圖在激怒神宗，置東坡於死地。然而此事件無非是新黨想要徹底消滅舊黨，而東坡不過成為其箭靶罷了。此即為歷史上第一件驚人

<sup>63</sup> 元·脫脫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94年6月8版），卷329，列傳第八十八，李定傳，頁10602。

的文字獄。不久，東坡遂在湖州見逮到案，八月十八日赴御史臺。幸賴張方平、范鎮上疏論求，弟轍乞求以現任官職為兄贖罪，皇太后慈諭，神宗憐才，才免於殺身之禍，於十二月廿九日獲釋，總計陷獄百餘日。責授檢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東坡遂以罪臣之身分赴任黃州（今湖北省黃岡縣），開始其流放的生活。

## 第三章 黃州生活與心境

作品能夠反應出一個詩人的思想以及人生態度，因此想要對東坡在黃州詩歌有更多的瞭解，探討其黃州生活是有其必要的。元豐三年元旦，汴梁城中，家家都在歡度新年，滿街新氣象。而此時的東坡卻必須拾起行囊，只有長子蘇邁陪從，其餘家眷則先由蘇轍先代為照料，東坡被御史臺的差役押著，黯然神傷地離開了京城，踏上了嚴寒的征途。

### 第一節 生活窘迫，貧病交加

元豐三年二月初一至黃州貶所，據李一冰在《蘇東坡新傳》一書所言：「黃州在大江之湄，北附黃岡，地形高高下下，頗不平坦，公府居民，極其蕭條。」<sup>64</sup>東坡先寓居定惠院，定惠院座落城中，住持和尚顛師也很看重這位住客，給予種種方便，東坡父子也與和尚們一同在寺內用齋，生活過得卻艱苦。東坡計算著之前與蘇轍商定的行程，大約也快到黃州了。雖然一家即將團聚是喜樂的，並且也可以不再寄住在寺廟裡，但東坡則開始擔憂未來一家人生計的問題，所以心中也很怕他們的到來，在與章子厚往來的書信中提及：

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其與窮者相宜。然軾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sup>65</sup>

元豐三年五月下旬，蘇轍護送東坡妻子將至黃州，但在磁湖（在今湖北大冶縣）時，卻為大風巨浪所阻，二十八日，東坡親至巴口迎接。坐在船上，細細欣賞湖面風光，浩淼的水面上籠罩著濛濛的煙霧，顯出一片寧靜，小船劃破了千頃碧綠，東坡置身在優美的景色中，不禁想起了去年在御史臺的牢房生活，「去年御史府，舉動觸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無一席。隔

<sup>64</sup> 李一冰著：《蘇東坡新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6月初版），頁318。

<sup>65</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章子厚參政書〉二首，《蘇軾文集》，卷49，頁1412。



牆聞歌呼，自恨計之失。留詩不忍寫，苦淚漬紙筆。餘生復何幸。」<sup>66</sup>在這井底戰戰兢兢過了百餘日，如今的他可以與家人團聚了，心中欣喜萬分。家人抵達黃州後，全家遷居臨?亭，臨?亭是一所江驛，在黃州朝宗門外。住處雖有了，但全家的生活並未獲得改善。「廩入雖不繼，痛自節儉，每日限用百五十，自月朔日取錢四千五百足，繫作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明以畫杈子挑取一塊，即藏去杈子，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可謂至儉。」<sup>67</sup>又在〈與秦觀書〉中說：

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sup>68</sup>

東坡如此的用錢方法，實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然因其如此估算，以現有的儲蓄仍可支付一年多，以後的日子，自有法子可解決，因此心胸坦然。大概也是怕秦觀為他擔憂，便續相告「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醞。柑橘棓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豬、牛、?、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sup>69</sup>東坡雖處在生計貧困的情況下，但卻有著眾人的相扶持，對當時的東坡而言，也可說是一種慰藉了。

貧窮似乎和疾病形影不離，東坡在貶居黃州時就因水土不服而先後患有腹瀉、臂疾、中暑、水疫、眼疾、腿瘡等病症，輕則數日，重則數月臥病不起，而辭謝友人探訪。他在與友人書中則提及「某?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sup>70</sup>及「而春夏以來，?病幾百日，今尚苦目疾。」<sup>71</sup>可見眼疾令東坡苦不堪言。而腿瘡也令東坡非常苦惱「偶患一

<sup>66</sup> 〈曉至巴河口迎子由〉，卷 20，頁 1052。

<sup>67</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王定國〉，《蘇軾文集》，卷 52，頁 1518。

<sup>68</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答秦太虛〉七首，《蘇軾文集》，卷 52，頁 1536。

<sup>69</sup> 註同上。

<sup>70</sup> 同上。〈與蔡景繁〉十四首，卷 55，頁 1661。

<sup>71</sup> 同上。〈與陳朝請〉二首，卷 57，頁 1709。

瘡，腿上甚痛，行坐皆廢。」<sup>72</sup>東坡也去信告知好友沈睿達「某今年一春？病，近又得時疾，逾月方安。浮念灰滅無餘，頽然閉戶。」<sup>73</sup>在給杜孟堅的信中也提到「少頃，忽然疾作，殊不可堪忍。欲勉強出見，竟不能而止。」<sup>74</sup>也去函告知友人張天覺「軾比來多病少出，向時浮念雜好，掃地盡矣。」<sup>75</sup>東坡因身體上的病痛而謝絕了友人的探訪，可見在黃州的生活是貧病交加的。也因病痛不斷地纏身，使得東坡更加懂得養生之道「某近緣多病，遂獲警戒持養之方，今極精健。」<sup>76</sup>此為東坡在黃州艱辛的生活，真可以生活窘迫，貧病交加來形容。

---

<sup>72</sup> 同上。〈與王佐才〉二首，卷 57，頁 1715。

<sup>73</sup> 同上。〈與沈睿達〉二首，卷 58，頁 1745。

<sup>74</sup> 同上。〈與杜孟堅〉三首，卷 58，頁 1758。

<sup>75</sup> 同上。〈與張天覺〉四首，佚文彙編卷 2，頁 2447。

<sup>76</sup> 同上。〈與石幼安〉一首，卷 57，頁 1710。

## 第二節 躬耕自給，安時處窮

寓黃州一年後，東坡漸能適應該地的風土人情，唯東坡家人口眾多，而黃州的低微薪俸幾近無有，少許的積蓄在有計畫的開支下也只能維持年餘，於是東坡想到開源的方法，他想在黃州做個躬耕自給的農夫，經老友馬正卿（夢得）的幫助，請得城東舊有廢棄的營地數十畝，闢為耕田，以供養生計，然因地既荒蕪多年，遍地為茨棘瓦礫，又遇大旱災，東坡開墾此貧瘠之地，可謂辛苦。然東坡還不辭辛勞，努力開墾，辛勤耕耨，期待來年豐收。而東坡也將此塊耕地命名為「東坡」<sup>77</sup>，因而自號「東坡居士」。

在東坡所寫的〈東坡〉八首詩句中即可很清楚讀出東坡當時耕種的情形以及內心的期盼。因為好友馬夢得的協助，使得東坡擁有了自己的耕地，但東坡在面對著「廢壘無人顧，頽垣滿蓬蒿」<sup>78</sup>的土地，而又「端來拾瓦礫，歲旱土不膏」<sup>79</sup>的情況下，內心想著正因為這個無所逃的孤獨旅行者，才會在此闢地耕種。如今也只能盡力而為，期待著來年秧苗的高壯。雖說農作的辛苦，但也因為當地農夫的幫忙，開始對於農事也有了經驗，懂得依地勢的高低不同而種植不同的農作物「下隲種？稌，東原蒔棗栗」<sup>80</sup>，再加上「家僮燒枯草，走報暗井出」<sup>81</sup>如此灌溉及飲水都有了著落。東坡也得到了老天爺的幫忙，原是久旱的土地，忽下起了大雨，雨水從遠背直流而下，穿越了聚落，流經了東坡開墾之地，沿路長滿了水芹菜的宿根，不禁令東坡想起了家鄉口味的菜餚「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膾。」<sup>82</sup>而對於農事已熟悉的東坡，知曉於清明前耕種並分秧於初夏，忙完農事「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纒。」<sup>83</sup>欣賞著禾苗在風中隨風飄動，也欣見露珠串串垂纒，當地的農夫也好心地來告知「勿使苗葉昌，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sup>84</sup>。東坡的好友也來幫忙耕種，今年的秋天，可說是豐收的季節了，此時的東坡心中也踏實了許多。

<sup>77</sup> 依詩句下〔施註〕東坡在黃岡山下州治東百餘步。周益公《雜志》云：白樂天為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白樂天，屢形詩篇。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蓋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

<sup>78</sup> 〈東坡〉八首并序 其一，卷 21，頁 1079。

<sup>79</sup> 同上註。

<sup>80</sup> 同上註。其二，頁 1080。

<sup>81</sup> 同上註。

<sup>82</sup> 同上註。其三，頁 1080。

<sup>83</sup> 同上註。其四，頁 1081。

<sup>84</sup> 同上註。其五，頁 1081。。

是年冬天又在「東坡」附近，尋得一視野寬廣之地，於是則「築而垣之」，在盛雪中築室完成，「堂以大雪中為，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因而號其正曰「雪堂」。<sup>85</sup>

此後的東坡則躬耕「東坡」，居於雪堂，並且從農耕生活中覓得一份安適與自足，他也自擬與陶淵明相比，而此時的東坡已打算在黃州度過下半輩子了。元豐五年他在〈江城子〉一詞說道：

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餘齡。<sup>86</sup>

詞序云：「陶淵明以正月五日遊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阜，愛曾城之獨秀，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遊也，乃作長短句，以〈江城子〉歌之。」此外再看：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sup>87</sup>

此時的東坡在政治的態度以及生活的態度已逐漸的轉變，對於仕宦之路已不再具有豪情壯志了，他開始過著平淡與樸實的生活，也熱愛躬耕的生活，所以也頗能體會陶淵明的歸隱生活以及樸質的詩風。

東坡自貶黃來，迄今也已三年，時過境遷，對於往事已不再感到悲痛了，心境方面也漸能釋懷，黃州的一切也漸入佳境，此時的他已一洗往日的陰霾，對於未來還是充滿了樂觀、豁達的人生態度。觀其〈定風波〉一詞：

<sup>85</sup> 宋·蘇軾撰：《東坡志林》，（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5月初版）卷4，頁80。

<sup>86</sup> 宋·蘇軾撰、曹樹銘校編，《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0年9月初版），卷2，頁67。

<sup>87</sup> 〈東坡〉，卷22，頁1183。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sup>88</sup>

由小序云：「三月七日沙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  
由此可知作詞的動機與背景，此也反映了東坡已擺脫政治上的挫折，並能忘懷在生活中所遭遇之困蹇之事，安時處順，化橫逆為坦然，繼續對生命充滿熱情與執著，表現出經得起挫折的曠達心境。

---

<sup>88</sup> 宋·蘇軾撰、曹樹銘校編，《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0年9月初版)卷2，頁68。

### 第三節 尋訪山水，寄託哲理

東坡因政治生涯的不順遂，貶謫黃州，但也因此找到自己生命的另一出口，東坡愛上這裡的風土民情，也愛上這裡的好山好水，於是尋訪山水，便成了東坡在黃州最愜意的事了。他在〈初到黃州〉<sup>89</sup>一詩中所提到的「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從詩中可看出東坡雖是自嘲自己晚年的仕途不如意而遭貶至異地，但實際上東坡卻能轉換心境，以豁達的心情去欣賞黃州的自然風物，而此時官職雖是水部員外郎一職，但卻能以安適的心情看待之。再觀其在答好友端叔的信中明白提到自己在黃州的生活「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sup>90</sup>又在〈與王定國〉的尺牘中提到「所云出入，蓋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聊以自娛耳。」<sup>91</sup>其又在〈與上官彝〉往來的書信中：「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咫尺，時復葉舟縱遊其間，風雨雪月，陰晴早暮，態狀千萬。」<sup>92</sup>這種置身於山水間隨處可見美好景色的生活，正是東坡所嚮往。而東坡又常常透過山水景物的描寫來寄託自己種種深刻的人生哲理，在下列幾首詩中即是透過對自然景物的描寫來傳達詩人內在的情感。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sup>93</sup>二首，其一：

雨過浮萍合，蛙聲滿四鄰。海棠真一夢，梅子欲嘗新。  
柱杖閑挑菜，鞦韆不見人。殷勤木芍藥，獨自殿餘春。

其二：

高亭廢已久，下有種魚塘。暮色千山入，春風百草香。  
市橋人寂寂，古寺竹蒼蒼。鸛鶴來何處，號鳴滿夕陽。

<sup>89</sup> 卷 20，頁 1031。

<sup>90</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答李端叔書〉，《蘇軾文集》，卷 49，頁 1433。

<sup>91</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王定國〉，《蘇軾文集》，卷 52，頁 1513。

<sup>92</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上官彝〉，《蘇軾文集》，卷 57，頁 1713。

<sup>93</sup> 卷 20，頁 1040。

此為寫春末夏初，雨後天晴的景致，在一個貶謫詩人的筆下卻能呈現如畫一般的景色，在詩人眼中認為繁華落盡不過是一場空，而與自然結合卻能體悟生命之無窮。自然的山水景物，原來即是無生命，但在詩人與它朝夕相處，日夕相見，不自覺即產生了意想不到之情感，有了情感才發現原來萬物本身即具有內在之生命，而且蘊育了無限之生機。此時的東坡縱身於山水之間，扁舟草履、漁樵雜處，內心的情感與大自然達成有機的結合，當然對於外界景物有不同體悟，他所認為的傳神自然景物意象就如同陶文鵬在《靈境詩心---中國古代山水詩史》一書所言：「生動的物形，深刻的物理和詩人真摯的情意的有機融合。」<sup>94</sup>也就是「客觀的山水自然美同詩人耳目相接，觸動了詩人的思想感情，使詩人情不自禁地歌唱它、贊美它。」<sup>95</sup>東坡體悟到對自然的景物應滿懷真摯、親切的情感，甚至將它們當作是知心的朋友去與它們相對待，如此即能真正體會大自然的美好之處，達到物我合一之境界，此即朱光潛所認為的「美感經驗既是人的情趣和物的姿態的往復迴流。」<sup>96</sup>

貶謫至黃州，縱情於漁樵麋鹿間，東坡對生命卻有另一番的體悟，這也陶冶了東坡的情操，排解煩悶之事，而此時東坡的創作風格開始轉變。開始追求平淡、樸質的生活，並與大自然相結合為一體，東坡認為現今的世俗之人往往追名逐利，所以無法體會大自然的美好，而此時的他卻是具有閑適的心境，忘懷一切得失，擺脫一切俗務，所以能體悟大自然的美妙之處，他在元豐三年五月遷居臨?亭，即對這裡的自然風光尤其是長江發出了由衷的讚美，他在給好友的信中就寫到「臨?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主人。」<sup>97</sup>「寓居去江干無十步，風濤?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sup>98</sup>

由此可見，美是處處皆有的，但並不意味著人人都能發現其美好之處，只有能以閑適之心去欣賞才能有所體悟。而東坡則是一個能夠隨遇而安之人，即使生活的窘困，卻能以豁達之心去尋找與心靈相契合的自然之美，所以隨時能寫下美好的詩文，他在與友人杜道源同游寒溪、西山時即留下了佳篇作品：

<sup>94</sup> 陶文鵬等編：《靈境詩心---中國古代山水詩史》（鳳凰出版社，2004年4月初版），頁409。

<sup>95</sup> 同上。頁405。

<sup>96</sup> 朱光潛著：《談美》（台北：臺灣開明書店，1993年10月），頁23。

<sup>97</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范子豐書〉，《蘇軾文集》，卷50，頁1453。

<sup>98</sup> 同上。〈與司馬?公書〉，《蘇軾文集》，卷50，頁1442。

連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我來已百日，欲濟空搔首。坐看鷗鳥沒，夢逐麴塵走。  
今朝橫江來，一葦寄衰朽。高談破巨浪，飛履輕重阜。去人曾幾何，？壁寒溪吼。  
風泉兩部樂，松竹三益友。徐行欣有得，芝朮在蓬莠。西上九曲亭，眾山皆培塿。  
？看江北路，雲水渺何有。離離見？宮，莽莽真楚藪。空傳孫郎石，無復陶公柳。  
爾來風流人，惟有漫浪叟。買田吾已決，乳水況宜酒。所須修竹林，深處安井臼。  
相將踏勝？，更裹三日糗。<sup>99</sup>

在詩中不但可見東坡在遊覽武昌寒溪、西山勝景後，描寫了此地的山光水色，也寫出了內心的體悟，並想在此地置田產，寄託其歸隱之志，況且此地的好水也適合來釀酒，如此的酒可說是甘醇甜美的了，由此也可看出東坡是一個曠達、自適、超然物外之人。再觀另一詩也可看出東坡因喜愛這自然風光而想要買地歸隱之心。

<晚遊城西開善院，泛舟暮歸>二首，其一云：

晚照餘喬木，前村起夕？。棋聲虛閣上，酒味早霜前。  
遠謫何須恨，來遊不偶然。風光類吾土，乃是蜀江邊。

其二云：

放船江瀨淺，城郭近連村。水檻松筠靜，市橋燈火繁。  
誰家掛魚網，小舫繫柴門。卜築計未定，何妨試買園。<sup>100</sup>

昔日在朝廷中為自己抱負理想而與新黨人士的口舌之爭，在東坡貶居黃州後，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對於生命更高層次的追求，進而尋求心靈上的寄託，此時的東坡已想在此地歸隱，與自然為伍，忘卻世俗的紛擾，找到真正的自我。東坡以淺近的筆法，淡淡的勾勒出恬靜自適的心境，詩中的「晚照」「夕？」、「早霜」「燈火」「魚網」「小舫」「柴門」渲染出一片空靈

<sup>99</sup> <遊武昌寒溪西山寺>，卷 20，頁 1049。

<sup>100</sup> 卷 48，頁 2615、2616。



幽渺的景象，也襯托出東坡此時平靜自適的心情。再看東坡的另一詩篇也提及山水景物之美：

散人出入無町畦，朝游湖北暮淮西。高安酒官雖未上，兩? 垂欲穿塵泥。  
與君聚散若雲雨，共惜此日相提攜。千搖萬兀到樊口，一箭放溜先鳧鷖。  
層層草木暗西嶺，瀏瀏霜雪鳴寒溪。空山古寺亦何有，歸路萬頃青玻璃。  
我今漂泊等鴻雁，江南江北無常棲。幅巾不擬過城市，欲踏徑路開新蹊。  
? 憂別後不忍到，見子行? 空餘悽。吾儕流落豈天意，自坐迂闊非人擠。  
行逢山水輒羞歎，此去未免勤鹽齏。何當一遇李八百，相哀白髮分刀圭。<sup>101</sup>

此首詩是東坡因烏臺詩案被貶至黃州，而子由來此與東坡相會合共遊寒溪西山的詩歌，前些日子因獄案而憂愁的日子，如今已暫獲舒解，兄弟二人再次相遇，倍感珍惜，這回的相見，便能以較輕鬆的心情去一同遊歷武昌寒溪西山，所以在詩句中可看出東坡心情極佳，除了描敘西山的風景外，也透露出自己遭貶逐並非天意而是自己「迂闊」不合時宜，由此可看出東坡此時的心緒已稍平，又恢復了他一向磊落豁達的本性。

東坡在黃州的生活因無公務羈絆，又在當地結交了知心好友，所以則常與三五好友一同出遊，體現了其悠閑自在的心情，下列幾首詩遂可看出東坡隨緣自適的襟懷：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  
江城白酒三杯釀，野老蒼顏一笑? 。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 < 招魂 >。<sup>102</sup>

又：

薄雲霏霏不成雨，杖藜曉入千花塢。柯丘海棠吾有詩，獨笑深林誰敢侮。  
三杯卯酒人徑醉，一枕春眠日亭午。竹間老人不讀書，留我閉門誰教汝。  
出簷藜枳十圍大，寫真素壁千蛟舞。東坡作塘今幾尺，攜酒一勞農工苦。  
? 尋流水出東門，壞垣古塹花無主。? 開桃李為誰妍，對立鴉鵲相媚嫵。

<sup>101</sup> < 與子由同游寒溪西山 >，卷 20，頁 1055。

<sup>102</sup> <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卷 21，頁 1105。

開樽藉草勸行路，不惜春衫污泥土。褰裳共過春草亭，扣門？入韓家圃。  
轆轤繩斷井深碧，秋千挂索人何所。映簾空復小桃枝，乞漿不見？門女。  
南上古臺臨斷岸，雪陣翻空迷仰俯。故人饋我玉葉羹，水冷？消誰為煮。  
崎嶇束？下荒徑，姪？隔花聞好語。更隨落景盡餘樽，？傍孤城得僧宇。  
主人勸我洗足眠，倒？不必聞鐘鼓。明朝門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許。  
平生所向無一遂，茲游何事天不阻。固知我友不終窮，豈弟君子神所予。<sup>103</sup>

東坡是個樂天知命派的人，仕途的不如意並不會影響其對自我的追求，從以上的詩篇可看出東坡雖是謫居黃州，但卻能夠活得自在，他為自己尋找解脫及超越之路，更表現出其隨遇而安的胸懷。

宋神宗元豐五年，東坡曾先後到黃州城外的赤壁漫遊，赤壁在黃州古城之外，而此赤壁並非在東漢末年時，曹操大軍南下討伐孫權及劉備的聯軍，兩軍在赤壁一場大戰之地，東坡雖知此赤壁非彼赤壁，但還是將古代的戰場平移至自己所在的黃州赤壁，借景懷古，寫下了有名的詞作〈念奴嬌 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  
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  
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  
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sup>104</sup>

東坡遊覽黃州赤壁想起了歷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戰，有感而發寫下了其創作生涯的代表作，雖然寫這闕詞時距離赤壁之戰已有八百多年，但在字裡行間，傾注了對周瑜的由衷讚賞，以及抒發對自己現實狀況的不滿，相對於周瑜建立了卓著的功績，而自己卻只能空懷凌雲壯志，理想無法付諸實現。全篇看來，氣魄宏偉，視野闊大，對壯麗山河的讚嘆，及對歷史人物的

<sup>103</sup> 〈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游，隨所見輒作數句，明日集之為詩，故辭無倫次〉，卷22，頁1188。

<sup>104</sup> 宋·蘇軾撰、曹樹銘校編，《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0年9月初版），卷2，頁75。

歌頌，完整構成了豪放的基調。

再看東坡在元豐六年與好友張懷民夜遊承天寺所寫下的遊記小品文：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sup>105</sup>

全篇不滿百字，卻能將情境與意象立體呈現出來，幽然的月色躍然於紙上。文中有畫，首段為敘事，次段為寫景，末段則在景色中去抒發情懷，展現了高超的寫作技巧。東坡也運用了高妙的想像力，用澄澈透明的積水形容月光的清朗，用水中柔擺的藻荇，比喻月光下竹柏影的搖曳，寥寥幾筆，更勾勒出一幅清幽的寫意圖，具有一種雋永而潔淨之美。在文末東坡也抒發出這幽美的月色，也只有閑適心境的人，才能發現個中的美好。

東坡的遊歷山水，為自己帶來豐富的人生閱歷，並融合了大自然，在創作的山水詩中，抒寫了他的崎嶇和坎坷的人生經歷，但也表現出其高尚的政治氣節，決不隨波逐流，也反映了當時的官場上傾軋的險惡及黨派紛爭的殘酷，這是東坡寫山水詩中富於現實感的一面，但也可看出東坡在此時是具有一個閑適的心境，能擺脫世俗的紛擾，才能有如此深刻的體悟。黃州時期的東坡，雖然在物質生活相當貧乏，但是在心靈的提升上卻是相當富有，其徜徉於山水之間，創作的成果可謂相當豐碩，這些作品對後代文學的影響可說是非常深遠。

<sup>105</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記承天夜游〉，《蘇軾文集》，卷71，頁2260。

## 第四節 馳騁翰墨，著書立說

東坡時值盛年時期被貶至黃州這蠻荒瘴癘之地，生活雖過得非常拮据困苦，但因東坡居家向來儉樸，倒還能經得起清寒的生活，可是心中卻對於珍貴的生命平白虛度很不能釋懷。李一冰曾說：「初貶黃州，蘇軾尚在盛年---四十五歲，正是一生中的黃金時間，卻被放逐到這個文化落後的江城蠻瘴之地來，並無實際官守，每天三餐一宿，餘無一事可為，而時間恰如大江之水，滔滔東流，不舍晝夜，不啻是對自己生命的存在，肆其無情的摧殘，這種打擊，落在熱愛生命、滿懷抱負的蘇軾身上，必然構成最無救助的壓迫和痛苦。」<sup>106</sup>

東坡在元豐五年則作了〈寒食雨〉二首，其一云：「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其二云：「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表明了對於自己欲效忠朝廷之心卻一真無法實現，只能深嘆讓光陰虛度，而自己卻像是少年病後般髮已斑白，增加了許多無可奈何的傷感。

東坡自小所接受的是儒家的思想，以事奉君父為最大的責任，然而貶謫至黃州，面對著壯志未酬的境況卻只能哭途窮，雖然在仕途上不能盡如人意，但東坡卻能在經過短暫的調適後重新振作起來，利用這閒暇的時間專心投入於讀書及學術著作。

蘇軾到黃州後，每日抄寫《漢書》數頁，將其當為「日課」，古人讀書主要方法即為背誦和抄寫，東坡讀書不但是翻來復去的誦讀，而且更二遍三遍的抄寫，可謂抄書不倦，也因此東坡讀《漢書》已抄寫三遍，最後只抄一字即可整段背誦數百言，無一字差誤。東坡也花了許多時間致力於佛教經典的研究，東坡認為研讀佛書是超越現實是非之爭的好方法，而他也常至黃州城南五里的安國寺去坐禪。他在與程彝仲書信中則提及「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sup>107</sup>東坡也為了繼續父親的志業陸續完成了《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及《書傳》若干卷。他除了寫作態度非常認真外，也對於這些著作用力至深，並且自負地認為「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論語》、《書》、《易》，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也。」<sup>108</sup>又在與〈與王定國〉尺牘中表示「某自謫居以來，可了得《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今又下

<sup>106</sup> 李一冰著：《蘇東坡新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6月初版），頁346。

<sup>107</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程彝仲〉六首，《蘇軾文集》，卷58，頁1752。

<sup>108</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滕達道〉六十八首，《蘇軾文集》，卷51，頁1482。

手作《書傳》。迂拙之學，聊以遣日，且以為子孫藏耳。」<sup>109</sup>不過他也認為自己過往四處飄泊、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深怕這些作品無法妥善保存，以及擔心連累了朋友，故寄請潞公代為珍藏，在信中也暢述了自己著述的心得，可見其堅定的信念「到黃州，無所用心，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為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sup>110</sup>可見東坡非常重視這些經典著作，他在東坡志林卷一中則說道：「所撰《書》、《易》、《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sup>111</sup>他也在去信給陳季常中提及「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sup>112</sup>，東坡自幼接受儒家教育，早就將忠君報國愛民思想植入心中，作《易傳》、《論語》、《書傳》的目的，就在於堅持儒家積極用世的精神，期待有朝一日能一展長才，實現其政治抱負，所謂的「世事飽諳思縮手，主恩未報恥歸田。」<sup>113</sup>正是東坡內心真正的想法。

元豐三年東坡在初貶黃州，因剛受文字獄之苦，自己曾提及未敢作文字，然而東坡在黃州所任官職為虛授之職的團練副使，不得簽書公事。面對著仕宦的浮沈以及光陰的流逝，以及對於百姓痛苦的憐憫有著無限的感慨。於是在貶謫黃州期間則又從事大量創作，除了讀書也及以上所述著作外，東坡也寫詩、文、詞、書、作畫等，例如〈東坡〉一詩，以及對於新法提出批判的詩〈五禽言〉五首、〈魚蠻子〉，又人們所熟悉的前後〈赤壁賦〉以及可看出東坡具有豪情壯志的詞作〈念奴嬌赤壁懷古〉都是此階段的作品，而元豐三年所寫的〈寒食帖〉表現出來的書法功力也是達到了新的高峰，東坡雖仕宦生涯不得志貶謫黃州，但在藝術創作方面卻激發了無限的潛能。

<sup>109</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王定國〉四十一首，《蘇軾文集》，卷 52，頁 1519。

<sup>110</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黃州上文潞公書〉，《蘇軾文集》，卷 48，頁 1380。

<sup>111</sup> 蘇軾撰：《東坡志林》（台北：木鐸出版社印行，1982 年 5 月初版），頁 1。

<sup>112</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陳季常〉十六首，《蘇軾文集》，卷 53，頁 1566。

<sup>113</sup> 〈喜王定國北歸第五橋〉，卷 22，頁 1180。

## 第五節 關心民瘼，造福鄉里

東坡一生的仕途並非在求取功名利祿，而是想為朝廷及百姓做事，在東坡的身上可以感受到對國家朝廷的忠心，從他與老百姓的相處之中，更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能夠體恤民情，仁民愛物的好官，他能夠深切體會到民間的疾苦，所以無論身處何地都能夠受到百姓的愛戴。

東坡初任官時，適值宋神宗採用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新法最初的本意是為了救濟農民，但因新法執行急切，再加上用人失當，使得貪官污吏趁機壓榨百姓，酷吏擾民的事件層出不窮，造成民不聊生，東坡他身為朝廷命官，坐領朝廷俸祿，卻無法解決老百姓的痛苦，讓他感覺到非常羞愧，所以他在許多詩作中都寫出了心中的感慨：

在〈山村五絕〉其三：

老翁七十自腰鎌，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sup>114</sup>

又在〈山村五絕〉其五：

竊祿忘歸我自羞，豐年底事汝憂愁。不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sup>115</sup>

在〈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詩：

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  
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投泥相濺驚。  
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sup>116</sup>

<sup>114</sup> 〈山村五絕〉，卷9，頁438。

<sup>115</sup> 同上註。頁439。

<sup>116</sup> 〈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卷8，頁388。

在〈吳中田婦歎〉詩：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鎌生衣。  
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青泥。茅苫一月隴上宿，天晴穫稻隨車歸。  
汗流肩頰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粃。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飢。  
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sup>117</sup>

在〈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詩：

下馬作雪詩，滿地鞭箠痕。佇立望原野，悲歌為黎元。<sup>118</sup>

東坡詩筆鋒芒地針對於朝廷的不當政策發出了譏諷之聲，強烈批評新法所帶多人民的諸多不便，他因為能深刻感受到老百姓的困苦，便更加重心中的痛楚。所以在他擔任地方官時，必在能力所及範圍之內為百姓服務，從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穎州、揚州、定州、惠州、最後被貶至儋州等，所到之處均能深刻體驗民情，惠愛百姓，是個好官吏，所以都能受到老百姓的愛戴。

東坡在杭州感於百姓為蝗災所苦「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為災，將以誰欺乎？」<sup>119</sup>即組織了農民捕捉蝗蟲，疏浚錢塘六井。

在密州，他祈雨抗旱，收養棄兒；在徐州，他更是身先士卒，抗擊洪水，修築防洪堤，使徐州城免遭洪水肆虐；在湖州則於所至之地遇水旱盜賊，民蒙其害，認為此乃新法之不便所致，所以又寫了詩嘲諷朝廷政事缺失「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搜。」<sup>120</sup>。

在穎州也幫助了當地百姓解決了水患的問題；而穎州農田收成也經常不好，又苦旱，東坡則認為根本之道為興修水利工程，「開掘了轄境內的溝洫，順便構築清河三閘，通焦陂水，

<sup>117</sup> 〈吳中田婦歎〉，卷 8，頁 404。

<sup>118</sup>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二首其二，卷 20，頁 1020。

<sup>119</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蘇軾文集》，卷 48，頁 1395。

<sup>120</sup>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卷 19，頁 981。

浚治西湖。」<sup>121</sup>替當地的百姓解憂。

在惠州由於深感農民插秧極其辛苦，「春雲濛濛雨淒淒，春秧欲老翠剡齊。嗟我婦子行水泥，朝分一？暮千畦。腰如筲箕首啄雞，筋煩骨殆聲酸嘶。」<sup>122</sup>於是推廣了秧馬技術，又感於百姓無橋而發起修建西新、東新二橋「群鯨貫鐵索，背負橫空寬。首搖翻雪江，尾插崩雲溪。機牙任信縮，漲落隨高低。輻輳卷巨綆，青蛟挂長隄。奔舟免狂觸，脫筏防撞擠。一橋何足云，謹傳廣東西。父老有不識，喜笑爭攀躋。魚龍亦驚逃，雷電生馬蹄。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姦民食此險，出沒如鳧鷖。似賣失船壺，如去登樓梯。不知百年來，幾人隕沙泥。」<sup>123</sup>，當橋築成後給百姓帶來極大的方便，深受當地民眾歡迎。

在儋州見當地物資匱乏，生活落後，東坡在給好友的信上提到：「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sup>124</sup>「海南風氣，與治下略相似。至於食物人？，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sup>125</sup>可見儋州生活環境的貧瘠，而當地文化知識傳播也不發達，於是東坡就致力於傳播中原文化，發展當地的文化教育，並勸止當地殺牛，以巫為醫等陋俗，鼓勵發展農業生產，以及自備草藥為當地老百姓看病，經過了幾年的努力，海南的文教有了明顯的發展，東坡也改變了當地男人在家游手好閑，一切外出體力勞作之事均由婦人承擔的習俗。有關東坡愛民恤民、造福鄉里的事蹟不勝枚舉，這也是為何東坡所行經之處均受百姓愛戴之原因。

而東坡在貶謫黃州期間，則聽聞了岳鄂民間所流行的一件令人震撼的惡俗，即是「溺嬰」事件。東坡在一位同鄉朋友王天麟口中得知，在岳鄂一帶民間有此流傳「溺嬰」的惡俗，當地的平家小戶，限於經濟能力的關係，最多只能撫養二男一女，在當時並沒有節育的方法，超過了此限度則將等其生下時，即刻將此新生兒按入水盆中而死。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所以女嬰幾乎無一能倖免，而此情形也造成了當時男多女少的偏差現象，使社會上娶不到老婆的鰥夫激增。

東坡聽了此番話，感到非常辛酸，為食不下，於是立刻寫了信給朱太守，求他挺身而出改革這慘不人道的惡俗，他將當時溺殺的情形描述出來：「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

<sup>121</sup> 李一冰著：《蘇東坡新傳》（台北：聯經事業公司，1983年6月初版），頁735。

<sup>122</sup> <秧馬歌>，卷38，頁2051。

<sup>123</sup> <兩橋詩·東新橋>，卷40，頁2199。

<sup>124</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程秀才〉三首，《蘇軾文集》，卷55，頁1628。

<sup>125</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張逢〉六首，《蘇軾文集》，卷58，頁1765。



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sup>126</sup>所以他建議朱知州以其權力能夠改此陋俗：「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sup>127</sup>隨後東坡也陳述他自身在密州援救饑年棄兒的經驗：「軾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千人。」<sup>128</sup>

東坡在另一方面也請了古耕道先生成立了救兒組織，並且向該地富戶勸募錢米，購買米、布、絹等物品來濟助家貧不足以自養者，勸其留養自己骨肉。

東坡的人道精神在其所到之處均加以發揮，體恤人民的心不因時、因地而有所改變，林語堂在其所著的《蘇東坡傳》中即寫道：「沒有人比蘇東坡更充分表達民間疾苦。」<sup>129</sup>可知東坡可說是最關心老百姓疾苦的詩人。因為他的人生際遇，使他有機會能與下層民眾接觸，以至於更能體察民間老百姓的疾苦，也更能感受到他們可愛之處，這也使東坡的愛民情懷更豐富了起來。

<sup>126</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朱鄂州書〉，《蘇軾文集》，卷49，頁1416。

<sup>127</sup> 註同上。卷49，頁1417。

<sup>128</sup> 註同上。卷49，頁1417、1418。

<sup>129</sup> 林語堂著：《蘇東坡傳》（台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7月12版），頁177。

## 第六節 三家思想，修身養性

東坡自幼即習儒術，在母親程氏的教導下早年即深懷正統儒家忠君愛國的思想。及長，更懷抱了遠大的政治理想與抱負，想要奉行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積極用世的人生態度，但隨著仕途的受挫，則開始轉而信奉了釋道的人生哲學，尋找生命的出口，因此，儒釋道三種思想在東坡的身上因不同人生際遇而發揮了不同的作用，也因思想的變化而影響了作品，所以從東坡的作品中可以瞭解到其思想是儒、釋、道三家之融合。

東坡在「烏臺詩案」之前，少年得志，心境上是樂觀的，積極用世的精神在作品中隨處可見，由東坡所寫詩中即可窺知「柳門京國道，驅馬及春陽。野火燒枯草，東風動綠芒。北行連許、鄧，南去極衡湘。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弱王。」<sup>130</sup>此詩紀昀評曰：「此首總收。結寓自負之意。此猶少年初出，氣象方盛之時也。」<sup>131</sup>在東坡詞中亦可見一斑，「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sup>132</sup>由此可見東坡對致仕用世是躊躇滿志，將儒家思想表達淋漓盡致。

然而在「烏臺詩案」發生後，他由地方的長官變成了罪囚，他開始感嘆世態的炎涼以及人生的無常「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淒然北望。」<sup>133</sup>，從貶官黃州後，東坡在思想方面有重大的轉變，即漸趨於釋道，而釋道的思想則在東坡的仕途遇挫中、心灰意冷之時給多精神寄託。例如在〈數日前，夢一僧出二鏡求詩，僧以鏡置日中，其影甚異，其一如芭蕉，其一如蓮花，夢中與作詩〉<sup>134</sup>：「月下合三璧，日月跳明珠。問子是非我，我是非文殊。」一詩中則藉由鏡子在日中所投射之影來反映出人生在世的無常，是我非我，真真假假就如同夢一場，而以前所追求的名利終將轉為空，何不看淡名利。由此可知東坡的思想已由儒家之積極用世轉為了出世的佛家思想。東坡在謫抵黃州，更謝絕了訪客，積極研究佛道。「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sup>135</sup>又在〈黃州安

<sup>130</sup> 〈荊州〉十首之十，卷 2，頁 67。

<sup>131</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 5 月初版），頁 42。

<sup>132</sup> 宋·蘇軾撰、曹樹銘校編，《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卷 1，頁 28。

<sup>133</sup> 宋·蘇軾撰、曹樹銘校編，《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西江月黃州中秋》，卷 1，頁 59。

<sup>134</sup> 卷 47，頁 2533。

<sup>135</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章子厚參政書〉二首，《蘇軾文集》，卷 49，頁 1412。

國寺記>一文云：「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sup>136</sup>；「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sup>137</sup>於是，深自嘆道「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sup>138</sup>可見此時的東坡已有心歸誠佛祖，而對於佛書的態度也有所改變，在<答畢仲舉書>中云：「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為閒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為獻。」<sup>139</sup>東坡認為閒居黃州對其而言研讀佛書給他帶來了豐富的收穫，他也開始研讀書中的高深佛理，並且體悟到「靜而達」的佛理來。所謂的能靜就能淡泊自適，心靈也能跟著沈靜，不會隨外物而逐動，而達則能超脫生死、富貴，對於人生有一種較為通達的看法，這種的處世原則即成為了東坡往後的人生哲學。東坡在詩中也談到現在的他已洗心歸佛祖，探究佛法中的高深學問，對於外在的塵世，自己只當其俯仰成今古：

門外桃花自開落，？頭酒甕生塵土。前年開閣放柳枝，今年洗心歸佛祖。

夢中舊事時一笑，坐覺俯仰成今古。願君不用刻此詩，東海桑田真旦暮。<sup>140</sup>

東坡在面臨自己的人生轉折點，適巧能以佛法來撫慰自己仕途上的不順遂，以達到解脫困苦、超越悲哀的境界，因此他對於人生也能有一種更曠達、更樂觀的看法。

除了佛法之外，東坡也喜好老莊的道家思想，而道家的思想對東坡的人生觀也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在《樂城集》「墓誌銘」中蘇轍提到：「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謂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sup>141</sup>東坡思想原以儒家為主，認為治亂古今，不為空言，然

<sup>136</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黃州安國寺記〉，《蘇軾文集》，卷12，頁391。

<sup>137</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黃州安國寺記〉，《蘇軾文集》，卷12，頁392。

<sup>138</sup> 註同上。卷12，頁391。

<sup>139</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答畢仲舉〉二首，《蘇軾文集》，卷56，頁1671、1672。

<sup>140</sup>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卷22，頁1179、1180。

<sup>141</sup> 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樂城集》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3月第1版），卷22，頁1421。

而東坡在人生仕途上遭遇到了挫折，卻因道家思想得到了心靈上的解脫。道家的思想中，東坡受到莊子的影響較大。莊子的〈齊物論〉一篇強調萬物平等、萬物一體的概念，而這方面具有一種尊重整個宇宙生物的倫理精神，所以《莊子·齊物論》，其旨就在打破這種區別，要人了解宇宙萬物是平等的，一體相關的，一切人為的區分都純是主觀的，人類沒有權利可以任意去摧殘其他的生物。<sup>142</sup>莊子也認為一個人能順著自然的本性生活，視死生如夜旦之常，自然就不會悅生惡死，如此人就可以無拘無束的來，又無拘無束地去的。<sup>143</sup>而莊子也主張人唯有超越人世現象與物我是非之對待，不重視外在形骸，不受外物所奴役，以內在精神為主體，如此精神便能超越時空，與天地宇宙相遨遊。而東坡則將其受莊子思想的影響表現在作品中：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鬢髮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  
倚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營營？夜闌風靜縠紋  
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sup>144</sup>

詞中「長恨此身非我有」一句即出自《莊子·知北游篇》：「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sup>145</sup>此闕詞是元豐五年東坡雪堂夜飲醉歸臨皋亭所作，詞中可看出東坡對於世事身不由己的無奈之感，謫居黃州，苦悶鬱結於心胸，埋怨咎由自取，只因貪圖名利，才進入了險惡的仕途。而今面對了大江中小船，突發奇想，擬駕一扁舟遨遊江海以終餘年，而此種對於世事的看法與莊子道家思想之本質是相契合的。再者，在另一闕詞〈水調歌頭〉後半東坡也抒發了浩然之氣，表達曠達的胸襟：

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臺公子，未解莊生天籟，  
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sup>146</sup>

<sup>142</sup> 韋政通著：《中國思想史》（台北：水牛出版社，1988年9月八版），頁184。

<sup>143</sup> 韋政通著：《中國思想史》（台北：水牛出版社，1988年9月八版），頁202。

<sup>144</sup> 宋·蘇軾撰、曹樹銘校編，《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臨江仙夜歸臨皋》，（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0年9月初版），卷2，頁77。

<sup>145</sup> 莊周撰、郭象注：〈知北游〉，《莊子》，卷7，（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年1月七版），頁24。

<sup>146</sup> 宋·蘇軾撰、曹樹銘校編，《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台北：華正書局有限

詞中「堪笑蘭臺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句，即出自《莊子·齊物論》：「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sup>147</sup>天籟乃發于自然的神妙音響，即風聲。亦即東坡認為只要胸有「浩然之氣」，就能享此「快哉之風」，並無宋玉所言「大王」、「庶人」各享「雄風」、「雌風」之別。然其主旨並非在批評宋玉，而是在情景交融之中淋漓酣暢地表現出對曠達自適的人生追求，正也符合了莊子達觀哲學。另外在〈赤壁賦〉中：「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sup>148</sup>文中所提及的水月消長之理，變與不變之道，亦是來自於莊子的思想，「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sup>149</sup>「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sup>150</sup>「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sup>150</sup>

雖然就思想的基本特質而言，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差異頗大。然而東坡卻能在融合了三家思想後去洞察了人生的本質。他以儒家的思想為根柢，然而在仕途上的失意期，他選擇地融合了釋道，在逆境中去解脫他的苦悶，形成了他淡泊、超脫與自適的人生觀，連帶亦影響其作品的風格。

---

公司，1980年9月初版），卷2，頁83。

<sup>147</sup> 莊周撰、郭象注：〈齊物論〉，《莊子》，卷1，（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年1月七版），頁11。

<sup>148</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赤壁賦〉，《蘇軾文集》，卷1，頁6。

<sup>149</sup> 莊周撰、郭象注：〈秋水〉，《莊子》，卷6，（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年1月七版），頁7。

<sup>150</sup> 莊周撰、郭象注：〈秋水〉，《莊子》，卷6，（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年1月七版），頁11。

## 第七節 學士老饕，飲饌人生

東坡是個熱愛生活的人，對於飲饌更是講究，他從不忌諱談吃談喝，甚至以老饕自居，而多舛的仕途之路，因貶謫數地，更是享盡了人間「美食」，而所謂的「美食」則是東坡能以當地主要食材再加上自己對於美食佐料認知，烹調出人間美味來，雖然不得志的政治生涯，卻造就了東坡成為中國的「美食專家」。

元豐三年，東坡在貶謫黃州城的途中，俯瞰那浩淼長江之水，望見那群山的竹木，內心對於新的生活不禁有了期待，他在〈初到黃州〉一詩中則寫道：「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sup>151</sup>由此可知黃州當地的好食材一為「長江繞郭知魚美」；二為「好竹連山覺筍香」；而第三則為在黃州「價賤如泥土」<sup>152</sup>的好豬肉，東坡因為懂得利用當地的食材，而又精於烹飪之道，因此烹煮出許多美食而流傳千古。

東坡在黃州所烹煮出的美味最主要的有東坡肉、東坡魚、東坡？及蜜酒等。而「東坡肉」的名號則最為響亮。此物因廉價，故成為了東坡每日必嘗之物，「然猶每日一肉，蓋此間物賤故也。」<sup>153</sup>在黃州價錢如泥土的豬肉，到了東坡的手上竟化腐朽為神奇，成為了紅燒肉的代表作，至今還成為一道名菜，在餐館是人們趨之若鶩想要嚐鮮的呢！東坡後來則作了〈豬肉頌〉一詩：

淨洗鍋，少著水，柴頭燬？？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飽得自家君莫管。<sup>154</sup>

由詩中可知烹煮東坡肉先要「水欲新而釜欲潔」<sup>155</sup>即是水鍋皆要淨潔，接著「水惡陳而薪惡勞」<sup>156</sup>即為注意水火的使用，要用新鮮清水，柴火不用輪木惡材，此外，東坡烹煮豬肉特別注意火候，他在〈雨後行菜圃〉<sup>157</sup>一詩中即明白表示「誰能視火候，小？當自養。」再者，「水

<sup>151</sup> 〈初到黃州〉，卷 20，頁 1032。

<sup>152</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豬肉頌〉，《蘇軾文集》，卷 20，頁 597。

<sup>153</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王定國〉，《蘇軾文集》，卷 52，頁 1518。

<sup>154</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豬肉頌〉，《蘇軾文集》，卷 20，頁 597。

<sup>155</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老饕賦〉，《蘇軾文集》，卷 1，頁 16。

<sup>156</sup> 註同上。卷 1，頁 16。

<sup>157</sup> 〈雨後行菜圃〉，卷 39，頁 2161。

初耗而釜泣，火增壯而力均。」<sup>158</sup>如此才能達到水火相濟的效果，而香噴噴的東坡肉才算大功告成。至於東坡是如何享受的呢？則是「早晨起來打兩？，飽得自家君莫管。」由此看來，東坡可真是大食量，一早起來就可吃兩大碗的紅燒肉，真不愧是位老饕啊！

東坡除了燒肉的技術棒之外，煮魚的功夫也是一流的，其煮魚之方法在《東坡文集·雜記》內則有記載：

以鮮鯽魚或鯉治斫冷水下入鹽如常法。以菘菜心芼之，仍入渾？白數莖，不得攪。

半熟，入生薑蘿蔔汁及酒各少許，三物相等，調勻乃下。臨熟，入橘皮？，乃食之。<sup>159</sup>

可知此魚羹的煮法即是將新鮮的鯽魚或鯉魚洗淨去鱗後，放入鍋內盛冷水，和平常一樣加入鹽巴，再放入白菜莖梗及？白數段一起煮，彼此之間要分明，不要隨意攪動，到了半熟時則加入了生薑、蘿蔔汁及少許酒，一直等到快熟時再加點桔皮絲即大功告成了，至於味道如何，東坡則輕描淡寫「其珍食者自知，不盡談也。」留給了饕客自行去體會。此即為東坡另一個拿手絕活，而此方法現已在中國十分普遍了。

另一道東坡在黃州的名菜即是「東坡羹」，就林語堂在其所著的蘇東坡傳中則道「此為窮人的菜餚，他曾介紹給和尚。」<sup>160</sup>此乃為東坡在黃州時，因僅剩微薄的積蓄，而當時可做菜的食材又已十分節約了，所以僅能以現有的食材來加以發揮，他曾撰寫了〈菜？賦〉一文，賦云：

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煮蔓菁、蘆菔、苦薺而食之。其法不用醃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具而可常享。<sup>161</sup>

這個？以蔓菁、蘆菔及薺菜等雜煮，「此法不用醃醬，而有自然之味。」<sup>162</sup>東坡在另一詩篇中也談及東坡？之作法：

<sup>158</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菜？賦〉，《蘇軾文集》，卷1，頁17。

<sup>159</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煮魚法〉，《蘇軾文集》，卷73，頁2371、2372。

<sup>160</sup> 林語堂著：《蘇東坡傳》（台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7月十二版），頁224。

<sup>161</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菜？賦〉，《蘇軾文集》，卷1，頁17。

<sup>162</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菜？賦〉，《蘇軾文集》，卷1，頁17。

我昔在田間，寒庖有珍烹。常支折腳鼎，自煮花蔓菁。中年失此味，想像如隔生。  
誰知南嶽老，解作東坡？。中有蘆菔根，尚含曉露清。勿語貴公子，以渠醉羶腥。<sup>163</sup>

東坡在詩中則道這種「尚含曉露清」具「自然之甘」的東坡？是貴公子所無法體會的。至於東坡？的詳細作法，因有人求他傳授，所以東坡則在〈東坡？頌〉有詳細的？述：

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蘆菔、若薺，揉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一瓷？，  
下菜沸湯中。入生米為糝，及少生薑，以油？覆之，不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  
其上置甑，炊飯如常法，既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每沸湧。遇油輒下，又  
為？所壓，故終不得上。不爾，？上薄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飯熟？亦爛可食。  
若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甗，熟赤豆與？米半為糝。餘如煮菜法。<sup>164</sup>

東坡除了在佳餚方面有所開創之外，在黃州所釀造的蜜酒也是出其名。東坡平日喜歡飲酒，但酒量不佳，然尤喜見客舉杯徐引，他在晚年所寫的〈書東皋子傳後〉即道：「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sup>165</sup>這是東坡有趣的自白，在〈和陶飲酒〉二十首并？中也寫到「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往往？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sup>166</sup>他雖酒量不佳，但卻善於玩味酒的意趣。也因此東坡的詩、詞、散文中都有濃濃的酒味，正如李白的作品一樣，如果抽去酒的成分，則色香味為之銳減。但在東坡謫居黃州期間，因苦無佳釀，故常有所抱怨。詩曰：「酸酒如蠶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酒如飲濕。」<sup>167</sup>黃州酒味雖如此，東坡別無他途，則言：「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sup>168</sup>後來因其好友道士楊

<sup>163</sup> 〈狄韶州煮蔓菁蘆菔？〉，卷 44，頁 2412。

<sup>164</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東坡？頌〉，《蘇軾文集》，卷 20，頁 595。

<sup>165</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書東皋子傳後〉，《蘇軾文集》，卷 66，頁 2049。

<sup>166</sup> 〈和陶飲酒〉二十首并？，卷 35，頁 1881。

<sup>167</sup> 〈岐亭〉五首其四，卷 23，頁 1208。

<sup>168</sup> 〈岐亭〉五首其四，卷 23，頁 1208。



世昌「善作蜜酒，絕醇醖。」<sup>169</sup>故求得一秘方，東坡依此法釀酒，果得美酒。在喜不自勝之下，作了〈蜜酒歌〉七古一篇：

真珠為漿玉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甕自生香，蜂為耕耘花作米。  
一日小沸魚吐沫，二日眩轉清光活。三日開甕香滿城，快瀉銀瓶不須撥。  
百錢一斗濃無聲，甘露微濁醞醅清。君不見南園采花蜂似雨，天教釀酒醉先生。  
先生年來窮到骨，問人乞米何曾得。世間萬事真悠悠，蜜蜂大勝監河侯。<sup>170</sup>

從詩中可以看出東坡除了頌讚蜜蜂之外，也非常感謝蜜蜂，因其辛勤耕耘採蜜，才可得蜜釀酒。至於釀酒的方法則記載於《東坡志林》一書中。

以老饕自居的東坡，因其對生活的熱愛，以及對生活藝術化的倡導，故在日常平凡的飲食中，亦可看出其不平凡之處，隨遇而安的個性，隨處可見，也因為如此，東坡能盡情地享受悠閑自在的生活，如此的生活樂趣是在朝為官者所無法體會的。東坡在黃州雖生活貧困，但卻甘之如飴，並且能將當地的粗鄙的食材，烹煮出一道道的美味出來，我們除了可以說東坡是一位大文豪之外，也可以說他是一位飲饌方面的「美食專家」。

<sup>169</sup> 〈蜜酒歌〉，卷 21，頁 1115。

<sup>170</sup> 〈蜜酒歌〉，卷 21，頁 1116。

## 第四章 黃州詩的主題內涵

東坡在元豐三年因為烏臺詩案被貶至黃州，謫居黃州四年餘，是東坡在仕途上遽變的失意期，而此時的東坡因生活經歷以及人生體悟的不同，思想及情感方面也都有明顯變化，因此作品的主題內涵則較貶謫之前呈現較多樣貌，學者王水照曾言：「震驚朝野的烏臺詩案是蘇軾生活史的轉折點。他開始了四年多的黃州謫居生活。沉重的政治打擊使他對社會、對人生的態度，以及反映在創作上的思想、感情和風格，都有明顯的變化。」<sup>171</sup>此時的詩歌不再以時事為主，大多以感懷身世之作，風格也隨之丕變，而東坡在黃州時期的作品極具重要性與價值性。

### 第一節 抒發個人悲情愁緒

東坡被貶，內心深感無奈，惆悵之情一直無法平覆，仍處於沮喪失志之中，所以詩中總是充滿自我解嘲的意味：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sup>172</sup>

東坡以自嘲口吻抒發憤慨情緒，詩中「自笑平生為口忙」實則言自己因言論而惹禍，到了如此年紀竟貶謫至黃州，自己對朝廷忠心耿耿，欲報國家之心卻有志難伸，抑鬱之情，難以釋懷。在末二句提及只是慚愧自己對政事無所補益，還得耗費官家的壓酒囊。

東坡初到黃州，寓居定惠院時，就寫了〈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sup>173</sup>一詩，感慨青春歲月匆匆而逝，自己卻無法實現儒家積極用世的精神而只能空自悲嘆。

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參差玉宇飛木末，繚繞香?來月下。江雲有態清自

<sup>171</sup> 王水照選注：《蘇軾選集》（台北：群玉堂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10月初版），頁8。

<sup>172</sup> 〈初到黃州〉，卷20，頁1031。

<sup>173</sup> 卷20，頁1033。

媚，竹露無聲浩如瀉。已驚弱柳萬絲垂，尚有殘梅一枝亞。清詩獨吟還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不惜青春忽忽過，但恐歡意年年謝。自知醉耳愛松風，會揀霜林結茅舍。浮浮大甌長炊玉，溜溜小槽如壓蔗。飲中真味老更濃，醉裡狂言醒可怕。閉門謝客對妻子，倒冠落佩從嘲罵。

在詩的前半部分是寫定惠院的深夜景色，接著東坡開始抒發個人傷感之情，在面對著外在惡劣的環境，尚有殘梅一枝，形隻孤影獨自吟和，顯出其獨傲的性格，但仍敵不過青春歲月的匆匆流逝，年復一年，春去秋來，自己滿腔熱血報國之心，終將消寂，如今的他也只能閉門來謝絕訪客，以免再招惹事端了。

東坡寫的另一首〈次韻前篇〉<sup>174</sup>中也提及了傷感歲月流逝，「萬事如花不可期，餘年似酒那禁瀉。」「長江袞袞空自流，白髮紛紛寧少借」，而自己卻只能「空有千篇凌鮑、謝。」而今天的他是「饑寒未至且安居，憂患已空猶夢怕。穿花踏月飲村酒，免使醉歸官長罵。」可見東坡坐困黃州，憂讒懼禍，內心所產生的苦楚。

東坡在寓居定惠院中也寫了另一首詩，以詩中的海棠自喻：「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麤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sup>175</sup>此詩寫出了海棠有出塵之姿，其麗質乃出於天生，或係造物者安排，然而所生非地，東坡以海棠自喻所抒發的感嘆，認為黃州不應有此上品的花，然而東坡與海棠皆流落此地，頓時有天涯淪落之感。紀昀評此詩：「純以海棠自寓，風姿高秀，興象深微。後半尤煙波跌宕。此種真非東坡不能，東坡非一時興到亦不能。」<sup>176</sup>可謂知之深者。

東坡在其〈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所寫的「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sup>177</sup>幽人孤雁，呈現出一片淒涼孤寂之感，而這也正是東坡在貶居黃州時心情與處境的最佳寫照。

東坡在生命不斷空轉之下，亦表達了內心所產生的無奈之感，。

如在〈寒食雨〉<sup>178</sup>二首，其一云：

<sup>174</sup> 〈次韻前篇〉，卷 20，頁 1033。

<sup>175</sup>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卷 20，頁 1036。

<sup>176</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 5 月初版），頁 855。

<sup>177</sup> 宋·蘇軾撰、曹樹銘校編，《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0 年 9 月初版），卷 2，頁 82。

<sup>178</sup> 卷 21，頁 1112。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  
臥聞海棠花，泥污燕脂雪。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

其二云：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裡。空庖煮寒菜，破? 燒濕葦。  
那知是寒食，但感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第一首透過寒食節的雨而寫海棠花的謝落，海棠花被強而有力者奪去了芬芳，東坡在面對了凋零的命運，如同少年病後頭髮斑白之景象。

第二首也透過寒食雨極盡地寫出自己生活的苦境，空庖、寒菜、破?、濕葦，即是目前所處的情況，如此地淒涼、寂寥。然而更感到無奈的是自己空有許國之心，卻是欲報無門，想回故鄉，而祖墳卻是遠在千里之外，這在在顯示了東坡已到了窮途末路的境地了。全詩可看出東坡悲涼、沉痛的處境，而又充滿了悲情的愁緒。賀裳在《載酒園詩話》評此詩為：「黃州詩尤多不羈，『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一篇，最為沉痛。」<sup>179</sup>汪師韓則在《蘇詩選評箋釋》卷一中評論此詩：「二詩，後作尤精絕。結四句固是長嘆之悲，起四句乃先極荒涼之境。移村落小景以作官居，情況大可想見矣。後人乃欲將此四句裁作? 句，以爭勝王、韋，是乃見山忘道也。」<sup>180</sup>

在〈與子由遊寒溪西山〉一詩中也發出了身世飄零的悲嘆，表達出「我今漂泊等鴻雁，江南江北無常棲。」<sup>181</sup>東坡在遭遇貶官後精神上之苦悶是可想而知的，飄盪之身世如同漂泊之鴻雁，無固定棲息之地，東坡在感傷身世之作，讀來不禁令人沈思喟嘆不已。

<sup>179</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初版），頁933。

<sup>180</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初版），頁933。

<sup>181</sup> 〈與子由同游寒溪西山〉，卷20，頁1055。

## 第二節 恬淡閒適田園生活

東坡因詩罪被貶居黃州最初是寓居在定惠院，等家人抵達黃州後，全家即遷居臨? 亭，因為生活困苦，所以過著躬耕的生活，要在這荒廢之地耕種，可真說是極盡辛苦，然而東坡卻能夠自得其樂。因為在東坡內心裡一直希望自己能效法陶淵明的歸隱之志，而這個機會則等到了貶居黃州才真正的實現。東坡一生中受陶淵明的影響甚深，而且終其一生未曾間斷，所以在詩文中也常提及傾慕陶淵明的高風亮節。而東坡在未入仕之前，即有歸隱之志了，所以在〈夜泊牛口〉詩中即曾嘆道：

人生本無事，苦為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誰知深山子，甘與麋鹿友。  
置身落蠻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獨何者，汲汲? 奔走。<sup>182</sup>

在此詩可以感受到東坡在早年即對於世事有自己的看法，認為人生原是無羈絆之事，而自己卻汲汲營營於追求名利，才會為其所苦，何不隱居於深山之中過著扁舟草履的生活。

? 火動村落，晨光尚熹微。田園處處好，淵明胡不歸。<sup>183</sup>

此詩為東坡早年所作，詩中藉由外在田園的景物「? 火」「村落」「晨光」，來寫出東坡內心所嚮往的歸隱生活。

東坡歆羨不為世俗名利所羈絆，恬淡閒適的田園生活，所以在黃州詩中可看出其已樂在田園生活，欣賞田園的風光景致，山林、溪流、晨光、夕照、雲岫、群壑，無處不令人感到閒情逸趣，此時功名利祿對於東坡而言不過成了過眼雲煙。在其作品中也表露出欲效法淵明的歸隱之意：

如：

與世不相入，膝琴聊自歡。風光歸笑傲，雲物寄游觀。

<sup>182</sup> 〈夜泊牛口〉，卷1，頁10。

<sup>183</sup> 〈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於余心者，聊為和之〉，卷6，頁260。

言話審無倦，心懷良獨安。東? 清有趣，植杖日盤桓。<sup>184</sup>

又：

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夫尋老木，童子引清泉。

矯首獨傲世，委心還樂天。農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sup>185</sup>

又：

富貴良非願，鄉關歸去休。攜琴已尋壑，載酒復經丘。

翳翳景將入，涓涓泉欲流。老農人不樂，我獨與之游。<sup>186</sup>

東坡在謫居黃州後，因感於生活匱乏，於是在好友馬正卿的協助之下自墾於「東坡」，過著躬耕的田園生活，辛苦之餘也寫下自己的期盼，在〈東坡〉八首并敘中東坡清楚地提到：

余至黃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為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

而此時東坡所創作了〈東坡〉<sup>187</sup>八首，則將自己躬耕的生活清楚地表露出來：

其一：

廢壘無人顧，頽垣滿蓬蒿。誰能捐筋力，歲晚不償勞。獨有孤旅人，天窮無所逃。端來拾瓦礫，歲旱土不膏。崎嶇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然釋耒歎，我廩何時高。

其二：

荒田雖浪莽，高廩各有適。下隰種? 稌，東原蒔棗栗。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許乞。好竹不難栽，但恐鞭橫逸。仍須卜佳處，規以安我室。家僮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敢

<sup>184</sup> 〈歸去來集字〉十首其三，卷 43，頁 2357。

<sup>185</sup> 同上註，其四。

<sup>186</sup> 同上註，其六。

<sup>187</sup> 〈東坡〉八首，卷 21，頁 1079。

期，瓢飲已可必。

其三：

自昔有微泉，來從遠嶺背。穿城過聚落，流惡壯蓬艾。去為柯氏陂，十畝魚蝦會。歲旱泉亦竭，枯萍黏破塊。昨夜南山雲，雨到一犁外。泫然尋故瀆，知我理荒蕪。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膾。

其四：

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毛空暗春澤，針水聞好語。分秧及初夏，漸喜風葉舉。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縷。秋來霜穗重，顛倒相撐拄。但聞畦隴間，蚱蟻如風雨。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倉，紅腐等泥土。行當知此味，口腹吾已許。

其五：

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麥庶可望。投種未逾月，覆塊已蒼蒼。農父告我言，勿使苗葉昌。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

其六：

種棗期可剝，種松期可？。事在十年外，吾計亦已愨。十年何足道，千載如風雹。舊聞李衡奴，此策疑可學。我有同舍郎，官居在灑岳。遺我三寸甘，照座光卓犖。百栽尚可致，當及春冰渥。想見竹籬間，青黃垂屋角。

其七：

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將種，賣藥西市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孫。家有一畝竹，無時容叩門。我窮交舊？，三子獨見存。從我於東坡，勞餉同一飧。可憐杜拾遺，事與朱、阮論。吾師卜子夏，四海皆弟昆。

其八：

馬生本窮士，從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我今反累君，借耕輟茲田。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氈。可憐馬生癡，至今夸我賢。眾笑終不悔，施一當獲千。

第一首則寫初墾時的辛苦，面對著「廢壘無人顧」、「垣滿蓬蒿」，東坡的躬耕的生活顯得更加艱難、勞累，若非是孤單的旅居者，困於命運，無所逃避，誰肯來耕種這塊貧瘠之地，在辛勤的耕種中，東坡不禁釋耒而嘆，何時倉廩才能充盈。

第二首寫出雖然荒田交錯不整，但仍須詳細加以規劃，依其地勢高低，各有不同的栽種植物，對於房舍的安排，也應該選擇較佳的地方，以安置家室。而此時家僮來報，發現了一口泉井，如此要吃飽雖是不敢期望，但有水飲則是已經獲得肯定了。

第三首則寫泉水雖從遠山背面而來，但面對了歲旱還是會有乾涸的情況，幸好及時雨來到，潤濕有一犁外，東坡喜見所耕種的泥芹有宿根，等待著雪芽長出可膾春鳩。

第四首寫東坡欣賞自己所種的禾苗在風中隨風擺動，看著結實纍纍的稻穗，待到收成之後必定「玉粒照筐筥」，所以他已確定將來必定是「口腹吾已許」。

第五首道出因此地土壤肥沃，所以「投種未逾月，覆塊已蒼蒼」，而農夫告知可縱些牛羊踐踏麥田，勿使苗葉太過昌盛，如此即能收成更加豐富，而東坡也感激道謝，並言「得飽不敢忘」。

第六首則言東坡期待所種的棗樹及松樹能夠豐收，而也以三國時李衡治家，於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種植的例子來以此惕勵。

第七首則言東坡在處境窮困「窮交舊絕」時，潘丙、郭邁及古耕道三位好友一同耕種於東坡，「勞餉同一飧」，此種情誼東坡感念在心。也寫出當以杜甫自比，願以潘等三人好友，視同為四海之內的兄弟一般親切。



第八首則言東坡好友馬夢得追隨東坡二十年之久，原是「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而如今卻落得「我今反累君，借耕輟茲田。」的下場，別人笑他交上了我此種朋友，而他卻不後悔，我將他給予我的一分施予，當作是獲得一千倍的恩惠。

東坡此八首所寫都是恬淡閒適的田園生活，以及躬耕的苦樂之事，而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八章皆出入陶、杜之間，而參以本色，不摹古，而氣息自古。」<sup>188</sup>此時期東坡對於政治仕途的態度已漸轉變，所追求的平淡樸實的閒適生活，也頗能體會陶淵明的歸隱之志，對於躬耕的苦樂之事均感到樂在其中。

---

<sup>188</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初版），頁887。

### 第三節 表現曠達自適情懷

東坡一生的遭遇可說是苦難多於喜樂，逆境多於順境，但東坡是一位凡事皆能往好處想的人，而且遇事皆能不拘執，胸襟豁達，所以在困蹇的環境中均能表現出安時處窮、樂天知命、曠達自適的情懷。大致而言，東坡對於人生所抱持的態度是樂觀的，積極進取的，雖然有仕宦上的浮沈，但其人生的基調可說是樂多於悲。就如吉川幸次郎在其所著的《宋詩概說》一書中即提及「宋詩最大的成就或最特出的性質，就在於擺脫了以悲哀為主的抒情傳統，而首先完成這個任務的？非等到蘇軾的出現不可。蘇軾的情形是積極的，是有意為之的。他的達觀的哲學思想，使他能夠從容地用各種眼光去觀察多方面的人生現實，而達到了超越悲哀的境界。他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充實而令人感佩，他那溫厚偉大的人格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sup>189</sup>

而東坡能有如此曠達自適的人生觀，黃州時期是一重要關鍵期，烏臺詩案的災難，讓東坡的生命邁向另一層境界。東坡在面對一連串人生的波折，他將佛老的思想融入其生命中，在心態上加以調適，也因此能激起東坡豁達的氣度，遊目騁懷，敞開心胸，則隨處都有可樂可賞之事。

他在初貶黃州時，所過的生活是異於往常，以往高朋滿座、飲酒賦詩、賓主盡歡的熱鬧景象此時皆已不復見，而東坡也幾乎和親朋故舊斷了來往，他在〈答李端叔書〉云：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所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sup>190</sup>

東坡在面對親友們的離叛，並不因此感到消沈，反而收起悲傷的情緒，轉而欣賞黃州的風俗民情，並放浪於魚樵麋鹿之間，隨處欣賞美好的景色，所以在心境上更覺得闊，更能體悟超然物外的閒適之情。蔡秀玲〈論東坡的人生觀〉即寫出：「對於外界加在他身上的打擊，他以曠達自適的態度來回應。對於人生，他認為是長久的持續，而非短暫的存在，別離或聚合，

<sup>189</sup>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4月初版），頁144。

<sup>190</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答李端叔書〉，《蘇軾文集》，卷49，頁1432。

憂愁與喜悅都是相對的，因此不須沈浸於一時的悲哀與別離。而對於功名、富貴、窮達等人生際遇，他認為實非人力所能左右，只有委命順時不伎不求，樂天知命，方為良策。」<sup>191</sup>

也正因為東坡曠達、樂天知命的性格，在作品上能夠呈現出樂觀、隨遇而安的精神，例如在〈遊武昌寒溪西山寺〉<sup>192</sup>一詩：「爾來風流人，惟有漫浪叟。買田吾已決，乳水況宜酒。所須修竹林，深處安井臼。」東坡自稱自己是個漫浪的老人，已經決定在此處買下田地過著躬耕的生活，並也想著如何規劃自己居家的周圍環境了，更何況此地的水質正適合釀酒呢！可見東坡此時心境上的轉變。

江上西山半隱堤，此邦臺館一時西。南堂獨有西南向，看千帆落淺溪。<sup>193</sup>

東坡在面對自己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得罪了朝廷當權者，落到了如此的下場，他卻能以另一角度來看待此事，將悲傷的愁緒轉為閒適的心境，欣賞著黃州風土民情以及好山好水所蘊釀出來的自然景觀，用心去體會生活中美好的事物，這都可看出東坡在詩中所表現出的超然、灑脫氣概。

（上略）餘生復何幸，樂事有今日。江流鏡面淨，雨輕霧羃。孤舟如鳧鷖，點破千頃碧。聞君在磁湖，欲見隔咫尺。朝來好風色，旗西北擲。行當中流見，笑眼清光溢。此邦疑可老，修竹帶泉石。欲買柯氏林，茲謀待君必。<sup>194</sup>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語皆真至。」<sup>195</sup>此首詩則作於元豐三年，蘇轍陪同東坡家屬來到黃州，東坡前往巴河口相迎，詩中可看出東坡在迎接親人寬慰的情懷，對於早先的坎坷經歷如今已較能釋懷，現今的他由苦難的經歷轉入安閒，所以在詩末東坡能以安適的心情打算在此買地以終老，這是多麼豁達的人生啊！

在〈紅梅〉三首其中，東坡道出了因自己的不合時宜，所以轉化成另一種人生態度去

<sup>191</sup> 蔡秀玲：〈論東坡的人生觀〉（《台中商專學報》第 29 期，1997 年 6 月），頁 243。

<sup>192</sup> 卷 20，頁 1049。

<sup>193</sup> 〈南堂〉五首其一，卷 22，頁 1166。

<sup>194</sup> 〈曉至巴河口迎子由〉，卷 20，頁 1052。

<sup>195</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 5 月初版），頁 874。

面對這一切：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sup>196</sup>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細意？剔，卻不入纖巧。中有寓託，不同刻畫形似故也。」<sup>197</sup>此首詩是在元豐五年所作，東坡貶謫黃州，寫梅花的高潔、幽獨，來寄託自己的不合時宜，「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則是感慨自己的人生遭遇而轉換心態來看待一切，但決不是迎合時俗，「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他藉由詠梅來表示並未因為外在的困蹇環境而改變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如今的他也只有孤芳自賞了。

在〈東坡〉一詩中亦可看出東坡以不畏艱難的步伐向未來邁進：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sup>198</sup>

王文誥在《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二評此首詩：「『莫嫌犖确坡頭路』二句，此類句出自天成，人不可學。」<sup>199</sup>紀昀《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二則評曰：「風致不凡。」<sup>200</sup>

在詩的一開始，東坡則將自己置身於清澈的月色中，此時趕路的人皆已散盡，只剩下自己鄉居野人一個踽踽獨行，在路邊的大石叢錯，崎嶇不平，實則令人行路艱難，但有甚麼了不起的，拄起了拐杖沿著佈滿小石子的山路，拐杖與石子碰撞所發出的鏗然清脆聲，聽起來是多麼清越可聽，更支撐起矯健的步伐，精神抖擻地向前邁進。在詩中可看出東坡不畏艱難，面對外在艱困的環境，皆能以曠達自適的心情去面對，就如詩中所言沒有大石叢錯的「犖确坡頭路」，那有清越可聽的「鏗然曳杖聲」！

另外在〈和秦太虛梅花〉一詩中則可看出東坡對於生命的執著，能忘懷生命中所遭遇到  
的困蹇之事：

<sup>196</sup> 〈紅梅〉三首其一，卷 21，頁 1107。

<sup>197</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 5 月初版），頁 926。

<sup>198</sup> 〈東坡〉，卷 22，頁 1183。

<sup>199</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 5 月初版），頁 983。

<sup>200</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 5 月初版），頁 983。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為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闌，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知風雨捲春歸，收拾餘香還畀昊。<sup>201</sup>

魏慶之《詩人玉屑》：「東坡詠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平易，然頗得梅之幽獨閑靜之趣。」<sup>202</sup>東坡藉由和秦觀梅花詩來抒發內心的感懷，但也將自己自死灰而至復甦的心境表露無遺，生命所以能如此堅強，蓋起於人意識裡的執著，以及對生命的熱愛，如此才能忘卻生命中所遭遇到的苦難之事。詩末的二句雖是寫出了風雨已將殘春襲捲而去，連梅花的餘香也將一同交還給上天，但實際上東坡也是將自己悲苦的命運，滿腹的愁緒隨同風雨一起消逝，迎接的是另一種曠達自適的心情。

東坡在〈定風波〉一詞中也表達了一種曠達自適的懷抱，將自己從挫折的困境中超脫出來：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屨輕勝馬，誰怕？一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sup>203</sup>

詞中東坡以穿林打葉的雨聲象徵人生中的種種挫折，但他卻以「莫聽」二字來看開一切，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賞玩的心情「何妨吟嘯且徐行」，面對未來不可知的命運，他則以豁達的心胸去面對，所以在結尾的「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可看出東坡對於外在的苦難、打擊皆已不放在心上了，流露出坦蕩、灑脫的胸襟，表現出在面對逆境時亦能感到安然自在，並能從困厄的環境中超拔而出，更顯出他在遭遇到苦難之後的超脫與豁達。

東坡在黃州所創作另一首有名的詞作〈念奴嬌〉亦可看出超然、曠達之豪氣：

<sup>201</sup> 〈和秦太虛梅花〉，卷 22，頁 1185。

<sup>202</sup> 魏慶之撰：《詩人玉屑》（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 年 11 月），頁 378。

<sup>203</sup> 宋·蘇軾撰、曹樹銘校編，《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定風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卷 2，頁 69。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sup>204</sup>

此詞是豪放詞的代表作，可看出東坡澎湃的心境。通過對赤壁雄偉瑰麗的景色描繪以及對古代豪傑周瑜等的緬懷，表達出東坡願為國家效力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

另一首東坡最有名的代表作〈赤壁賦〉，則是道盡了東坡一生仕宦浮沈，頗不得志，面對著外在惡劣、窮困的環境卻能夠從痛苦中挺拔出來，超脫豁達的心境，成就不朽的作品：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sup>205</sup>

這是元豐五年秋，東坡貶謫黃州與友人同遊赤壁，寫了這篇名作，藉由對友人的問答闡發他對人生的看法，可看出東坡的人生觀是積極的，對於外在任何的波折或打擊，他都不是一個輕易會被命運所撥弄的人，他能以曠達的心胸去看待一切，所以一切的悲苦，不過是成就他成功的基石罷了。

東坡的人生基調是樂觀的，「他能在各種各樣的人生情境下，始終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寧。在順境，即使在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的春風得意之時，也沒有得意忘形、飄飄然不知所往；在逆境，即使是身陷囹圄或貶居流放，也沒有喪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氣。他總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去體會生活的樂趣、生命的歡欣。」<sup>206</sup>所以他整幅的生命情調呈現出豁達的境界，這也是東坡之所以為東坡，在於他能參透人生的悲苦，不受命運所擺佈，不因外在環境的變化而改變自己，所以他能在一連串的打擊之後化悲憤為力量，甚至能以賞

<sup>204</sup> 宋·蘇軾撰、曹樹銘校編，《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念奴嬌赤壁懷古》，卷2，頁75。

<sup>205</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赤壁賦〉，《蘇軾文集》，卷1，頁5。

<sup>206</sup> 程林輝：〈蘇軾的人生哲學〉（《中國文化月刊》，1995年10月），頁83。

玩的心情悠遊於其中，曠達自適隨遇而安的氣度，實是常人所難以匹敵的。

## 第四節 寄託人生如夢之感

歷代文人在作品中幾乎都寫過有關夢的題材，所以我們可以隨處找到有關夢的材料，他們通常是藉由夢的經驗來表達其人生哲學的追求或文學的創作，「在這些材料裡，有些關於真正的夢之記述；有些是對於夢之本質以及夢與覺的關係之探討；有些對於夢的心理與生理因素之研究；有些則是關於詳夢術的論述；此外，還有很多是文人用來表達其藝術理想或人生哲學意義的文學創作。」<sup>207</sup>可見文人的創作與夢的連結有著密切的關係。

而東坡雖然生性豁達，但他在面對人生的不如意時，也是會對人生產生虛幻之感。所以在他的作品中難免會發出人生如夢之感慨，因此他在人生際遇低潮時常藉「夢」來抒發人生之無常。此種現象在東坡貶謫黃州之前即如此，「寓世身如夢，安閑日似年。」<sup>208</sup>他將人生在世比做一場夢，對他而言過著安閒的日子，就如同是在過年。另外他在和子由的詩句中也寫道「覺來身世都是夢，坐久枕痕猶著面。」<sup>209</sup>對於人生皆有一種不確定感。

而當東坡被貶謫黃州時，抑鬱之情難以渲洩，作品中也常以「夢」來詮釋生命現象。

東坡在元豐二年烏臺詩案結案出獄後，在出獄時寫下了自己內心的感受：

百日歸期恰及春，餘年樂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鵲啣人。

卻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sup>210</sup>

在詩的開頭寫出了詩人在出獄後所看到的景象以及內心所產生的喜悅之感，接著寫到回來舉起了酒杯，對過往不如意的事就好像是做了一場大夢，於是一拈起了詩筆便覺得神思泉湧，最後東坡似乎已看透了人生的起起伏伏，認為過去的這場災難用不著追究其過失，因為此類的遭禍在官場上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哪有什麼原因可以探討的。可見此時的東坡即把不如意的往事視如夢一般，抒發人生無奈之感。

而元豐三年所創作的〈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sup>211</sup>一詩，

<sup>207</sup> 林順夫：〈我思故我夢——試論晏幾道、蘇軾及吳文英詞裡的夢〉（《中外文學》第 349 期，2001 年 6 月），頁 146。

<sup>208</sup> 〈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觀楊惠之塑寶山、朱瑤畫文殊、普賢〉其一，卷 9，頁 460。

<sup>209</sup>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卷 16，頁 826。

<sup>210</sup>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二首其一，卷 19，頁 1005。



則是描述暮春雨晴後之景色，詩人寫來看似平淡，但望著「海棠真一夢」，心中不免發出感嘆。想起前些日子還是繁盛的海棠，如今全都凋謝了，不禁有種失落之傷感。東坡剛到黃州時寓居定惠院，在小山上即有海棠一株，東坡則藉花寓感，看到海棠與雜花野草為伍，不禁悲憫自己的遭遇竟與海棠相似，有種同是天涯淪落之感。如今看到了凋謝的海棠，難免會有種悲從中來之惋惜。

東坡在元豐五年與友人出遊，重回舊地，竟有前事恍如春夢之感：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

江城白酒三杯釀，野老蒼髭一笑溫。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sup>212</sup>

詩人在一開始寫了因春天來得較晚之關係，於是即和友人相約出遊，接著以議論的手法寫出就如同秋鴻有信般今年再度來到此地，然而提到了秋鴻就令東坡想起之前所寫和子由的詩句而發出了感嘆：「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sup>213</sup>東坡認為人世無常，往事就如同春夢了無痕跡，對於不能改變的命運，不如隨遇而安，樂得自在，所以在詩的尾聲寫道「故人不用賦<招魂>」，表示東坡已安於此地，樂於此地了。

再看東坡在元豐六年所寫的<南堂>五首其五亦發出了人生如夢之慨嘆：

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如？。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sup>214</sup>

此詩查慎行《初白庵詩評》卷中：「『客來夢覺知何處』二句，想見襟懷。」<sup>215</sup>東坡在南堂晝寢，屋內爐火裊裊，竹簾紋似水波，當有客人來訪時，夢醒起來竟不知身處何處，推開了西窗，但見水天相接，浩渺波濤，漁帆上下。此首詩寫來令人有心曠神怡之感，但也因東坡的仕進之路，窒礙難行，回首前塵，往事如夢，才會令東坡有夢醒不知身在何處之感。

<sup>211</sup> 卷 20，頁 1041。

<sup>212</sup>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卷 21，頁 1105。

<sup>213</sup> <和子由澗池懷舊>，卷 3，頁 97。

<sup>214</sup> <南堂>五首其五，卷 22，頁 1167。

<sup>215</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初版），頁 967。

君家有二鏡，光景如湛盧。或長如芭蕉，或圓如芙蕖。飛電著子壁，明月入我廬。  
月下合三璧，日月跳明珠。問子是非我，我是非文殊。<sup>216</sup>

此詩先敘述後抒懷，一開始寫出東坡在夢中夢見一僧人出示了二鏡以求詩，當其將鏡置於日中，其光影有如歐冶所鑄的劍「湛盧」，形狀長時如芭蕉，而當其圓時有如蓮花，將其倚掛壁上，當明月入戶合而成三璧，在月光下跳躍，詩末發出對人生感嘆，東坡引〈楞嚴經〉來抒懷，是我非我，真真假假，人生在世就如同夢一場。依詩句下〔馮註〕〈楞嚴經〉：「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為無文殊。如第二月，誰為是月，又誰非月，又於自心現大圓鏡。」

另外東坡在黃州時期每年所創作的詞作中，亦有許多是抒發「人生如夢」之感慨：

元豐三年庚申（一〇八〇）：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西江月〉

元豐四年辛酉（一〇八一）：醉夢昏昏曉未蘇，門前輾轉使君車，扶頭一瓊怎生無。  
〈浣溪沙〉

元豐五年壬戌（一〇八二）：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江城子〉

憂喜相尋，風雨過，一江春綠，巫峽夢，至今空有。亂山屏簇，何似伯鸞攜德耀，簞瓢未足清歡足，漸粲然，光彩照階庭，生蘭玉。〈滿江紅〉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笑談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

<sup>216</sup> 〈數日前，夢一僧出二鏡求詩，僧以鏡置日中，其影甚異，其一如芭蕉，其一如蓮花，夢中與作詩〉，卷47，頁2533。

夢，一樽還酹江月。 <念奴嬌>

佳節若為酬，但把清尊斷送秋。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  
黃花蝶也愁。 <南鄉子>

元豐六年癸亥（一八三）：笑勞生一夢，羈旅三年，又還重九。華髮蕭蕭，對荒園搔首，  
？有多情，好飲無事，似古人賢守，歲歲登高，年年落帽，  
物華依舊。 <醉蓬萊>

白酒新開九醞，黃花已過重陽。身外儻來都似夢，醉裏無何  
即是鄉。東坡日月長。 <十拍子>

漁父醒，春江午，夢斷落花飛絮。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笑人  
間今古。 <漁父>

元豐七年甲子（一八四）：一夢江湖費五年，歸來風物故依然，相逢一醉是前緣。

<浣溪沙>

在這些詞作中，東坡想藉著夢的意境將人生的無奈之感表露出來，所以作品給人的印象  
即是人生虛幻之嘆，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人生如夢」是東坡的人生觀之一部分。

綜觀上述的作品中，有著東坡仕途的乖舛以及不幸的人生遭遇，所以抒發著對於人生如  
夢、世事無常之感嘆，令讀者讀來不勝唏噓。

## 第五節 反映人民生活疾苦

東坡因為仕途乖舛，自行請調成為了地方官，所以有機會與各地的百姓接觸，並深入地去瞭解他們的生活，因此他能深刻地體會老百姓生活的疾苦。在他的作品中則有許多是與杜甫相同的題材，寫出了社會寫實的一面，反映出人民生活的疾苦，讀來不禁令人感到鼻酸。

而當東坡因烏臺詩案被貶至黃州的慘痛教訓，在作詩方面不得不有所顧忌，不再像往日那樣汪洋恣意，於是在與友人信上中提到：「但得罪以來，未嘗敢作文字。」<sup>217</sup>然而當東坡在赴黃州途中，時值風雪交加，「下馬作雪詩，滿地鞭箠痕。佇立望原野，悲歌為黎元。」<sup>218</sup>見到了人民生活的疾苦，想到自己身為朝廷命官，坐領朝廷俸祿，卻無能為力，內心感到無比羞愧，不禁再度提起了詩筆表達心中的苦楚，內容流露出對現實社會的憤慨。而在另一詩句中東坡則透過一幅畫作寫出了內心的感慨，詩人筆鋒銳利地對社會的現象提出了批判：

< 陳季常所蓄 < 朱陳村嫁娶圖 > > 二首其一<sup>219</sup>：

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 < 朱陳嫁娶圖 >。聞道一村惟兩姓，不將門戶買崔盧。

其二：

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租夜打門。

在第一首詩中寫出東坡經過山岐亭時在好友陳季常家中見其所珍藏的畫作 < 朱陳村嫁娶圖 >，朱陳村依白居易所作 < 朱陳村 ><sup>220</sup>一詩所述「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氛<sup>?</sup>。機梭聲軋軋，牛驢走紆紆。女汲澗中水，男採山上薪。路遠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陳村民，死為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唯兩姓，世世為婚姻。」可見畫作中朱陳村的淳樸民風以及村民不慕榮利的恬淡生活。而東坡曾在徐州擔任太守，因為農政措施曾入杏花村，「杏花村與朱陳村相連」<sup>221</sup>因而對朱陳村的風物很了解。但在第二首詩中則寫出了以往的朱陳村樣貌現已改

<sup>217</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 與滕達道書 >，《蘇軾文集》，卷 51，頁 1480。

<sup>218</sup> <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 > 二首其二，卷 20，頁 1020。

<sup>219</sup> 卷 20，頁 1030。

<sup>220</sup> 唐·白居易撰：《白居易集》（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 年 3 月出版），卷 10，頁 184。

<sup>221</sup> 見該詩句下〔查註〕。

變，取而代之的是縣吏黑夜打門催租的景象。像這樣一個淳美的農村，如今卻面目全非，很自然地引起了詩人心中的感慨，所以即寫下了這首社會寫實的詩歌。

東坡在另一首詩中則仿效梅堯臣作〈五禽言〉五首，在其第二首則以寓言的方式，借布穀鳥之口來反映農民受壓迫的情況：

昨夜南山雨，西溪不可渡。溪邊布穀兒，勸我脫破？。不辭脫？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癩。

222

此首詩作於元豐三年，東坡自註土人謂布穀為脫？破？。而此詩即詩人藉由布穀鳥之口來揭露農民受苦的現實，極為深刻地傳達他們內心的悲痛。

再看東坡所寫的另一首諷刺寫實的詩：

江淮水為田，舟楫為室居。魚蝦以為？，不耕自有餘。異哉魚蠻子，本非左？徒。  
連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廬。於焉長子孫，戚施且侏儒。擘水取魴鯉，易如拾諸途。  
破釜不著鹽，雪鱗芼青蔬。一飽便甘寢，何異獾與狙。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  
不如魚蠻子，駕浪浮空虛。空虛未可知，會當算舟車。蠻子叩頭泣，勿語桑大夫。<sup>223</sup>

本詩為元豐五年在黃州時之作，依東坡在〈初到黃州〉<sup>224</sup>所言：「長江繞郭知魚美」以及在〈與上官彝〉<sup>225</sup>的書信中提及：「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咫尺。」即可得知黃州四周皆為江水，而此地的人民也以捕漁為生。所以在詩的前半部分則敘述了漁民的生活，以船為家，以魚為糧，他們並非皆是衣襟左衽的野蠻人，但由於生活上的貧困，他們必須生活在此而代代相傳，也因為他們長期如此的生活，使得他們的後代皆為醜陋矮小駝背之人，而他們每日所過的艱苦水上生活其實與獾、狙並無不同。接著詩人筆鋒一轉，在末八句則發出了議論，寫出因為當時的地稅繁重，使得納地稅者無不羨慕此處漁民的生活，但漁民也會害怕不久漁舟也要開始征稅，所以「蠻子叩頭泣，勿語桑大夫。」桑大夫名弘羊，為漢武帝時任治粟都尉，領大

<sup>222</sup> 〈五禽言〉五首其二，卷20，頁1046。

<sup>223</sup> 〈魚蠻子〉，卷21，頁1124。

<sup>224</sup> 〈初到黃州〉，卷20，1032。

<sup>225</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上官彝〉三首，《蘇軾文集》，卷57，頁1713。

司農；昭帝時任御使大夫。推行鐵、鹽官營政策，為漢時善於理財的名臣。此處則是比喻推行新法的官吏。另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香山一派。讀之，宛然《秦中吟》也。」<sup>226</sup>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分明指新法病民，出賦租者不如魚蠶之樂也。忽又念及算舟車者，筆下風生凜凜。《史記·平準書》述卜式之言以結全篇，曰『烹弘羊，天乃雨』，不更益一字而意已顯。此詩結云『蠻子叩頭泣，勿語桑大夫』，亦不待明言其所以然，可稱詩史。」

<sup>227</sup>

東坡以諷刺的筆法揭露出當時社會寫實的一面。展現出濃厚的現實主義精神。由此也可看出東坡的詩作皆能表現出仁民愛物的情懷，深刻地表露出人民生活的疾苦，並對新法的施行所造成人民的不便加以批判，正因為東坡此種不畏強權的精神，以及體恤民情的仁心，才能讓他的生命在苦難的環境中發光發熱。

<sup>226</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初版），頁946。

<sup>227</sup> 同上註。

## 第六節 藉物抒情的詠物詩

東坡寫詩常借由刻劃外在的景物來寄託內心的情感，而其寄託之意皆圍繞在關懷人民、悲憫遭遇、感傷時政以及譏諷時人等方面。就如吉川幸次郎在其所著的《宋詩概說》即提到「宋人的興趣和眼界，其實並不限於家庭或周圍的切身之物之事。他們對人類大集團的社會或國家，也表現了空前深刻而強烈的關懷。」<sup>228</sup>

東坡因政治上不幸的遭遇，在其詩中即有許多是感時託物的詩。在他因小人讒言而貶謫黃州時，即因內心的鬱悶無法釋懷，因此見外物而有所感，而寫了詠物詩來寄託自己的理想無法施展。

<梅花> 二首<sup>229</sup>，其一：

春到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間。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度關山。

其二：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

此詩其一寫於東坡在貶赴黃州的路上，其所經的關山岐亭路上有座春風嶺，看見外在的景色不禁有感而發，詩中詩人寫到因為春天的到來可以聽到幽谷裡水聲潺潺，而生長在野花草棘間的梅花卻顯得特別鮮妍，但卻因為一夜之間吹起了強勁的東風，使得片片的落梅半隨著飛雪飄過了關山。依此詩下的〔施註〕歐陽文忠公《山齋？句》：正當年少惜花時，日日東風吹石裂。又，唐高適《塞上聽吹笛》詩云：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東坡組合了二位詩人的句子，透過詩句在抒懷自己不幸的遭遇，隨著梅花的「半隨飛雪度關山」，來暗指自己被貶謫到黃州，而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

在第二首詩中則是假托梅花自己的話語，隨著落花、水與詩人一同來到黃州，傾訴與詩人是同樣的命運，此詩以不同的表現手法來寄託詩人的感慨。

而東坡在繼詠梅詩之後，也以海棠當為詠物抒懷的對象，詩人此種藉物自況的手法，充

<sup>228</sup>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4月初版），頁26。

<sup>229</sup> 卷20，頁1026。

分地表現了他的想像力：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麤俗。  
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  
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  
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sup>230</sup>

詩人將海棠想像美人之姿，可是卻流落在竹籬草木之間，由於清新脫俗使得滿山的桃李更顯得粗俗。也因為麗質天生，自然顯出其自然富貴之天姿，鮮紅之唇加上帶醉的臉頰，映照著潔白的肌膚，更顯得嬌滴動人。此詩東坡寫於元豐三年初貶謫至黃州之時，看著自己家鄉盛產的海棠竟也和自己遭遇相同的命運流落於異鄉，不禁有所感地將自己化為了海棠，而海棠的幽獨、悽愴，也正是自己心情的寫照。東坡藉由詠物詩發揮了豐富的想像力來抒發內心情懷，令人感同身受，悲憫之心不禁油然而起。東坡以海棠自寓正如賴山陽在《東坡詩鈔》卷三所言：「『不知貴』此三字，此詩之所以作。當時滿朝公卿，猶雜花滿山。偶有海棠一株，空使在山谷間，是此詩之寓意。」<sup>231</sup>

東坡在同年也寫另一首海棠詩〈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sup>232</sup>二首其一以寓其感，東坡在「雨過浮萍合，蛙聲滿四鄰。」之時，亦即在暮春雨晴、處處充滿蛙聲之時，望見了枯萎的海棠花，不禁有「海棠真一夢」的感傷。想起前些日子還是繁盛的海棠，如今全都凋謝了，深感世事彷彿如夢一場。東坡剛到黃州時寓居定惠院，在小山上即有海棠一株，東坡則藉花寓感，看到海棠與雜花野草為伍，不禁悲憫自己的遭遇竟與海棠相似，有種同是天涯淪落之感。如今看到了凋謝的海棠，難免會有種悲從中來之惋惜。

在黃州時期東坡還寫了許多的詠物詩，藉由外在的景物來寄託自己的不合時宜，在〈紅梅〉三首<sup>233</sup>中即藉著梅花的幽獨、冰心高潔來襯托出自己的不同流合污：

其一云：

<sup>230</sup>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卷 20，頁 1036。

<sup>231</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 5 月初版），頁 856。

<sup>232</sup> 卷 20，頁 1041，

<sup>233</sup> 〈紅梅〉三首，卷 21，頁 1107。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隨春態，酒量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

其二云：

雪裡開花卻是遲，何如獨占上春時。也知造物含深意，故與施朱發妙姿。  
細雨裊殘千顆淚，輕寒瘦損一分肌。不應便雜妖桃杏，數點微酸已著姿。

其三云：

幽人自恨探春遲，不見檀心未吐時。丹鼎奪胎那是竇，玉人頰頰更多姿。  
抱叢暗蕊初含子，落盞穠香已透肌。乞與徐熙畫新樣，竹間璀璨出斜枝。

此詩為元豐五年東坡貶謫黃州之作，東坡貶謫黃州期間屢詠梅花，東坡以擬人的手法將紅梅比擬成美人，再發揮豐富的想像力，寫出梅花的潔淨無瑕、冰心高潔，以及幽獨傲立的特質來襯托東坡的性格，而梅花雖帶點桃杏的淺紅色，但卻未改變其傲霜雪之姿來迎合時俗。也因為其自然天成更能顯出豔冠群芳恰似梅花的高潔襯托出東坡的高風亮節。東坡此種藉物興感，以自己的情感寄託於其中，在東坡詩中則是常見現象。

再看另一首東坡在黃州所寫的〈海棠〉<sup>234</sup>詩：

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

此詩前二句描寫出月光下海棠的風姿，三四句詩人則藉海棠花寫出了惜花之深情。東坡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將花比擬成人知睡，所以詩人用高燭來相照，兩者之間達到物我合一的境界。

東坡在黃州時期即寫了多首有關海棠的詩句，詩人之所以對於海棠一往情深，主要是因為在初貶黃州時故人少有問訊，再加上病痛纏身，饑寒交迫，適巧所寓居的定惠院有海棠一株，東坡與它朝夕為伴，故將自己不幸的遭遇，複雜的情感皆傾注於海棠身上，因此在海棠

<sup>234</sup> 〈海棠〉，卷 22，頁 1187。

的身上我們彷彿可以看見東坡的身影。

東坡也喜以詠竹來抒懷，在〈次韻子由種杉竹〉<sup>235</sup>一詩：「似聞梨棗同時種，應與杉篁刻日添。糟麴有神熏不醉，雪霜誇健巧相沾。先生坐待清陰滿，空使人人歎滯淹。」在與子由詩歌的相和中，可以感受到東坡所嚮往的是歸隱生活，在佈滿竹林的夏日，享受清風徐徐吹來，毫無煩憂的歸隱之趣。

另外，東坡也以詠松來寄託情懷，東坡曾在〈戲作種松〉<sup>236</sup>一詩中提及：「我昔少年日，種松滿東岡。初移一寸根，瑣細如插秧。」可見東坡在年少時也種過松樹。而在元豐六年東坡所作的〈和蔡景繁海州石室〉<sup>237</sup>一詩：「手植數松今偃蓋，蒼髯白甲低瓊戶。」東坡喜歡松樹，因此他在詩中皆會描述其所在之地種松之情形，當然也是藉著種松來寄託心志。他在〈萬松亭〉一詩則言：「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他則是以松好德來自我期許。

東坡除了以植物來詠懷外，也以動物來寄自況，他在〈二蟲〉<sup>238</sup>一詩云：

君不見，水馬兒，步步逆流水，大江東流日千里，此蟲趯趯長在此。

君不見，鷄濫堆，決起隨衝風，隨風一去宿何許，逆風還落蓬蒿中。

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無人識。

東坡此詩寫出了二種蟲不同的特性來抒懷，水馬兒此種蟲不斷地逆水而上，行為似乎有點愚蠢，然而因其有所堅持，所以能長久待於此地。而鷄濫堆此種蟲彷彿很聰明而能掌握時機、隨風而起，然而不幸當風向改變了，則又被打回了原點了。東坡則以二種蟲來比喻一種為面對大環境不利卻能堅守崗位之人，因此最終還有安身立命之處；然而，另一種人則是見風轉舵、趨炎附勢之人，而此種人最終的下場則是被打回原來的地方。應當何種人東坡在詩中雖是未給答案，然而在他心中應該有所定見吧！

東坡藉物抒情的詠物詩大都寄託悲傷之感，此乃詩人遭逢了貶謫之痛，深知多言所帶來的困擾，故藉由外在的景物以委婉的方式寄託內心的傷感。

<sup>235</sup> 卷 22，頁 1168。

<sup>236</sup> 卷 20，頁 1027。

<sup>237</sup> 卷 22，頁 1179。

<sup>238</sup> 卷 21，頁 1109。

## 第七節 手足之愛兄弟之情

東坡與其弟子由情感自小以來即非常深厚，此由兩人之間的詩篇相應和即可得知，根據黃?方所著的《東坡的心靈世界》一書中即寫到：「東坡與子由六十餘年的兄弟之情，有足以為世範者，只就二人所作詩篇而言，東坡畢生所作詩兩千六百餘首，與子由唱和者兩百一十七首；子由所作一千八百餘首，與東坡唱和者亦兩百又六首，二人唱和之作相當，而兄弟的手足深情，也大概可以見知。」<sup>239</sup>而東坡也曾在其詩作中提到「我年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sup>240</sup>可見子由在東坡心中佔有極重要之地位。

東坡與子由的情感一直以來即具深厚，也因如此，當兄弟之間面臨分別之苦時，更能深刻感受到其內心的苦痛，所以在嘉祐六年（1061），東坡初次任官擔任「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的職務，而子由則留在汴京侍奉父親，兄弟兩人面對首次分別，離別依依，倍感不捨，東坡於是寫下了愁苦的離別詩：

不飲胡為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自念庭闈，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隔，但見烏帽出復沒。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  
路人行歌居人樂，童僕怪我苦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  
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sup>241</sup>

詩的前十二句寫出東坡與子由的別離之苦，下筆即顯出情感橫溢，離別依依之情溢於言表，末四句則提起兄弟的一段往事，兩人相約將來及早歸隱，千萬別貪戀高官厚祿。此首詩句下東坡即自註：「嘗有夜雨對?之言，故云爾。」其後兄弟屢有夜雨對床的詩句，子由在與東坡彭城相會，作二小詩，其一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sup>242</sup>東坡的詩也提及：「對?定悠悠，夜雨空蕭瑟。」<sup>243</sup>「雪堂風雨夜，已作對

<sup>239</sup> 黃?方著：《東坡的心靈世界》（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10月初版），頁135。

<sup>240</sup> <送晁美叔發運右司年兄赴闕>，卷35，頁1896。

<sup>241</sup>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卷3，頁95。

<sup>242</sup> 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逍遙堂會宿>二首其一，《樂城集》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3月第1版），卷7，頁158。

<sup>243</sup> <東府雨中別子由>，卷37，頁1992。

？聲。」<sup>244</sup>東坡與子由的第一次別離，東坡則寫了許多想念子由的詩句「憶弟淚如雲不散，望鄉心與雁南飛。」<sup>245</sup>「江上同舟詩滿篋，鄭西分馬涕垂膺。」<sup>246</sup>由此詩句可以想見東坡內心之感傷。

兄弟兩人手足情深，即使遇到大災難，也會相互扶持。元豐二年東坡調任湖州，上了〈湖州謝上表〉，而卻被認為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而遭到攻擊、收押。於八月十八日下獄，此時子由則上書神宗，乞求繳納所有官職以贖兄之罪「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為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為冒死一言。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為幸。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sup>247</sup>子由對其兄長的關切之情可說是情溢乎辭。而東坡在獄中受盡了折磨，自認已不能再與子由相見，於是作〈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sup>248</sup>以別子由，從詩句「與君今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可看出東坡在面對與子由的別離內心萬般的不捨，所以預約了來世能再續兄弟之情。整首詩更可看見東坡內心的悲痛，他在感嘆自己的遭遇，對於與子由懷遠驛之約無法實現更是難以釋懷，「他時夜雨獨傷神」，心想著在秋風夜雨蕭瑟淒涼之時，子由就只能孤獨地回憶兄弟當年夜雨對床之情景了。詩句寫來發乎至情，敘寫兄弟之情更是感人肺腑。

在子由及眾人的協助奔走下，以及皇太后慈諭，神宗憐才，才免於殺身之禍。十二月，東坡獲釋出獄，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在東坡赴黃州途中，子由自南都來陳，相聚三日而別，東坡有感而賦詩：

夫子自逐客，尚能哀楚囚。奔馳二百里，徑來寬我憂。相逢知有得，道眼不清流。  
別來未一年，落盡驕氣浮。嗟我晚聞道，款啟如孫休。至言難久服，放心不自收。  
悟彼善知識，妙藥應所投。納之憂患場，磨以百日愁。冥頑雖難化，鑄發亦已周。

<sup>244</sup> 〈初秋寄子由〉，卷 22，頁 1170。

<sup>245</sup>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卷 4，頁 151。

<sup>246</sup>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其二，卷 4，頁 154。

<sup>247</sup> 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為兄軾下獄上書〉，《欒城集》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 3 月第 1 版），卷 35，頁 777。

<sup>248</sup> 卷 19，頁 999。

平時種種心，次第去莫留。但餘無所遺，永與夫子遊。此別何足道，大江東西州。

畏蛇不下榻，睡足吾無求，便為齊安民，何必歸故丘。<sup>249</sup>

東坡在經歷了一場生死災難後能與子由的再次相聚倍感珍惜，子由在奔走了二百里路主要是來？慰兄長的煩憂，而東坡在這近一年來已是「落盡驕氣浮」，心境在面對仕宦的挫折已有了變化，受到了佛教的影響，心境上釋懷不少，所以在詩末東坡又恢復了昔日曠達自適的本色，但最主要的也是為了要子由？心，兄弟深厚之情誼，隨處可見。王文誥於此詩末案曰：「末節自道別後之我，亦以寬子由也。通篇悉出兄弟至情，移作他人兄弟不得。」<sup>250</sup>

元豐三年正月與子由別於陳州，二月東坡抵達貶所，五月子由先將家眷安置於九江，而後又不辭辛勞護送東坡家眷至黃州，至齊安，東坡作詩相迎：

驚塵急雪滿貂裘，淚灑東風別宛丘。又向邯鄲枕中見，卻來雲夢澤南州。

睽離動作三年計，牽挽當為十日留。早晚青山映黃髮，相看萬事一時休。<sup>251</sup>

詩的首句寫出了兄弟兩人陳州見面之情，次句寫匆匆相聚卻又要面臨別離，接著寫出兄弟兩人的相見常常只是在夢中，醒來卻發現是一場空，最後引用了柳子厚〈別劉夢得〉的詩句：「皇恩若許歸田去，黃髮相看萬事休。」<sup>252</sup>寫出了內心的想法，認為世事終將一場空，故想要早日歸田與子由相聚。

此次在黃州的相見，兄弟兩人的心情則顯得格外輕鬆，故能以自適的心情一同游武昌寒溪西山，在〈與子由同游寒溪西山〉<sup>253</sup>一詩中除了以壯闊的手法寫出寒溪西山的景色，也抒發了兄弟兩人「與君聚散若雲雨，共惜此日相提攜」，聚少離多的日子就如雲雨聚散不定，而身世也如漂泊鴻雁般「江南江北無常棲」，所以更能珍惜彼此兄弟之情，最後「？憂別後不忍到，見子行？空餘悽。」二句更是表現出了兄弟情深力透紙背，令人倍覺感傷。兄弟兩人聚散無常，相聚之日苦短，子由別後赴筠州，往後相聚之日不知是何年了。

<sup>249</sup>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卷 20，頁 1018。

<sup>250</sup> 見該詩末「誥案」，頁 1019。

<sup>251</sup> 〈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五月，子由復至齊安，以詩迎之〉，卷 20，頁 1051。

<sup>252</sup> 見詩句下註。

<sup>253</sup> 卷 20，頁 1054。

而東坡與子由的唱和詩除了抒懷思念之情、共赴退隱之日外，對於子由的病痛問題也多有談論：

憶子少年時，肺病疲坐？。喊呀或終日，勢若風雨過。虛陽作浮漲，客冷仍下墮。妻孥恐悵望，膾炙不登坐。終年禁晚食，半夜發清餓。胃強高苦滿，肺歛腹輒破。三彭恣啖嚙，二豎肯逋播。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黃糲。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隔牆聞三嘖，隱隱如轉磨。自茲失故疾，陽唱陰輒和。神仙多歷試，中路或坎坷。平生不盡器，痛飲知無奈。舊人眼看盡，老伴餘幾箇。殘年一斗粟，待子同春籩。云何不自珍，醉病又一挫。真源結梨棗，世味等糠莖。耕耘當待穫，願子勤自課。相將賦〈遠遊〉，仙語不用些。<sup>254</sup>

此詩為子由因飲酒過量肺疾復作「朝蒙麴塵居，夜傍糟？臥。鼻香黍麥熟，眼亂瓶罌過。囊中衣已空，口角涎虛墮。啜嘗未云足，盜醕恐深坐。夜歸肺增漲，晨起脾失磨。情懷忽牢落，藥餌費調和。」<sup>255</sup>，東坡深感憂心於是次其韻。詩中寫子由從年少至今犯肺病之情景，而肺病「初如雪花積」現已是「漸作櫻珠大」，令東坡更為擔憂，所以請子由能善自珍攝「云何不自珍，醉病又一挫」別再讓病情加重了。詩末並引屈原《楚辭》〈遠遊〉：「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以遠遊。」期待兄弟兩人心願能早日實現。

東坡與子由的唱和詩也常藉由詠物來抒懷，子由初至筠州即於酒務庭中種植了竹、杉，而今二物皆茂，於是賦詩曰：

種竹成叢杉出簷，三年慰我病厭厭，剪除亂葉風初好，封植孤根筍自添。高節不知塵土辱，堅姿試待雪霜霑。屬君留取障斜日，仍記當年此滯淹。<sup>256</sup>

而東坡亦次其韻：

<sup>254</sup>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卷 20，頁 1062。

<sup>255</sup> 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飲酒過量肺疾復作〉，《樂城集》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3月第1版），卷 10，頁 241。

<sup>256</sup> 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予初到筠即於酒務庭中種竹四叢杉二本及今三年二物皆茂秋八月洗竹培杉偶賦短篇呈同官〉，《樂城集》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3月第1版），卷 12，頁 291。

吏散庭空雀噪簷，閉門獨宿夜厭厭。似聞梨棗同時種，應與杉篁刻日添。糟麴有神熏不醉，雪霜誇健巧相沾。先生坐待清陰滿，空使人人歎滯淹。<sup>257</sup>

在與子由詩歌的相和中，可以感受到東坡所嚮往的是歸隱生活，在竹林成蔭的夏日，享受清風徐徐吹來，毫無煩憂的歸隱之趣。

這年已是東坡貶至黃州的第四年，也就是元豐六年，時序已是初秋，又是西風落葉隨意飄散時節，此時的子由仍在筠州，東坡不由得想起了昔日與子由夜雨對床之情景，悲感離合，於寫了詩以寄懷：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隨去。唯有宿昔心，依然守故處。憶在懷遠驛，閉門秋暑中。藜羹對書史，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袂衣，感嘆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此語君莫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當時已悽斷，況此兩衰老。失途既難追，學道恨不早。買田秋已議，築室春當成。雪堂風雨夜，已作對床聲。<sup>258</sup>

東坡在面對外在百川萬物的相繼流逝，發出極深感慨，對於昔日的懷遠驛之約依然怙記在心，但隨著歲月的流逝，功名卻是定難期，如今已是兩衰老了，不禁對失途深感後悔，於是打算買田歸隱，實現與子由夜雨對床的約定。從詩中可以深刻感受到東坡貶謫到黃州，對於未來是遙不可期，是非終將成空，功名難以實現，只能任由歲月刻劃出人生的無奈。

同年，東坡在聽聞子由為郡僚所摺，恐當去官，內心憂之，寄詩云：

少學不為身，宿志固有在。雖然敢自必，用舍置度外。天初若相我，發跡造宏大。豈敢負所付，捐驅欲投會。寧知事大謬，舉步得狼狽。我已無可言，墮甑難追悔。子雖僅自免，雞肋安足賴。低回畏罪罟，黽勉敢言退。若人疑或使，為子得微罪。時哉歸去來，共抱東坡耒。<sup>259</sup>

<sup>257</sup> <次韻子由種杉竹>，卷22，頁1168。

<sup>258</sup> <初秋寄子由>，卷22，頁1169。

此事《續資治通鑑長編》：「元豐六年七月，國子司業朱服言：『有筠州學策題三道，乖戾經旨，今錄進呈。』於是禮部言：『乞令本監具何如體驗外官學行堪充教授，及杜? 徇私請託舊弊，然後立法。其見為教授人，候有新官令罷。其筠州權教授、監本州酒稅蘇轍，乞令本路別差官兼管勾。』從之。」<sup>260</sup>東坡詩或即指此事，故云為所摺也。此詩陳述了東坡兄弟兩人的氣宇抱負以及所遭遇到的仕途坎坷，詩中並以後漢楊修之言警之，《後漢書·楊脩傳》：「曹操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 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sup>261</sup>而此詩也反映了東坡徘徊去留、忐忑不安的心境，於是在詩末則道出了「時哉歸去來，共抱東坡末。」期待與子由能有朝一日棄官歸隱。

東坡與子由的手足之情可說是令後人深刻感動，在仕途路上的相互扶持，在面對未來不可知的命運，能夠共同懷抱理想，並且期待能有團聚歸隱的一天，然而時運的不濟，命運的乖舛，卻讓兩人的心緊緊相繫，兄弟之間的情誼則更顯深厚了。



<sup>259</sup> <聞子由為郡僚所摺，恐當去官>，卷22，頁1171。

<sup>260</sup> 南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4年9月第2版），卷337，頁8119。

<sup>261</sup> 南朝宋·范曄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94年3月7版），卷54，頁1789。



## 第八節 感念摯友往來情誼

東坡是個性格豪邁、重情義之人，因此交友廣闊，於是在其作品中有許多與友人的唱和詩。然而在東坡面臨仕途上的變動遷徙時，好友卻是相繼離去，貶謫黃州期間其捎書李端叔云：「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sup>262</sup>又在〈與章子厚參政書〉中提及「軾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sup>263</sup>「黃州豈云遠，但恐朋友缺。」<sup>264</sup>雖然在面對好友無情的打擊，但東坡本身因生性曠達，胸襟開闊，在黃州期間也不乏好友的相助，也因東坡的才學盛名，與之交往者皆不敢相輕。趙翼《甌北詩話》即言：「東坡才名，震爆一世。故所至傾動，士大夫即在謫籍中，猶皆慕與之交，而不敢相輕。」<sup>265</sup>因此，舉凡地方官吏、平凡百姓、道士、和尚、農夫、樵民、漁翁、秀才等都能與東坡結交，彼此之間真誠相待建立深厚的情感。

趙翼《甌北詩話》也提及：「東坡襟懷浩落，中無他腸。凡一言之合，一技之長，輒握手言歡，傾蓋如故；而不察其人之心術。故邪正不分，而其後往往反為所累。」<sup>266</sup>雖然東坡以真誠摯情與友人交往卻屢反遭人誣陷，但也有與東坡是屬於生死之交的摯友，在東坡貶謫黃州時，其好友參寥子則遠從千里之外帶來了問候，令東坡在患難中見其真情而心存感激，其在寫給參寥子的書信中便言：「去歲倉卒離湖，亦以不一別太虛、參寥為恨。留語與僧官，不識能道否？到黃已半年，朋游稀少，思念二公不去心。懶且無便，故不奉書。遠承差人致問，殷勤累幅，所以開諭？勉者至矣。僕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念咎而已。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故宜爾。而釋、老數公，乃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sup>267</sup>在人生低潮時能有如此摯友不遠千里捎來親切的問候，可真說是人生夫復何求。

參寥除了與東坡書信的往來之外，也元豐六年親自至黃州探望東坡，陪伴東坡近一年，期間兩人共遊西山，更加證實兩人友情的深厚。「余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城，

<sup>262</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答李端叔書〉，《蘇軾文集》，卷49，頁1432。

<sup>263</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章子厚參政書〉二首，《蘇軾文集》，卷49，頁1411。

<sup>264</sup> 〈岐亭〉五首其一，卷23，頁1205。

<sup>265</sup> 清·趙翼著：《甌北詩話》（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4月初版），頁70。

<sup>266</sup> 同上註，頁69。

<sup>267</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參寥子〉二十一首其二，《蘇軾文集》，卷61，頁1859。

留期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sup>268</sup>並且詠詩賦歌：

化工未議蘇群槁，先向寒梅一傾倒。江南無雪春瘴生，為散冰花除熱惱。風清月落無人見，洗妝自趁霜鐘早。惟有飛來雙白鷺，玉羽瓊枝清好。山道人心似水，眼淨塵空無可埽。故將妙語寄多情，機欲試東坡老。東坡習氣除未盡，時復長篇書小草。且撼長條餐落英，忍飢未擬窮呼昊。<sup>269</sup>

東坡在參寥子所寫的〈次韻少游和子瞻梅花〉詩作之後，答以〈再和潛師〉，詩中借寒梅之題材除了讚嘆梅花的高潔之外，也抒發了個人窮愁潦倒之際遇，而詩中也以雙白鷺歌詠了兩人情誼的堅定，紀昀評曰：「『風清月落無人見』以下，先著四語，入參寥便覺有情。」<sup>270</sup>而在黃州期間兩人亦曾數度出遊「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及二三子訪焉。」<sup>271</sup>「元豐七年二月一日，東坡居士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雪堂，並柯池入乾明寺觀竹林。」<sup>272</sup>甚至在東坡的夢境中參寥子亦曾出現「昨夜夢參寥師手攜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云：『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一詩，以記其事」<sup>273</sup>可見二人情誼之深厚。

元豐七年，東坡將離開黃州，在參寥子寫了〈留別雪堂呈子瞻〉：「策杖南來寄雪堂，眼看花絮又風光。主人今是天涯客，明日孤帆下淼茫。」東坡則寫下了〈和參寥〉一詩答謝：

芥舟只合在坳堂，紙帳心期老孟光。不道山人今忽去，曉猿啼處月茫茫。<sup>274</sup>

面對了兩人的即將離別，東坡在字裡行間透露了內心萬般不捨以及孤寂悲涼之感。

另一方面東坡與好友陳季常<sup>275</sup>的情誼也是在患難中愈見其彌堅，在東坡赴黃途中，陳季

<sup>268</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參寥泉銘并序〉，《蘇軾文集》，卷19，頁566。

<sup>269</sup> 〈再和潛師〉，卷22，頁1185。

<sup>270</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初版），頁990。

<sup>271</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記游定惠院〉，《蘇軾文集》，卷71，頁2257。

<sup>272</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師中菴題名〉，《蘇軾文集》，蘇軾佚文集編卷6，頁2581。

<sup>273</sup> 蘇軾著、趙學智校注：《東坡志林》，卷1，頁40。

<sup>274</sup> 〈和參寥〉，卷23，頁1202。

<sup>275</sup> 依施註：「陳季常，名慄。父希亮，字公弼。其先自京兆遷於眉。公弼知鳳翔，東坡始筮仕為簽書判官，相

常即於岐亭迎接他「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sup>276</sup>「知我犯寒來，呼酒意頗急。撫掌動鄰里，遠村捉鵝鴨。」<sup>277</sup>，東坡亦在〈岐亭〉五首并序提及「凡余在黃四年，三往見季常，季常七來見余，蓋相從百餘日也。」<sup>278</sup>適逢陳季常也隱居在黃州附近的岐亭，於是時相往來，賦詩唱和，可見兩人友誼甚篤。東坡在有關好友陳季常的唱和的詩作有〈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sup>279</sup>：「惠死蘭枯菊亦摧，返魂香入嶺頭梅。數枝殘綠風吹盡，一點芳心雀啅開。」此詩為元豐四年，東坡貶謫黃州期間，在前往岐亭道上而作，詩中開始即以萬物皆已枯萎來襯托梅花在冰寒的天氣裡更是可聞到其芳香之氣，寒風吹落了殘枝綠葉，卻是看見了梅花如同繁星點點般綻放，正如東坡處在逆境中，卻能以曠達自適的心去看待一切，也藉此來與陳季常互勉。

而在元豐五年二月，雪堂落成，好友陳季常來訪，深為關心東坡農事，於是東坡作《陳季常見過》<sup>280</sup>三首以謝之。

其一云：

仕宦常畏人，退居還喜客。君來輒館我，未覺雞黍窄。  
東坡有奇事，已種十畝麥。但得君眼清，不辭奴飯白。

其二云：

送君四十里，只使一帆風。江邊千樹柳，落我酒杯中。  
此行非遠別，此樂固無窮。但願長如此，來往一生同。

又，其三云：

聞君開龜軒，東檻俯喬木。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縮。

---

從二年。公弼後家洛陽。季常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稍壯，折節讀書。晚乃遊於光、黃間，曰岐亭。不與世相聞，棄車馬，徒步往來山中，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東坡在岐下識之。至黃，季常數從之游。既為公弼作〈傳〉，又為季常作〈方山子傳〉。」

<sup>276</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方山子傳〉，《蘇軾文集》，卷 13，頁 420。

<sup>277</sup> 〈岐亭〉五首并序，卷 23，頁 1204。

<sup>278</sup> 同上註。

<sup>279</sup> 卷 21，頁 1078。

<sup>280</sup> 〈陳季常見過〉三首，卷 21，頁 1109。

我知君不然，朝飯仰暘谷。餘光幸分我，不死安可獨。

由詩中可得知兩人情感之真切，在患難中能相互信任、扶持，並且以真誠之心相待，無怪乎東坡在詩末提及「餘光幸分我，不死安可獨。」此詩句則是引了《史記·甘茂傳》<sup>281</sup>：「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之典故，以貧人女盼望富人女分餘光事為喻，來感謝好友陳季常對其照顧。

同年五月，而當好友陳季常再度造訪東坡，以一?巾為贈，東坡則作了〈謝陳季常惠一?巾〉抒發了其慷慨請纓，赴沙場殺敵之雄心壯志：

夫子胸中萬斛寬，此巾何事小團團。半升僅漉淵明酒，二寸纔容子夏冠。

好戴黃金雙得勝，休教白苧一生酸。臂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sup>282</sup>

從詩中可以感受到東坡的愛國情操，末句「臂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期許自己能對於朝廷能有一番作為，可見東坡雖遭貶謫，但其愛國之心並未因此而銳減，忠肝義膽之心可昭世人。

東坡在謫居黃州期間，也深受當地太守徐君猷之照顧，兩人之間互動往來頻繁。徐君猷，名大受，東海人。東坡在寫徐君猷弟弟徐得之的信中即提到：「始謫黃州，舉目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骨肉，此意豈可忘哉！」<sup>283</sup>徐太守在名義上雖是監視東坡行動，但實際上卻是對東坡百般關懷，甚至相待如骨肉，令東坡感恩在心。

元豐四年，東坡家中人口眾多，生活貧困，想在黃州當個躬耕自給的農夫，於是在摯友馬夢得的幫助以及太守徐君猷的周旋協助下，請得了城東舊有廢棄的營地數十畝，闢為耕田，以供養生計，由此顯見了徐太守對東坡是以真誠之心相待。

兩人之間時相往來，徐太守對於東坡的耕種也十分關心，東坡於是寫下了許多感念太守之詩句：

<sup>281</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甘茂傳》（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59年9月第1版），卷71，頁2316。

<sup>282</sup> 〈謝陳季常惠一?巾〉，卷21，頁1117。

<sup>283</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與徐得之〉十四首，《蘇軾文集》，卷57，頁1721。

風捲飛花自入帷，一樽遙想破愁眉。泥深厭聽？頭鶻，酒淺欣嘗牛尾狸。  
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綿黃雀漫多脂。殷勤送去煩纖手，為我磨刀削玉肌。<sup>284</sup>

此詩為在大雪紛飛時，東坡送牛尾狸給太守徐君猷。東坡對於太守內心存有萬般感念，故作此詩，詩句寫來情真意切。牛尾狸依據詩句下〔查註〕「《本草》註：『南方有白面而尾似牛者，名牛尾狸。專上樹，食百果，冬月極肥，人多糟為珍品。』」

臨？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新火。溝中枯木應笑人，鑽斫不然誰似我。  
黃州使君憐久病，分我五更紅一？。從來破釜躍江魚，只有清詩嘲飯顆。  
起攜蠟炬遶空室，欲事烹煎無一可。為公分作無盡燈，照破十方昏暗鎖。<sup>285</sup>

元豐五年三月，正是「三見清明改新火」<sup>286</sup>的時間，而徐太守則「分新火」予東坡，東坡感念在心，作詩以謝之。

元豐六年四月徐君猷罷任，楊君素接任。十一月，徐君猷卒迂道，喪過黃州，東坡則拊棺哀慟，作祭文和挽詞<sup>287</sup>：

一舸南游遂不歸，清江赤壁照人悲。請看行路無從涕，盡是當年不忍欺。  
雪後獨來栽柳處，竹間行復采茶時。山城散盡樽前客，舊恨新愁只自知。<sup>288</sup>

詞中可看出東坡在痛失摯友後，感到極盡悲涼，尤其在末二句「山城散盡樽前客，舊恨新愁只自知。」更可感受到東坡內心的孤單了。

至於好友馬夢得則是在東坡仕宦生涯中患難與共之人，兩人定交於鳳翔，至今為二十年，

<sup>284</sup> <送牛尾狸與徐使君>，卷 21，頁 1091。

<sup>285</sup> <徐使君分新火>，卷 21，頁 1113。

<sup>286</sup> 《周禮·夏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見鄭玄註：《周禮鄭注》（台北：中華書局，1981年），卷 30，頁 6。又，韋慎微《咸鎬故事》：清明日，尚食，內園官小兒於殿前？鑽新火。先進者，賜絹三匹，？一口，尋以新火賜宰臣以下。（見該詩施註）

<sup>287</sup> <徐君猷挽詞>一詩之總案云：元豐六年十一月，有「徐大受卒於道，喪過黃州，公拊棺一慟，為文祭之」條；有「為經紀其喪」條；有「作徐大受挽詞」條，條下云，詩有「雪後獨來栽柳處」句，君猷喪過黃州，當在十一月也。

<sup>288</sup> <徐君猷挽詞>，卷 22，頁 1181。

馬生生者無富貴之人，但在東坡謫居黃州窮苦潦倒之時，亦挺身而出從旁協助，「余至黃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為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sup>289</sup>兩人的真情摯交則在東坡的詩句中可見一般：

馬生本窮士，從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我今反累君，借耕輟茲田。

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氈。可憐馬生癡，至今夸我賢。眾笑終不悔，施一當獲千。<sup>290</sup>

好友夢得原是指望東坡「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沒想到「我今反累君，借耕輟茲田。」在如此的狼狽情況下卻還得到好友馬生的讚美「至今夸我賢，眾笑終不悔。」眾人的訕笑仍不敵馬生對東坡的崇敬，而東坡也將馬生給予的一分施捨，當作是一千倍的恩惠，銘記在心。

也因東坡的平易近人，在謫黃期間當地的許多人士皆慕名而來，因此東坡也結交了許多當地的好友，潘丙、郭邁、古耕道等皆是東坡在黃州時之友人，「潘丙，丙字彥明，革之次子，鯁之弟，原之兄，大臨、大觀之叔也。家近東坡，公因是求得其地，并營雪堂。其後內遷，付彥明葺治之。古耕道椎魯無他長，家南陂之下，有修竹十畝。公嘗欲築堂三間一龜頭而未果。古能審音。郭邁，字興宗，僑居於黃者也。喜為挽歌辭。好義，公以黃人溺兒，創為育兒會，使興宗掌其出入。以上三人，皆朝夕相從者也。」<sup>291</sup>三人雖屬新交，但在窮困時卻能不計利害得失，相助於東坡，「我窮交舊？，三子獨見存。從我於東坡，勞餉同一飧。」<sup>292</sup>也因東坡在黃州時友人的相伴，使得之前官場上的不如意早已能釋懷了，此時東坡在其所寫的詩句中可看出內心逐漸平復的心情：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泱泱流冰谷，盡放青青沒燒痕。

數畝荒園留我住，半瓶濁酒待君溫。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sup>293</sup>

此詩寫於元豐四年，東坡欲往岐亭探望好友陳季常，黃州友人潘丙等三人送他出城，直到女

<sup>289</sup> <東坡>八首并?，卷21，頁1079。

<sup>290</sup> <東坡>八首并? 其八，卷21，頁1084。

<sup>291</sup> 見<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一詩下之「誥案」，卷21，頁1077。

<sup>292</sup> <東坡>八首并? 其七，卷21，頁1083。

<sup>293</sup>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卷21，頁1078。

王城東禪莊院，在詩句中可以看出此時的東坡看著黃州野外的早春的冰谷已解凍，沿途盡是青青早木綻放著生機，心情方面舒坦了許多，而此時還有黃州好友的相依伴，心裡也得到了慰藉，相較於去年此時的「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的確是兩種不同的情調。

時間再經一年，元豐五年東坡再度與好友潘丙、郭邁舊地重遊，想起了上一年的詩作，於是又寫詩和前韻，〈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sup>294</sup>：「江城白酒三杯釀，野老蒼顏一笑？。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詩中可看出東坡謫居黃州的生活，與良朋野老的酒濃情摯，東坡並已約定好了每年於此地的聚會，可見此時的東坡已能走出政治挫敗的陰影，並以曠達的心去迎接未來不可知的命運。

平易近人的東坡、情感真摯的東坡、本性純樸的東坡、學識淵博的東坡，也因如此，東坡所到之處總是受到眾人的關愛，雖是在政治上慘遭迫害，但卻能在貶謫之路上結交到許多生死至交的好友，這些好友就如同是嚴寒冬天裡的一道暖流，深深地溫暖東坡的內心，使他在人生的低潮時並不感到孤寂。

## 第五章 黃州詩藝術特徵

宋詩到了蘇軾可說是發展到了高峰，蘇詩的獨特風格就如東坡的為人一般，具有豐富的才情，其情感如山洪泉源般，一瀉千里，再者其因不拘的性格、曠達的胸襟，更能在詩歌中作最大的發揮，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即言：「蘇軾詩表面上所洋溢的才華，固然氣象萬千，奪人耳目，但他的詩之所以高人一等，<sup>295</sup>是由於其中所含的開闊的胸襟、溫厚的人格---彷彿『萬斛泉源』一般，滲透於字裡行間，」<sup>296</sup>再者「宋詩最大的成就或最特出的性質，就在於擺脫了以悲哀為主的抒情傳統，而首先完成這個任務的？非等到蘇軾的出現不可。」<sup>296</sup>東坡的詩表達技巧是多變的，而其在黃州所寫的詩中更可看出其藝術風格，茲將黃州詩的藝術特徵分為二部分：

### 第一節 寫作特色

#### 一、博瞻修辭

##### (一) 長於比喻

東坡因其學識廣博以及閱歷的豐富，因此他善於以比喻的方式去營造詩的豐富意象，而且東坡以比喻所創作出詩的數量非常之多，例如眾所皆知的〈百步洪〉一詩開頭所言：「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爭蹉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sup>297</sup>詩人用了一連串的比喻來形容水流的氣勢與速度，比喻新穎而又貼切，這也讓整首詩活躍了起來。而東坡在使用比喻技巧大致上是為了表達出一個意念、一個心理、亦或是刻劃出一情一景，任何事物東坡均可信手拈來，隨意而出，因此可謂類型之多，變化之大，範圍之廣，且表現的均能靈活自如、恰如其份。東坡在黃州時期詩歌的表現亦是如此。

<sup>294</sup> 卷 21，頁 1105。

<sup>295</sup>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4月初版），頁 143、144。

<sup>296</sup> 同上註。頁 144。

<sup>297</sup> 〈百步洪〉二首其一，卷 17，頁 891。



### 1. 嗟嘆身世坎坷：

東坡為了表達出自己不幸的遭遇，並不會以淺白的文字去表述，而是透過了比喻的技巧，這是一種借他物來自喻的手法。如〈遷居臨？亭〉：「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左。」詩人將其身世譬之如蟻行磨之上，無法隨意而行，詩中充滿萬般無奈。〈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一詩則是借海棠以自喻，寄託對命運的無奈。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曰：「純以海棠自喻，風姿高秀，興象微深。後半尤煙波跌宕。此種真非東坡不能，東坡非一時興到亦不能。」<sup>298</sup>〈和黃魯直食筍次韻〉「朝來忽解籜，勢迫風雷噫。尚可餉三閭，飯筒纏五采。」詩人則以三閭大夫自喻。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曰：「忽然自寓，不粘不脫。信手無痕，而玲瓏四照。」<sup>299</sup>〈紅梅〉三首則是以紅梅自喻來寄託自己幽獨、孤傲之姿，不隨波而逐流。

### 2. 抒發內心感懷

東坡對於內心糾結的愁緒，也喜愛以比喻手法來表現。如〈次韻樂著作送酒〉<sup>300</sup>：「少年多病怯杯觴，老去方知此味長。萬斛羈愁都似雪，一壺春酒若為湯。」東坡將內心的苦楚比喻成雪，而以一壺春酒來澆息內心的萬斛愁，比喻可謂別出心裁。〈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詩人以秋天鴻雁依時南飛，行？準信，反喻世上人事卻春夢一般，醒覺後不留一點痕跡。〈寒食雨〉二首其二：「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詩人雖然表面上是在描述小屋如同漁舟在？濛水雲之間擺盪，然而實際上則有己身飄泊無依之感，寄託無限感傷。此詩賀棠《載酒園詩話》：「黃州詩尤多不羈，『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一篇，最為沉痛。」<sup>301</sup>

### 3. 感慨歲月流逝

<sup>298</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初版），頁855。

<sup>299</sup> 註同上。頁971。

<sup>300</sup> 卷20，頁1043。

<sup>301</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初版），頁933。

對於流逝的歲月，總是令人感傷，而東坡因其貶謫黃州，許國之心，欲報無門，只能任光陰匆匆流逝，內心卻佈滿傷感。〈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sup>302</sup>：「已驚弱柳萬絲垂，尚有殘梅一枝亞。清詩獨吟還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不惜青春忽忽過，但恐歡意年年謝。」東坡以「殘梅」來比喻青春歲月的流逝，令人無限傷感。〈次韻前篇〉<sup>303</sup>：「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萬事如花不可期，餘年似酒那禁瀉。」詩人將萬事比喻成花開花落，凡事皆有違逆之時，而那餘年卻似酒，一傾而易逝，傷感萬般事物皆是無法順如人意。在〈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一詩中也以海棠花的凋謝來比喻人生如夢一般，轉眼消逝成空。

#### 4. 以比喻描摹狀物

東坡在其詩作中最多是以比喻的手法來描摹狀物，因其才學膽富以及豐富的想像力，故凡物透過其比擬個個顯得靈活自如，令人倍感新穎、有趣。〈石芝〉<sup>304</sup>：「忽驚石上堆龍蛇，玉芝紫筍生無數。鏘然敲折青珊瑚，味如蜜藕和雞蘇。」詩人將石芝想像成石上堆滿了龍蛇，也像是生滿了玉芝及紫筍一般，將其鏘然敲折之後，發覺其味似蜜藕又似雞蘇。依詩句下查註：「《本草》云：『雞蘇，其葉辛香，可以烹雞，故名。』」<sup>305</sup>東坡以其豐富的想像力來比喻所見之石芝，倍感有趣。〈武昌銅劍歌〉<sup>306</sup>：「雨餘江清風卷沙，雷公躡雲捕黃蛇。蛇行空中如枉矢，電光煜煜燒蛇尾。」此詩依其小引所言為任職武昌的供奉官鄭文贈東坡一把古銅劍，而此劍因冶鑄精巧，詩人則將其由來馳騁想像「江岸裂，出古銅劍。」詩中並引用了《廣異記》所載：「唐開元末，太原武勝之為宣州司士，知靜江軍事。忽然，灘中見雷公踐微雲，逐小黃蛇，盤繞灘上。靜江之夫，戲以石投之，中蛇，鎗然作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之，得一銅劍。」<sup>307</sup>以此則蛇變劍的神話故事道出此銅劍的不平凡。而詩人將銅劍出鞘時所發出之光比喻成蛇行於空中之狀，再以「電光煜煜燒蛇尾」比喻舞動於空中銅劍之光芒如電光。

<sup>302</sup> 卷 20，頁 1033。

<sup>303</sup> 卷 20，頁 1033。

<sup>304</sup> 卷 20，頁 1048。

<sup>305</sup> 見詩句下查註。頁 1048。

<sup>306</sup> 卷 20，頁 1051。

<sup>307</sup> 見該詩下之王註。

此種比擬使整首詩更顯靈活生動。〈南堂〉<sup>308</sup>五首其五：「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如？」詩人將竹簾的綳折比喻成水波，而輕密的帳子則比喻成輕？，比喻可謂貼切。〈岐亭〉五首其四：「君家大如掌，破屋無遮羃。」〈方山子傳〉：「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sup>309</sup>對於好友陳季常破舊之住家而以巴掌大形容之，可謂有趣又貼切。

## （二）喜為疊字

東坡的詩作在文字鋪排方面喜為疊字，而所謂疊字即是相同兩字或兩字以上重疊，其效果往往能使原本平淡無奇之詩句，更具有韻律之美感，也更顯得靈活。而詩人的使用疊字應可遠溯詩經，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sup>310</sup>在詩經中的許多篇章均可看出疊字使用之廣泛。故疊字的使用具有一種藝術的感染力，夏紹碩《古典詩詞藝術探幽》即言：「疊者，必多，多而且又是精巧、細致的描繪，可以使人加深印象，增強藝術的感染力。」

311

而東坡在黃州的創作詩中有不少則是以疊字的方式來呈現，如此對於文字的播弄則可感受出詩句的靈活之美，而東坡對於疊字的使用可分為下列幾種方式：

### （一）疊字置於句首

浮浮大甌長炊玉，溜溜小槽如壓蔗。〈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離離見？？，莽莽真楚藪。〈遊武昌寒溪西山寺〉

幽幽百尺井，仰天無一席。〈曉至巴河口迎子由〉

層層草木暗西嶺，瀏瀏霜雪鳴寒溪。〈與子由同游寒溪西山〉

蘧蘧未必都非夢，了了方知不落空。〈次韻答元素〉

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且嚴。〈橄欖〉

<sup>308</sup> 卷 22，頁 1167。

<sup>309</sup>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方山子傳〉，《蘇軾文集》，卷 13，頁 420。

<sup>310</sup> 屈萬里著：《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 年 4 月），頁 4。

<sup>311</sup> 夏紹碩撰：《古典詩詞藝術探幽》（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 年 7 月），頁 389。

## (二) 疊字置於句中

不惜青春忽忽過，但恐歡意年年謝。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長江袞袞空自流，白髮紛紛寧少借。 <次韻前篇>  
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濁世紛紛肯下臨，夢尋飛步五雲深。 <次韻樂著作天慶觀醮>  
蛇行空中如枉矢，電光煜煜燒蛇尾。 <武昌銅劍歌>  
春雲陰陰雪欲落，東風和冷驚簾幙。 <四時詞> 四首其一  
垂柳陰陰日初永，蔗漿酪粉金盤冷。 <四時詞> 四首其二  
霜葉蕭蕭鳴屋角，黃昏斗覺羅衾薄。 <四時詞> 四首其四  
大弔一弛何緣彀，已覺翻翻不受檠。 <姪安節遠來夜坐> 三首其三  
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 <海棠>  
獨憐紫竹堂前月，清夜娟娟照客愁。 <讀仲閔詩卷，因成長句>  
醒時夜向闌，唧唧銅瓶泣。 <岐亭> 五首其一  
清泉蔌蔌先流齒，香霧霏霏欲噀人。 <食甘>  
青天蕩蕩呼不聞，況欲稽首號泥佛。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 三首其一  
路悠悠其莫往來兮，守一席而窮年。 <黃泥? 詞>

## (三) 疊字置於句末

? 聞百舌呼春風，起尋花柳村村同。 <安國寺尋春>  
江流鏡面淨，? 雨輕羃羃。 <曉至巴河口迎子由>  
好語似珠穿一一，妄心如膜退重重。 <次韻答子由>  
夫子胸中萬斛寬，此巾何事小團團。 <謝陳季常惠一? 巾>  
彼美君家菜，鋪田綠茸茸。 <元修菜>  
吏散庭空雀噪簷，閉門獨宿夜厭厭。 <次韻子由種杉竹>

二年三過君，此行真得得。 <岐亭> 五首其三  
行當隔簾見，花霧輕羃羃。 <岐亭> 五首其三  
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贈楊耆>  
三槐老更茂，花絮春寂寂。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 二首  
初見煌煌秀兩岐，俄驚落磴雪霏霏。 <奉酬仲閔食新? 湯餅，仍聞糴麥甚盛，因以戲之>

東坡疊字之使用不管是抒情亦或是狀物均能使意境恰到好處，而疊字之使用亦讓平淺的詩句顯得活潑生動，聲律方面也達到了和諧，由此可見東坡才學深厚之處。

### (三) 喜用擬人

東坡所寫的詩其特點之一即是喜用擬人手法來表達，而所謂的擬人即是將沒有生命的賦予為有生命的個體，並賦予人的思想情感在內。擬人法的使用總與想像、聯想脫不了關係，詩人唯有具有豐富的想像力以及聯想像才能將靜態事物化為栩栩如生的生動意象。古人寫詩總善於想像，而想像的世界是無遠弗屆的，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即言：「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sup>312</sup>再者，聯想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黃永武在《中國詩學鑑賞篇》一書中提及：「聯想性的意境，是指想像力有其舒卷延伸的活力，把二個無關的東西變作有關，把二個差異的東西變作類似，所以它有時是一種創造性的溶合；有時是一種象徵性的比興。」<sup>313</sup>朱光潛在《談美》一書中也有對聯想加以解釋：「什麼叫做聯想呢？聯想就是見到甲而想到乙。甲喚起乙的聯想通常不外起於兩種原因：或是甲和乙在性質上相類似，例如看到春光想起少年，看到菊花想到節士；或是甲和乙在經驗上曾相接近，例如看到扇子想起螢火蟲，走到赤壁想起曹孟德或蘇東坡。」<sup>314</sup>東坡則馳騁想像力，運用聯想力，將擬人的詩篇寫得淋漓盡致，令人激賞。其擬人代表作如在熙寧六年東坡在通判杭州任內所作的 <飲湖上初晴後雨> 二首其二：

<sup>312</sup>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四刷），頁515。

<sup>313</sup> 黃永武著：《中國詩學鑑賞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印行，1976年10月），頁202。

<sup>314</sup> 朱光潛著：《談美》（台北：臺灣開明書店，1993年10月），頁31。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sup>315</sup>

詩人將西湖透過了想像及聯想作用，將其擬人為古美人西施，無論是淡妝亦或是濃豔的盛妝，皆是十分合宜。

而東坡在黃州詩方面也有些許詩句是以擬人創作：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sup>316</sup>

詩人運用擬人手法將梅花比擬成有生命的個體，故也賦予人的七情六欲，當其綻放卻無人能欣賞而謝落則更感到憂愁。此時情緒低落的東坡，則藉由外在景物來寄託所感，在窮苦潦倒之際，「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東坡將溪水看成是有情之人，一路伴隨他到黃州，賦予溪水人性化，讓整首詩具有畫面感，也生動了起來。

而在東坡要告別黃州時也寫了一首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詩篇：

清風弄水月銜山，幽人夜度？王峴。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sup>317</sup>

我記江邊枯柳樹，未死相逢真識面。他年一葉泝江來，還吹此曲相迎餞。<sup>318</sup>

鼓角之聲原是無生命，然而在東坡的詩句中卻儼然成為多情之物，不遠千里前來相辭黃州。江邊枯柳樹雖是有植物的生命但無情感，但東坡？寫在其未枯死之前曾經相逢而成為老友，希望在來年乘著一葉泝江來時，還能吹著此曲調來相迎餞。

東坡在黃州寫了許多有關海棠之詩，並賦予海棠生命，宛如美人一般。

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sup>319</sup>

<sup>315</sup> 卷 9，頁 430。

<sup>316</sup> <梅花>二首其二，卷 20，頁 1027。

<sup>317</sup> <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卷 23，頁 1203。

<sup>318</sup> 註同上。

此詩則以擬人手法將海棠想像成美女知睡，所以高舉燭火，照著那豔麗的紅妝。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麤俗。  
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  
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  
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sup>320</sup>

詩人以擬人手法寫出其海棠像個美人嫣然一笑於竹籬之間，相形之下漫山的桃李則顯得粗俗了。接著再以擬人手法細寫了海棠鮮豔的顏色，在天曉、日暖、雨中以及月下的各種情態。在詩人的筆下，海棠宛如美人般呈現在眼前，倍感生動。楊萬里《誠齋詩話》：「東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此以美婦人比花也。」<sup>321</sup>

## 二、善用典故

東坡才學卓著，遍覽群經，以至於左抽右取皆有其典故可供其援引，故在其詩歌中常有典故之使用，而所謂的典故，或稱用典、用事，是指用過去的事。用過去的事來說明當前的問題，既要「師其意」，還須故中出新，使用典情思？永，耐人尋味。<sup>322</sup>而劉勰所著的《文心雕龍·事類篇》也替典故建立了理論的基礎「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  
「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乃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sup>323</sup>然而用典也須用得適當，否則也會成了缺點所在，「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為瑕。」

<sup>324</sup>

而東坡在其熟讀經、史、子、集的基礎下，則很容易在其作品中展現其洋溢之才華。趙

<sup>319</sup> 〈海棠〉，卷 22，頁 1187。

<sup>320</sup>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卷 20，頁 1036。

<sup>321</sup>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 5 月初版），頁 853。

<sup>322</sup> 夏紹碩撰：《古典詩詞藝術探幽》（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 年 7 月初版），頁 424。

<sup>323</sup>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 年 9 月初版四刷），頁 705。

<sup>324</sup> 註同上。頁 706。

翼在《甌北詩話》云：「坡公熟於《莊》、《列》諸子及漢、魏、晉、唐諸史，故隨所遇，輒有典故以供其援引，此非臨時檢書者所能辦也。如送鄭戶曹詩：『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無氈。』則皆用鄭姓故事。嘲張子野買妾，所引『鬚長九尺』、『鶯鶯』、『燕燕』、『柱下相君』、『後堂安昌』等，皆用張姓故事。以上數條，安得有如許切合典故，供其引證？自非博極群書，足供驅使，豈能左右逢源若是？想見坡公讀書，真有過目不忘之資，安得不嘆為天人也。」<sup>325</sup>可見東坡可謂天資聰穎而又戮力為學，才能在詩中將典故運用自如，可說是神乎其技。

在東坡的黃州作品中即有許多用典的例子。

(一) 依典故的出處可分為：

#### 1. 借用他人之詩入典者

此種典故的用法，在黃州詩中非常之多，即是在詩中引用他人之詩來傳達己意。「山僧有味寧知子，瀧吏無言只笑儂。」<sup>326</sup>第二句詩即以韓退之〈瀧吏〉的詩句：「瀧吏垂手笑」<sup>327</sup>入典。再看另一首詩「腥風被泥滓，空響聞點滴。」<sup>328</sup>第一句即是引用韓退之〈叉魚招張功曹〉詩：「腥風遠更飄。」<sup>329</sup>入典。第二句即是引用了杜牧〈大雨行〉：「晚後點滴來蒼茫。」<sup>330</sup>入典。

再舉另一詩句「腐儒羸羸支百年，力耕不受眾目憐」<sup>331</sup>詩的第一句即引用了杜子美〈有客〉<sup>332</sup>詩：「百年羸羸腐儒餐。」第二句詩亦引用了杜子美〈贈李十五丈別〉<sup>333</sup>詩：「不聞八尺軀，常受眾目憐。」在〈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sup>334</sup>二首其一：「殷

<sup>325</sup> 清·趙翼著：《甌北詩話》（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4月初版），卷5，頁59。

<sup>326</sup> 〈次韻答子由〉，卷20，頁1056。

<sup>327</sup> 唐·韓愈著：《韓昌黎全集》（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9月初版），頁107。

<sup>328</sup> 〈浚井〉，卷21，頁1106。

<sup>329</sup> 唐·韓愈著：《韓昌黎全集》（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9月初版），頁21。

<sup>330</sup> 唐·杜牧撰：《樊川詩集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9月），頁101。

<sup>331</sup>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卷21，頁1123。

<sup>332</sup> 唐·杜甫撰、清·錢謙益箋注：《杜詩錢注》（台北：世界書局，1998年8月2版），頁566。

<sup>333</sup> 唐·杜甫撰、清·錢謙益箋注：《杜詩錢注》（台北：世界書局，1998年8月2版），頁286。

<sup>334</sup> 卷20，頁1041。



勤木芍藥，獨自殿餘春。」即引用了柳子厚〈戲題前芍藥〉<sup>335</sup>詩：「欵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東坡飽讀詩書，經典任其左抽右取，總能意到筆隨而恰到好處，研讀東坡的詩句，就如同閱讀了一部豐富的經典著作。

## 2. 使用己身之詩入典者

使用典故可以使詩句增加凝練與含蓄之美，而東坡所用的典故中較特別的即是將自己之前所寫的詩句再度寫入詩中，而此作法則得到很高之評價。魏慶之《詩人玉屑》：「用自己詩為故事，須作詩多者乃有之。太白云：『滄浪吾有曲，相子棹歌聲。』樂天『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多無二十場。』明年云：『去秋共數登高會，又被今年減一場。』坡赴黃州，過春風嶺有絕句，後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至海外又云：『春風嶺下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又云：『柯丘海棠吾有詩，獨笑深林誰敢侮。』，又有竹詩云：『吾詩故云爾，可使食無肉？』」<sup>336</sup>東坡在仿效李白、白居易，以自己之前所寫的詩句入詩，必須是才學卓著、記憶之好、作詩多者，並能在新舊經驗之間的相關聯想始能為之，東坡能如此為之，實屬不易。而此類的作品在蘇詩亦屬實多。例如他在〈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sup>337</sup>一詩：「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這一首詩即是用了先前自己所寫的詩句〈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sup>338</sup>其一：「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而在黃州也可看見東坡如此的用法，「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sup>339</sup>此首詩即是用了去年所作的〈梅花〉二首其一：「春來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間。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度關山。」<sup>340</sup>東坡以己身之詩句入典，前後觀照均能表達適切，並無不妥，詩句中更可感受到其情感相互輝映。

## 3. 引用他人典籍入典者

<sup>335</sup> 唐·柳宗元撰：《柳河東全集》（台北：世界書局，1999年10月2版），頁968。

<sup>336</sup> 魏慶之撰：《詩人玉屑》（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11月），卷7，頁150。

<sup>337</sup> 卷31，頁1647。

<sup>338</sup> 卷7，340。

<sup>339</sup>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卷21，頁1077。

<sup>340</sup> 卷20，頁1026。

東坡學問淵博，飽讀詩書，博覽群經，故能輕易引他人典籍入詩，而亦能運用自如，此類入典方式，在東坡的詩中常見。在〈贈黃山人〉<sup>341</sup>一詩中即引用許多的典籍入典，例如「眉毛覆眼見來烏」即引了《舊唐書·毛若虛傳》：「眉毛覆於眼。」<sup>342</sup>而「倦遊不擬談玄牝」一句即引用了《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sup>343</sup>之典故。「說禪長笑老浮屠」即是引用了《後漢·楚王英傳》：「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sup>344</sup>之典故。在〈安國寺浴〉<sup>345</sup>一詩「塵垢能幾何，翛然脫羈梏。」即引用了《莊子·大宗師》<sup>346</sup>：「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在〈和蔡景繁海州石室〉<sup>347</sup>一詩中也是引用了許多的典籍，例如「玉棺飛出王喬墓」一句即是出自《後漢·王喬傳》：「喬為葉令，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sup>348</sup>之典故。「我來取酒酌先生，後車仍載胡琴女。」後一句即是用了《楚辭·惜誓》：「載玉女於後車。」<sup>349</sup>之典故。在另一首詩〈聞子由為郡僚所摭，恐當去官〉<sup>350</sup>也是引用了許多典故。「用舍置度外」引用了《後漢·隗囂傳》：帝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sup>351</sup>之典故。「雞肋安足賴」引用了《後漢·楊脩傳》：「曹操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不食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sup>352</sup>之典故。

## (二) 依典故的用法可分為：

<sup>341</sup> 卷 21，頁 1118。

<sup>342</sup> 後晉·劉昫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台北：鼎文書局，1992年5月7版），卷 186 下，頁 4859。

<sup>343</sup> 老子著、徐子宏等譯注：《老子》（台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3月初版），頁 13。

<sup>344</sup> 南朝宋·范曄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94年3月7版），卷 42，頁 1428。

<sup>345</sup> 卷 20，頁 1034。

<sup>346</sup> 周·莊周撰、晉·郭象注：《莊子》（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年1月）卷 3，頁 2。

<sup>347</sup> 卷 22，頁 1179。

<sup>348</sup> 南朝宋·范曄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94年3月7版），卷 82 上，頁 2712。

<sup>349</sup> 宋·洪興祖著：《楚辭補注》（台北：大安出版社，1995年6月），頁 364。

<sup>350</sup> 卷 22，頁 1171。

<sup>351</sup> 南朝宋·范曄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94年3月7版），卷 13，頁 526。

<sup>352</sup> 南朝宋·范曄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94年3月7版），卷 54，頁 1789。

## 1. 明引

明引即是明白指出所引的話出自何處。在東坡所寫的黃州詩中有許多皆是以明引的用典方式。例如：「空令任公子，三歲蹲海徼。」<sup>353</sup>即為明引。其典故出自《莊子·外物篇》<sup>354</sup>：「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再看另一詩句「庶將通有無，農末不相戾」<sup>355</sup>第一句詩典故出自《漢書·食貨志》<sup>356</sup>：「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第二句詩典故亦出自《漢書·食貨志》<sup>357</sup>：「賈誼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顏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眾。殘謂傷害也。』」再舉另一詩句「張鷟移苜蓿，適用如葵菘。」<sup>358</sup>第一句典故出自《漢書·大宛傳》<sup>359</sup>：「大宛馬耆目宿，張鷟始為武帝言之，上遣使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漢使采目宿種歸。種離宮館旁，極望焉。」以上所舉詩句皆是明白指出其人或其事者。

## 2. 暗引

暗引即是引用時不曾指明出處，「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禪家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sup>360</sup>例如「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sup>361</sup>典故出自《莊子·大宗師篇》<sup>362</sup>：「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另一詩句：「努力莫怨天，我爾皆天民。」<sup>363</sup>典故出自《古詩源·長歌行》<sup>364</sup>：「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再舉

<sup>353</sup> <曹既見和復次韻>，卷21，頁1133。

<sup>354</sup> 周·莊周撰、晉·郭象注：《莊子》（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年1月）卷9，頁2。

<sup>355</sup> <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卷21，頁1119。

<sup>356</sup> 漢·班固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91年9月7版），卷24上，頁1117。

<sup>357</sup> 漢·班固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91年9月7版），卷24上，頁1128。

<sup>358</sup> <元修菜>，卷22，頁1161。

<sup>359</sup> 漢·班固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91年9月7版），卷66上，頁3895。

<sup>360</sup> 魏慶之撰：《詩人玉屑》（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11月），卷7，頁148。

<sup>361</sup> <寒食雨>二首其一，卷21，頁1112。

<sup>362</sup> 周·莊周撰、晉·郭象注：《莊子》（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年1月）卷3，頁5。

<sup>363</sup> <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卷22，頁1160。

<sup>364</sup> 王?父等箋註：《古詩源箋注》（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6年9月初版）卷1，頁35。

另一詩句「十年揩洗見真妄，石女無兒焦穀槁。」<sup>365</sup>第一句典故出自《北史·盧同傳》<sup>366</sup>：「進則防揩洗之偽。」詩意則言拂拭洗滌也。同首詩另一詩句「性不違人遭客惱」<sup>367</sup>典故則出自嵇康〈幽憤〉<sup>368</sup>詩：「性不傷物，頻致怨憎。」

東坡以其高超卓著之手法將典故以不著痕跡之方式引入了詩句，並賦予詩另一層面的意義，陳裕美〈論蘇軾五絕詩之詠物技巧〉即認為「蘇軾所用之典故，不單只是一味襲用既有的典故，而是更轉一層地將有生命思想的典故套入無生命思想的物之上，如此不但不給人俗套之感，更增添了不少詩趣。」<sup>369</sup>其寫作手法不禁令人讚嘆。

### 三、打破詩的格律

#### (一) 以文為詩

江惜美〈《後山詩話》中對蘇軾詩詞的評論〉即指出：「宋詩的特色，是汲取李、杜、韓、元、白、劉等人優美散文形式寫詩，一掃六朝『浮靡駢麗』的詩風。當時，『以文字入詩』、『以才學入詩』、『以議論入詩』幾乎是公認的標準。蘇軾以詩諷諭，正是此一精神的實踐，也正因蘇軾能拓展這一類的內容，因此能形成不同於唐詩的宋詩風貌，使宋詩不至於走入死胡同。」<sup>370</sup>而東坡以文為詩，總能以意到而筆隨，大概因其才思敏捷、才華洋溢，隨處都有可寫作之題材，再賴以東坡好學不倦、不斷修養品德，故能成一家。根據趙翼《甌北詩話》所言：「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今試平心讀之，大概才思？溢，觸處生春，胸中書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無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處，亦在此。蓋李詩如高雲之游空，杜詩如喬嶽之矗天，蘇詩如流水之行地。」<sup>371</sup>可見以文為詩自韓愈發展開來，韓愈以其影響力漸漸影響了歐、蘇、梅等人，而東坡再將

<sup>365</sup> 〈孔毅父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其韻〉，卷22，頁1175。

<sup>366</sup> 唐·李延壽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北史并附編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94年9月8版），卷30，頁1095。

<sup>367</sup> 〈孔毅父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其韻〉，卷22，頁1175。

<sup>368</sup> 嵇康撰：《嵇中散集》（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3月），卷1，頁4。

<sup>369</sup> 陳裕美：〈論蘇軾五絕詩之詠物技巧〉（《文學前瞻》第2期，頁135）

<sup>370</sup> 江惜美：〈《後山詩話》中對蘇軾詩詞的評論〉（《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第32期，頁591，2001年）

<sup>371</sup> 清·趙翼著：《甌北詩話》（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4月初版），卷5，頁56。

其提高到一個新的層面，成為宋詩獨特的面貌。東坡在創作過程中，總能見物興感，以外在景物與內在世界達成心靈交會，進而創作詩篇。而東坡詩篇特色之一即以在一些詩作中使用了散文的結構與句法，此為東坡喜好議論，故詩作中有些內容是為議論，而議論則須大篇幅來論述，故在東坡的詩作中，有些詩即可看出是以散文的手法表現。東坡在黃州詩中也有幾首是以散文手法為詩：

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左。雖云走仁義，未免違寒餓。  
劍米有危炊，針？無穩坐。豈無佳山水，借眼風雨過。歸田不待老，勇決凡幾箇。  
幸茲廢棄餘，疲馬解鞍馱。全家占江驛，絕境天為破。飢貧相乘除，未見可弔賀。  
澹然無憂樂，苦語不成些。<sup>372</sup>

此詩即是以散文的句法論述了東坡的人生哲學。詩寫於元豐三年，東坡由定惠院遷居臨？亭，全家居於此。回首人生的經歷，總是屢遭坎坷，有如「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左。」《晉·天文志》<sup>373</sup>：「周髀家云：『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雖是「走仁義」，然而卻不免是受寒飢餓，此詩為東坡在面對現實環境的苦難，卻能堅守仁義而行，俯仰無愧於天地之間，表現了人存在的價值。

少學不為身，宿志固有在。雖然敢自必，用舍置度外。天初若相我，發跡造宏大。  
豈敢負所付，捐軀欲投會。寧知事大繆，舉步得狼狽。我已無可言，墮甑難追悔。  
子雖僅自免，？肋安足賴。低回畏罪罟，黽勉敢言退。若人疑或使，為子得微罪。  
時哉歸去來，共抱東坡末。<sup>374</sup>

此詩以散文筆法陳述了東坡兄弟所遭遇到的仕途艱辛，也反映了東坡的徘徊去留、忐忑不安的心情。

<sup>372</sup> <遷居臨？亭>，卷 20，頁 1053。

<sup>373</sup> 唐·房玄齡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台北：鼎文書局，1992 年 11 月 7 版），卷 11，頁 279。

<sup>374</sup> <聞子由為郡僚所摺，恐當去官>，卷 22，頁 1171。

而在另一首詩也可看出使用了散文的結構手法來寫詩：

飽食有殘肉，飢食無餘菜。紛然生喜怒，似被狙公賣。爾來誰獨覺，凜凜白下宰。一飯在家僧，至樂甘不壞。多生味蠹簡，食筍乃餘債。蕭然映樽俎，未肯雜菘芥。君看霜雪姿，童稚已耿介。胡為遭暴？，三嗅不忍嘔。朝來忽解籜，勢迫風雷噫。尚可餉三閭，飯筒纏五采。<sup>375</sup>

東坡善發議論，總以汪洋恣意筆法縱橫馳騁，然如講究詩律則不免感到侷促，無法善加發揮，「坡詩放筆快意，一瀉千里，不甚鍛？」<sup>376</sup>故在東坡論述時總是以文為詩的手法議論開闔，在這小篇幅的詩句中總可看出對問題所提出的精闢見解，給予人們多層面的思考。雖有人對於東坡以文為詩的手法提出負面看法，認為是粗、率、淺、易，缺乏詩的精蘊之緻。「然雄厚不如昌黎，而稍覺輕淺；整麗不如放翁，而稍覺率略。」<sup>377</sup>然卻不失詩的整體之感。

## （二）以賦為詩

賦體為承繼詩歌而起，原是漢朝的主要文學形式，其主要特質即在於鋪陳寫物，它的興起也代表著中國的文學邁向了一個新的里程。而宋人好藉物來議論說理。東坡即在汲取前代的文學遺產後以其才學加以創新變革，不僅展現了物象的動人之處，也將詩人的情感與物象之間達到交互融合，其生動的意象往往沖淡了說理枯燥之感。而豐富的意象表現也助長了宋詩的刻畫技巧。「以賦為詩」則成為宋詩一種新的文學形式技巧。創新的文學風貌也影響宋詩之發展。在東坡的詩作中皆可看出其「以賦為詩」的題材呈現。

### 1. 詠物

<sup>375</sup> <和黃魯直食筍次韻>，卷 22，頁 1170。

<sup>376</sup> 清·趙翼著：《甌北詩話》（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 4 月初版），卷 5，頁 62。

<sup>377</sup> 註同上。卷 5，頁 63。

詠物即是以物為主體而加以歌詠入詩，詩人往往透過具體有形之物之描述來表達抽象無形之情感，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sup>378</sup>也即是以往詩人總以抒情方式來表達情感而轉為對物體外在的鋪陳敘述。歷代許多詩人皆是詠物能手，而東坡則在此基礎上加以擴展。鄭倅朱《蘇軾以賦為詩研究》即言：「到了詩歌繁盛的唐宋時代，詠物詩更是大放異彩。杜甫是唐代詠物詩的能手，而宋人在唐人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在題材內容和藝術技巧上擴展，蘇東坡便是其中的佼佼者。」<sup>379</sup>東坡在詠物此題材方面，創作數量之豐，此則為東坡喜「以賦為詩」的形式技巧來表現：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隨春態，酒量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sup>380</sup>

東坡分別就花期、顏色、姿態、花格由外表至內在加以賦詠，寫出了紅梅的不同流俗不僅是表現在花外在表徵，也彰顯了其內在梅格之所在。詩人以蘊緻之文辭將大自然景象呈現眼前，再深入另一層面去其闡發其哲理，此則為宋詩有別於唐詩之一明顯特色。

彼美君家菜，鋪田綠茸茸。豆莢圓且小，槐芽細而豐。種之秋雨餘，握秀繁霜中。

欲花而未萼，一一如青蟲。是時青裙女，採擷何??。烝之復湘之，香色蔚其饒。

點酒下鹽豉，縷橙芼薑?。那知雞與豚，但恐放箸空。春盡苗葉老，耕翻?雨叢。

潤隨甘澤化，暖作青泥融。始終不我負，力與糞壤同。我老忘家舍，楚音變兒童。

此物獨嫵媚，終年繫余胸。君歸致其子，囊盛勿函封。張騫移苜蓿，適用如葵菘。

馬援載薏苡，羅生等蒿蓬。懸知東坡下，堦鹵化千鍾。長使齊安民，指此說兩翁。<sup>381</sup>

東坡因物而興感，以賦手法一開始先細數元修菜生長的情形，接著帶出了思鄉的情懷，東坡因思念家鄉的美味，於是遣人將種子帶來種於黃州東坡上，除了用以解饑之外，最主要是用一解思鄉之情。

<sup>378</sup>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四刷），頁137。

<sup>379</sup> 鄭倅朱撰：《蘇軾以賦為詩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11月），頁85。

<sup>380</sup> <紅梅>三首其一，卷21，頁1107。

<sup>381</sup> <元修菜>并敘，卷22，頁1161。

霧雨不成點，映空疑有無。時於花上見，的皪走明珠。秀色洗紅粉，暗香生雪膚。  
黃昏更蕭瑟，頭重欲相扶。<sup>382</sup>

詩人以白描手法描摹了雨中之牡丹，其色香形神皆備，極為傳神。

我昔少年日，種松滿東岡。初移一寸根，瑣細如插秧。二年黃茅下，一一攢麥芒。  
三年出蓬艾，滿山散牛羊。不見十餘年，想作龍蛇長。夜風波浪碎，朝露珠璣香。  
我欲食其膏，已伐百本桑。人事多乖迂，神藥竟渺茫。謁來齊安野，夾路鬚鬢蒼。  
會開龜蛇窟，不惜斤斧瘡。縱未得茯苓，且當拾流肪。釜盎百出入，皎然散飛霜。  
槁死三彭仇，澡？五穀腸。青骨凝綠髓，丹田發幽光。白髮何足道，要使雙瞳方。  
卻後五百年，騎鶴還故鄉。<sup>383</sup>

東坡將種松過程一一道出，詩一開始回想起年少時種松之情事，從松長成一年、二年、三年以至今十餘年想作應有龍蛇長吧，縱然未能得茯苓，但應也可以得其膏脂，整首詩可見詩人將其種松得脂之過程生動描繪了出來。

## 2. 寫景

東坡「以賦為詩」在寫景方面最主要是表現在山水景物以及田園生活之描繪，以白描的手法將外在所見自然景物一一入詩：

高亭廢已久，下有種魚塘。暮色千山入，春風百草香。市橋人寂寂，古寺竹蒼蒼。鶴鶴來何處，號鳴滿夕陽。<sup>384</sup>

<sup>382</sup> <雨中看牡丹>三首其一，卷20，頁1042。

<sup>383</sup> <戲作種松>，卷20，頁1027。

<sup>384</sup>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二首其二，卷20，頁1041。



詩人以白描手法，質樸的語言，描繪雨後所見之景，一切都顯得那麼平淡自然，使人如同跟隨詩人親臨其境，感受田園生活。

古井沒荒萊，不食誰為側。瓶罌下兩綆，蛙蚓飛百尺。腥風被泥滓，空響聞點滴。  
上除青青芹，下洗鑿鑿石。沾濡愧童僕，杯酒暖寒栗。白水漸泓渟，青天落寒碧。  
云何失舊穢，底處來新潔。井在有無中，無來亦無失。<sup>385</sup>

〔王註？憲曰〕先生〈東坡〉八詩云：「家童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敢期，瓢飲已可必。」  
〈浚井〉一篇，次第於黃州詩中，必是井也。<sup>386</sup>而東坡也以賦的寫法，將重新開鑿舊井的過程描繪出來。其淘井的過程運用了許多感官上的描摹，一切景象皆歷歷如繪，顯得生動。

#### 四、善於嘲謔

所謂的戲謔，依劉勰《文心雕龍·諧謔篇》說：「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sup>387</sup>可見劉勰認為「諧」即是辭意淺顯流於通俗，而令人發出會心一笑的。此種以言語挑動人的情緒引起人愉悅的情緒者在西方則稱之為「幽默」，而在後世則稱之為戲謔、詼諧。幽默、詼諧皆是人類的天性之一，而此性格之人通常皆具有天性曠達及赤子之心之特性，就如游國琛在《蘇東坡生平及其作品述評》一書所言：「創作諧謔性文學作品，作者須天真豁達，有超脫之性靈，而後才能天機妙悟，出言諧趣，不求工而自工。理智多於情感之人，多缺乏諧趣，不能創作諧謔性作品。」<sup>388</sup>東坡即是如此之人。他善於以純真、寬厚、有情的童心去觀看萬物，再加上受到了儒釋道思想的薰陶，故東坡有些作品則饒富趣味，令人莞爾一笑。東坡的作品中有關戲謔創作不少，其內容包括詼諧、談趣、嘲弄、諷刺等，今就黃州時所創作的戲謔詩探討之。

夏紹碩在《古典詩詞藝術探幽》一書表示：「當詩人胸中抑鬱不平時，詼諧的話往往脫口

<sup>385</sup> 〈浚井〉，卷 21，頁 1106。

<sup>386</sup> 見該詩之註。

<sup>387</sup>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 年 9 月初版四刷），頁 275。

<sup>388</sup> 游國琛著：《蘇東坡生平及其作品述評》（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1979 年 6 月初版），頁 149。

而成詩。這類詩常有淺顯、明快、一瀉如注的特點。」<sup>389</sup>東坡在貶謫黃州心情上難免抑鬱難平，但他本性豁達是個幽默風趣之人，有時興致一來則寫作詩篇嘲弄朋友一番：

孟嘉嗜酒桓？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爾，臣今時復一中之。  
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sup>390</sup>

此詩即為太守徐君猷以及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而東坡則寫詩戲謔之。詩中引用了三國時代的孟嘉以及徐邈飲酒之典故，在詩末則道出二人如果有靈驗則會笑其後代子孫有不飲酒者，但卻反用了屈原〈漁父〉篇「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可見東坡才學之豐厚而又是反應靈敏之人，令人發出會心一笑。

野飲花間百物無，杖頭惟挂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為甚酥。<sup>391</sup>

此首詩為東坡向友人求餅之詩，說明自己飲郊外，欲求餅吃，然而卻先消遣潘邠老所釀造之酒滲水，接著再嘲弄劉監倉製作不知名之餅。讀來令人覺得有趣。

惠死蘭枯菊亦摧，返魂香入嶺頭梅。數枝殘綠風吹盡，一點芳心雀啅開。  
野店初嘗竹葉酒，江雲欲落豆？灰。行當更向釵頭見，病起烏雲正作堆。<sup>392</sup>

此詩為元豐四年東坡貶謫黃州時前往岐亭探望好友陳季常而作。前往岐亭道中望見沿途百花盡是枯萎摧殘，而梅花卻是依然綻放，芳香之氣撲鼻而來。此時引起了東坡戲謔之心，以壽陽公主梅花粧事之典故戲弄了陳季常一番。

江干高居豎關扃，犍耕躬稼角挂經。篙竿繫舸菰茭隔，笳鼓過軍雞狗驚。

<sup>389</sup> 夏紹碩撰：《古典詩詞藝術探幽》（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7月），頁109。

<sup>390</sup>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以詩戲之〉，卷21，頁1088。

<sup>391</sup>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為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飲之，云：莫作醋，錯著水來否？後數日，攜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卷22，頁1191。

<sup>392</sup> 〈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卷21，頁1078。

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賡歌幾舉觥。荊筴供膾愧攪聒，乾鍋更夏甘瓜羹。<sup>393</sup>

此詩為東坡在往武昌的路上行經了西山九曲，見亭上題字為「玄鴻橫號黃榭岷。」因而對云「皓鶴下浴紅荷湖。」座上客皆笑，進而賦此吃語詩來戲謔武昌王居士。依詩句下〔查註〕《外紀》云：「古之口吃難言者，如周昌、韓非、鄧艾之徒，皆載史傳。東坡此詩，亦緣是善謔耳。」

初見煌煌秀兩岐，俄驚落磴雪霏霏。可煩都尉熱承汗，？勝臨淄貧易衣。  
尚有清才對風月，未妨便腹貯書詩。知君貨殖誇長袖，滿糶千箱待一飢。

<sup>394</sup>

此詩為東坡在接受友人仲閔的邀訪食生日湯餅時，聽聞糶麥還甚多，則以「知君貨殖誇長袖，滿糶千箱待一飢。」戲謔之，除了佩服東坡的幽默感之外，也令人莞爾一笑。

在東坡的戲謔詩中也有帶有嘲諷意味的成份在：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sup>395</sup>

東坡因個性耿介，不隨波逐流，故一生總是飽受貶謫之苦，苦難多於順遂，因此在貶謫黃州喜獲麟兒之時，以此詩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詩句在詼諧之中帶有玩世疾俗之意。

而在東坡嘲弄他人的同時，其也是善於對自己開玩笑的，在初貶黃州之時，則在〈初到黃州〉一詩中提及「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sup>396</sup>自己分明是受詩文所累，卻言為口腹而忙碌，可見東坡善以自我解嘲的口吻來抒發內心憤慨的情緒。再看另一首詩也是如此的寫法：

<sup>393</sup>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卷 21，頁 1120。

<sup>394</sup> 〈奉酬仲閔食新？湯餅，仍聞糶麥甚盛，因以戲之〉，卷 48，頁 2616。

<sup>395</sup> 〈洗兒戲作〉，卷 47，頁 2535。

<sup>396</sup> 〈初到黃州〉，卷 20，頁 1032。

飢人忽夢飯甑溢，夢中一飽百憂失。只知夢飽本來空，未悟真飢定何物。

我雖窮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可似喪家狗，未肯聒耳爭投骨。<sup>397</sup>

東坡在窮苦之時形容自己是喪家之狗，對自己如此的形容不但不會覺得卑屈之感，反而覺得幽默有趣，如此以另一種心態去看待事物，不僅讓心境更寬闊起來，更是自我解嘲的方式，此才是上乘的幽默之作。

東坡寫作戲謔詩可謂之多，此乃是因其性格率真使然再加上後天的薰陶兩者交互運作的結果，這使得東坡詩作的題材更加廣泛，也透過此類作品洗滌了東坡內心的苦悶，超越悲哀的境界。

## 第二節 風格特色

### 一、恬靜曠遠，灑脫自在

東坡在面對他人生上的首次挫敗，謫居黃州，如此的一大轉變，讓他感悟到人生的悲苦，也經由恬靜的田園躬耕生活、儒釋道思想的洗滌、縱身於扁舟草履山水間等人生體驗，體悟到人生的真諦，內心更多了一份沈靜、灑脫與曠遠，而這些的內心活動也反映在作品上，推動了其文藝創作走向藝術的高峰。饒學剛《蘇東坡在黃州》：「從〈初到黃州〉到〈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東坡貶黃詩作有近 200 首。那些不同于以往所寫的、描寫與抒情結合的詩篇大都進入了一個新境界：空靈、廣闊、豐滿、奔放、酣暢，做到了情與義的有機融合。這是東坡黃州詩作的一大特色。」<sup>398</sup>謝桃坊《蘇軾詩研究》一書也認為：「蘇軾在黃州生活與思想的變化，直接影響到其詩歌創作的變化。其詩作的變化明顯地表現為：嬉笑怒罵的政治詩不再作了，汪洋恣肆、縱馳騁的作風收斂了，開始探索平淡的藝術風格。」<sup>399</sup>東坡因在政治上的挫敗，遭到前所未有的人生打擊，以往的縱筆快意、豪健雄風的筆法已較為收

<sup>397</sup>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一，卷 21，頁 1121。

<sup>398</sup> 饒學剛著：《蘇東坡在黃州》（北京：京華出版社，1999 年 5 月第一版），頁 48。

<sup>399</sup> 謝桃坊著：《蘇軾詩研究》（四川：巴蜀書社，1987 年），頁 92。

斂，但此時在東坡的詩作中更可看出其所表現出的空靈蘊藉、灑脫曠遠之詩風：

獨鶴南飛送好音，山中橋梓共成陰。深衣僂僂如初命，<sup>400</sup>酒從容向晚斟。  
城裏誰家開壽域，堂東多士作儒林。清霜未落黃花在，笑折高枝繞鬢簪。<sup>400</sup>

此詩依詩句下〔查註〕元豐五年冬，公在黃州，進士李委聞公生日，作〈白鶴南飛〉新曲以獻。從詩作中可看出清新曠遠的詩風，尤其在詩末二句「清霜未落黃花在，笑折高枝繞鬢簪。」東坡所表現出的是一種灑脫自在的閒適心情，不因遠謫他鄉而感到悲悽頹喪。

世事總是未盡如人意，汲汲營營於功名利祿間到頭終將是一場空，不如以曠達以對，在〈遷居臨<sup>401</sup>亭〉一詩中「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左。幸茲廢棄餘，疲馬解鞍馱。全家占江驛，絕境天為破。飢貧相乘除，未見可弔賀。澹然無憂樂，苦語不成些。」即可看出東坡對於人生有不同的看法，此時的東坡以曠達的心胸去面對此次的貶謫，並將其視為幸運的際遇，因為現在的他就如疲憊的馬匹終於有機會可以解下鞍馱休息了，而此時的際遇相乘除一番則未見喜或悲，以澹然的心去面对則無所謂的苦與樂了，所以貶謫之後的東坡在思想與生活方面已有了改變，而詩風也有所轉變，可看出曠遠灑脫的意境。

而在東坡於元豐五年所作的〈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sup>402</sup>一詩中，寫出了東坡與黃州好友潘丙、郭邁二人再度重遊舊地，對於相同的景致而前後兩次的出遊，有著事如春夢的感慨，感嘆人世的無常，也感嘆著命運的多舛，而面對如此的命運不如以豁達、灑脫的心胸以對，隨遇而安，安閒自在，所以在詩末「江城白酒三杯釀，野老蒼顏一笑？」則可看出東坡與田父野老的淋漓酣暢，並自認為已安於此地，樂於此地，可見此時的東坡已不再困於政治的洪流中，而是善於解脫自己了。

再者，在〈東坡〉<sup>403</sup>一詩中「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sup>403</sup>杖聲。」詩人以自然流利的筆調寫成。並道出其在面對路邊的山石叢錯，坎坷難行時，卻能以曠達、灑脫的心胸以對，當手杖與坡上石頭接觸時其所發出鏗然清脆之聲，反而更覺得悅耳動聽。此詩可看出東坡內心

<sup>400</sup> 〈失題〉，卷 48，頁 2597。

<sup>401</sup> 卷 20，頁 1053。

<sup>402</sup> 卷 21，頁 1105。

<sup>403</sup> 卷 22，頁 1183。

的坦然自在與灑脫的胸懷。

在〈和秦太虛梅花〉<sup>404</sup>一詩中，東坡則是藉由和秦觀所寫的憶梅詩來寫出自己對梅花的深情，想起曾經立馬待到黃昏、月出，與幽獨的梅花相伴，甚至在花落時節，更是醉眠於孤山之下。而如今卻身為逐客，看盡了花落人老，任韶光流逝，不禁深致感慨。全詩佈滿悲苦之愁緒，然而在詩末中詩人將自己自死灰中復燃的心境表露無遺，「不知風雨捲春歸，收拾餘香還畀昊」更可看出詩人試著以高曠灑脫之筆，擺脫悲苦的形象，去表現出一種清新曠遠之境界。

東坡在另一首詩也寫到「先生飲東坡，獨舞無所屬。當時挹明月，對影三人足。」<sup>405</sup>詩中可看出詩人所承受的苦難與孤寂，然而卻又能超越苦難以恬靜曠遠的心情去看待一切，這就是東坡的人生觀，其生命所展現出來的特質使其在人生的道路中能夠去創造出許多的不平凡。

## 二、 平淡自然，質樸真切

東坡在政治挫敗後謫居黃州開始過著躬耕的生活，早期的東坡即景仰陶淵明，而此時的東坡對於陶淵明歸隱後所過的恬淡生活更覺仰慕，而其寫作的自然質樸之詩風更是吸引著東坡，這些對於此時的東坡而言都顯得倍感親切，所以謫居黃州的東坡即開始認真研讀陶詩，並且有意學陶，謝桃坊《蘇軾詩研究》一書即指出：「蘇軾自貶居黃州始，生活與思想發生變化，其創作出現學陶傾向。蘇軾的藝術氣質最適宜寫豪放恣肆的詩篇，這方面他不須力學而至，而對『枯澹』的境界則感難於達到，正因難於達到，他才視之為詩歌的？詣而刻意追求。」<sup>406</sup>魏慶之在《詩人玉屑》一書中也認為：「作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澹。余以謂不但為文，作詩者尤當取法於此。」<sup>407</sup>可見淡泊不僅是一種藝術風格，也是一種人生的境界，是從複雜的人生體驗中才能悟到的哲理。

<sup>404</sup> 卷 22，頁 1185。

<sup>405</sup> 〈和王晉卿〉并引，卷 27，頁 1423。

<sup>406</sup> 謝桃坊著：《蘇軾詩研究》（四川：巴蜀書社，1987 年），頁 128、129。

<sup>407</sup> 魏慶之撰：《詩人玉屑》（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 年 11 月），卷 10，頁 218。

東坡在來到黃州的第二年即開始躬耕於東坡，自此便自號為「東坡居士」，雖是過著艱苦的生活，但心境方面卻是怡然自得，而在此時所創作的〈東坡〉八首可看出其古樸自然的詩風，可見黃州時期的東坡其詩風的轉變，藝術傾向由雄健豪邁轉而平淡質樸。也因此東坡在其黃州時期的文學創作更可看出其關鍵地位及重要價值。而此時期還有一些創作也可看出東坡所追求的質樸自然的詩風，例如在〈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sup>408</sup>二首其一此詩則是以平淡的詩風鋪敘在暮春的雨後其所見之景，「浮萍」、「蛙聲」、「海棠」、「梅子」、「鞦韆」、「木芍藥」勾勒出詩人所追求的平淡生活，整首詩寫來並無澎湃激昂的情，一切皆顯得那麼平靜，質樸真切。

又：

周詩記茶苦，茗飲出近世。初緣厭梁肉，假此雪昏滯。嗟我五畝園，桑麥苦蒙翳。  
不令寸地閑，更乞茶子藝。饑寒未知免，已作太飽計。庶將通有無，農末不相戾。  
春來凍地裂，紫筍森已銳。牛羊煩呵叱，筐筥未敢睨。江南老道人，齒髮日夜逝。  
他年雪堂品，空記桃花裔。<sup>409</sup>

詩句中的「嗟我五畝園，桑麥苦蒙翳。不令寸地閑，更乞茶子藝。饑寒未知免，已作太飽計。」六句以質樸的語調鋪敘農耕的生活，不假雕琢，情感真摯，可看出詩人所追求的平淡自然之詩風。

酸酒如蠶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濕。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  
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西鄰椎鵠盜，醉倒？與鴨。君家大如掌，破屋無遮羈。  
何從得此酒，冷面妒君赤。定應好事人，千石供李白。為君三日醉，蓬髮不暇幘。  
夜深欲踰垣，？想春鵲泣。君奴亦笑我，鬢齒行？缺。三年已四至，歲歲遭惡客。  
人生幾兩屐，莫厭頻來集。<sup>410</sup>

此首詩是東坡贈其好友陳季常，以五言古體的形式表現，詩中道出東坡在黃州時期平淡自在

<sup>408</sup> 卷 20，頁 1040。

<sup>409</sup> 〈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卷 21，頁 1119。

<sup>410</sup> 〈岐亭〉五首并序 其四，卷 23，頁 1208。

的田園生活，「酸酒如蠶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濕。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六句更可看出詩人所表現出真誠、自然質樸的一面。此詩紀昀曰：「此首亦真樸。」<sup>411</sup>

又，〈晚遊城西開善院，泛舟暮歸〉二首<sup>412</sup>，其一云：

晚照餘喬木，前村起夕？。棋聲虛閣上，酒味早霜前。遠謫何須恨，來遊不偶然。  
風光類吾土，乃是蜀江邊。

其二云：

放船江瀨淺，城郭近連村。水檻松筠靜，市橋燈火繁。誰家掛魚網，小舫繫柴門。  
卜築計未定，何妨試買園。

詩人以白描的筆法，勾勒出在夕陽晚照下的景象，「喬木」「夕？」「早霜」「燈火」「魚網」「小舫」「柴門」，空靈幽渺，意境高遠，此時此地的詩人已一掃政治陰霾，忘卻世間俗事，所追求的是心靈上的平靜，整首詩可感受到作者所要表達出一種平淡、與世無爭的生命基調。而文字更顯自然樸質。

再者，在東坡的另一首詩〈寄周安孺茶〉中的「如今老且癩，細事百不欲。美惡兩俱忘，誰能強追逐。」「況此夏日長，人間正炎毒。幽人無一事，午飯飽蔬菽。困？北窗風，風微動窗竹。乳甌十分？，人世真局促。意爽飄欲仙，頭輕快如沐。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贖。為問劉伯倫，胡然枕糟麴。」<sup>413</sup>詩中表現出東坡已看淡外在的人情世味，所追求的是一種寧靜、幽靜的田園生活，所以在其作品中皆可看出平淡樸質的自然風格。

### 三、渾然天成，富有理趣

<sup>411</sup> 見該詩末「誥案」，頁 1209。

<sup>412</sup> 卷 48，頁 2615、2616。

<sup>413</sup> 〈寄周安孺茶〉，卷 22，頁 1165、1166。



東坡生性豪邁，不喜雕琢字句，更由於他才思敏捷、才華洋溢，對於外在事物觸動心弦者皆能意到筆隨，一如風吹水面而自然成文，故其創作皆能一傾而出，有如渾然天成。趙翼在甌北詩話則言：「今試平心讀之，大概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胸中書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無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為一大家也。」<sup>414</sup>「坡詩放筆快意，一瀉千里，不甚鍛鍊。」<sup>415</sup>可見飽讀詩書的東坡其創作不以字句工整見長，而是當其捕捉外在事物的特徵，即能融合自己的情感在內信手拈來、隨筆揮灑而達到情景交融之境界，故其創作更能顯見出渾然天成之功力。例如東坡詩句中的「數枝殘綠風吹盡，一點芳心雀啁開。野店初嘗竹葉酒，江雲欲落豆？灰。」<sup>416</sup>詩人在探望好友的路上，看見了梅花一枝獨秀地綻放，內心不禁有所感，大筆一揮，自然成文，詩的表現更可見其淡雅真切，渾然天成。

而因東坡作詩總是具有一瀉千里之勢，一揮而就，自然天成。故在格律方面能夠注重但又不受其拘束，如東坡所云：「讀書萬卷不讀律」<sup>417</sup>，他更不會在險字怪句方面刻意求奇，「東坡大氣旋轉，雖不屑於句法、字法中別求新奇，而筆力所到，自成創格。」<sup>418</sup>故可看出其詩作的靈活生動，情真意切，但也因東坡的不受格律束縛，因此在七言古詩方面更適合他持筆縱？，下列詩作即可看出東坡渾然天成之作：

<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縣劉郎洲，正與伍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sup>419</sup>

君家稻田冠西蜀，搗玉揚珠三萬斛。塞江流柿起書樓，碧瓦朱欄照山谷。  
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黃金如轉燭。

又，<石芝><sup>420</sup>

<sup>414</sup> 清·趙翼著：《甌北詩話》（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4月初版），卷五，頁56。

<sup>415</sup> 同上註，頁62。

<sup>416</sup> <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卷21，頁1078。

<sup>417</sup> <戲子由>，卷7，頁325。

<sup>418</sup> 清·趙翼著：《甌北詩話》（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4月初版），卷五，頁60。

<sup>419</sup> 卷20，頁1039。

<sup>420</sup> 卷20，頁1048。

空堂明月清且新，幽人睡息來初勻。了然非夢亦非覺，有人夜呼祁孔賓。  
披衣相從到何許，朱欄碧井開瓊戶。忽驚石上堆龍蛇，玉芝紫筍生無數。  
鏘然敲折青珊瑚，味如蜜藕和雞蘇。主人相顧一撫掌，滿堂坐客皆盧胡。  
亦知洞府嘲輕脫，終勝嵇康羨王烈。神山一合五百年，風吹石髓堅如鐵。

又，〈和秦太虛梅花〉<sup>421</sup>

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闌，竹外一枝斜更好。  
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

又，〈再和潛師〉<sup>422</sup>

化工未議蘇群槁，先向寒梅一傾倒。江南無雪春瘴生，為散冰花除熱惱。  
風青月落無人見，洗妝自趁霜鐘早。惟有飛來雙白鷺，玉羽瓊枝？清好。

由以上詩句可以看見東坡的才學縱？，善於觀察周遭景物，心中有所感即能拈手成詩，即使是一般平常事物也皆能入詩，詩句中更能表現其渾然天成之功力，而這也是東坡將宋詩的境界給開闢了出來，將宋詩推展到獨到之處。

東坡的詩表達的功力除了渾然天成，不假修飾外，也因東坡的遭遇，更能以客觀的立場，不同的角度去觀賞事物，以及體會人世間不同的變化，以至於東坡的詩也孕含有哲理的思想在其中。雖然這類的作品不多，然而這也構成了東坡的詩另一鮮明的特色。由於東坡在謫居黃州時即對於釋、道有所接觸，因此作品中總有禪學的思想寄託在內，再者東坡也本於莊子所提的任「自然」，所以在仕途之路浮沈中對於人生有更深一層面的認知，而這也成為東坡更超脫的人生觀。因此，人生的偶然、世事的虛幻讓東坡在其所到之處皆能隨遇而安。〈和子

---

<sup>421</sup> 卷 22，頁 1185。

<sup>422</sup> 卷 22，頁 1186。

由澗池懷舊<sup>423</sup>即是早期東坡對於人生的一種領悟，雖然此時的東坡剛踏上仕途之路還未遇到人生上的挫折，但詩句中的「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所傳達的即是對於歲月易逝、世事無常的感嘆。再者，在〈百步洪〉<sup>424</sup>一詩中的「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裏，豈信荊棘埋銅駝。」所表達的是宇宙萬物是生生不息的，而我們只是在這世上走一遭的過客，很快就會在這世界上消失的，因此每個人汲汲營營在名利之間打轉最終還是一場夢而已，實在是顯得荒唐可笑。可見東坡對於人生即有另一層面的看法。

而在東坡謫居黃州四年多後移汝州團練副使，至九江遊廬山時即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哲理詩〈題西林壁〉<sup>425</sup>：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總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正面看廬山，層巒疊嶂，綿延不絕，換一角度，從側面看廬山則如同高峰直聳參天。再從遠處、近處、高處、低處看，每一個角度所看到的景致都不同，原因為置身於廬山之中因而無法看清楚廬山的全貌。而這也引申出人們對於任何事物如果深陷個中則容易迷失自己，因此想要看清楚其全貌則必須出乎其外的道理。此即為東坡從大自然中所得到的體悟，所以詩句也蘊含了許多哲理在其中。

#### 四、沉鬱頹喪，真情流露

東坡的人格特質給人印象總是曠達豪邁，故在其詩作中所顯現的風格以雄健曠遠的作品佔大多數，然而東坡在面對與親人與友人的別離之時以及在仕途困蹇的環境之中有志難伸之時，總不免有頹喪低潮之情緒，這些的情感抒發總脫離不了傷感、離愁、困頓、悲苦，故讀了東坡的悲情之作，令人有沉鬱頹喪之感，字裡行間亦可見東坡的真情流露。

<sup>423</sup> 〈和子由澗池懷舊〉，卷3，頁97。

<sup>424</sup> 〈百步洪〉二首其一，卷17，頁892。

<sup>425</sup> 卷23，頁1219。

此類的作品在黃州雖不多見，但卻也是另一種詩風格的呈現，如〈寒食雨〉二首<sup>426</sup>，其一云：「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詩人感慨在黃州已過第三個寒食節，看著春去秋來，海棠花的凋落，有感時光的飛逝，自己卻毫無建樹，內心不禁發出了悲苦愁緒。其二云：「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溼葦。」詩人寫出因寒食雨的雨勢漲大，使得雨水將欲浸入門內，而其矮小的屋子就如同一葉漁舟，飄流在蒼茫的煙雲之中，透露出自己的飄泊無依之感。詩中也以「空庖」「寒菜」「破灶」「溼葦」點出了在黃州生活的困境，整首詩寫來悲涼頹喪，令人對東坡的處境產生憐憫之情。

東坡在與子由的詩，亦可感受其沉鬱傷感之情。如〈初秋寄子由〉<sup>427</sup>：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隨去。唯有宿昔心，依然守故處。憶在懷遠驛，閉門秋暑中。藜羹對書史，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袂衣，感嘆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此語君莫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當時已悽斷，況此兩衰老。失途既難追，學道恨不早。買田秋已議，築室春當成。雪堂風雨夜，已作對床聲。

此詩為東坡在想起了昔日與子由夜雨對床之情景，不禁悲感離合，以詩寄懷，並對於未來遙不可期以及功名難有成就，透露出感傷與無奈。

再者，在〈冬至日贈安節〉<sup>428</sup>一詩中東坡也對今昔世事的變化產生感傷之情：

我生幾冬至，少小如昨日。當時事父兄，上壽拜脫膝。十年閱彫謝，白髮催衰疾。瞻前惟兄三，顧後子由一。近者隔濤江，遠者天一壁。今朝復何幸，見此萬里姪。憶汝總角時，啼笑為梨栗。今來能慷慨，志氣堅鐵石。諸孫行復爾，世事何時畢。詩成？超然，老淚不成滴。

<sup>426</sup> 卷 21，頁 1112、1113。

<sup>427</sup> 卷 22，頁 1169。

<sup>428</sup> 卷 21，頁 1097。

東坡在貶謫黃州後，面對著歲月的流逝、世事的變化，「十年閱彫謝，白髮催衰疾。」感到諸多的無奈，在詩末則以「詩成？超然，老淚不成滴。」表達了內心的哀痛。

再者，東坡在幾首與友人的詩中，也呈現出悲傷低迴之情調，「沿流不惡泝亦佳，一葉扁舟任飄突。山芎麥麩都不用，泥行露宿終無疾。夜來飢腸如轉雷，旅愁非酒不可開。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不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杯。」<sup>429</sup>「春雨如暗塵，春風吹倒人。東坡數間屋，巢子誰與鄰。空？斂敗絮，破？鬱生薪。相對不言寒，哀哉知我貧。」<sup>430</sup>「一舸南游遂不歸，清江赤壁照人悲。請看行路無從涕，盡是當年不忍欺。雪後獨來栽柳處，竹間行復采茶時。山城散盡樽前客，舊恨新愁只自知。」<sup>431</sup>「不道山人今忽去，曉猿啼處月茫茫。」<sup>432</sup>以上的詩風總給人有沉鬱頓挫之感，而詩中亦見東坡的真情流露，雖然悲涼哀悽非東坡的本色，然此種詩風卻能顯見東坡是個真性情之人，也增添蘇詩的另一種風貌。

<sup>429</sup>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三，卷21，頁1123。

<sup>430</sup> <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卷22，頁1160。

<sup>431</sup> <徐君猷挽詞>，卷22，頁1181。

<sup>432</sup> <和參寥>，卷23，頁1202。

## 第六章 結 論

本論文以東坡在黃州時期所創作的詩歌為主題，除了結論外共分為五個章節以探討之，其中除了對黃州詩的研究之外也兼論了東坡的生平以烏臺詩案的始末，並也探究了東坡在黃州生活的情形及心境的轉變，綜上所論再將其分成二小節討論之：

### 第一節 超越苦難，成就非凡

綜觀東坡的一生總是與苦難脫離不了關係，雖然年少即任朝廷大官，但真正在朝為官的時間卻是極少，耿介不阿的剛直個性使他不斷地面對外放、貶謫的命運，此種的仕途生涯，東坡選擇默默地承受，認真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然而檢視其生命的歷程以及藝術創作的軌跡，烏臺詩案可謂居關鍵地位，對東坡生命的淬鍊以及文藝的創作均有重大的影響，貶居黃州的東坡彷彿脫胎換骨，年少的激情與傲氣一夕之間煙消雲滅了，我們所看到了是一個嶄新生命的呈現，一個對生命有更高一層體悟的東坡，以曠達的人生態度、圓融的智慧去看待每一件事，激盪出一種融入生命力超越之特質，並將藝術的創作達到了巔峰。茲將東坡貶謫黃州的生活再整理如下：

一、貶居黃州的東坡，處在僻陋貧瘠的寂寞之鄉，面對著當政者無情的打擊以及親友的杳無音訊，他懂得自我調適選擇了以豁達的心境去面對未來，因不得簽書公事，故有更多的閒暇時間依其所好，他親自參與了耕種的工作，與村夫野老打成了一片，並放空自己，扁舟草履於山林之間，與樵漁雜處，遊目聘懷，此時也大量接受了儒釋道思想洗滌，從中學習到內省的曠達，隨勢進退的自處之道，偶爾也著書立說，所到之處皆能隨遇而安，生活過得充實又自在。

二、東坡除了具有曠達的情懷之外，亦具有悲憫的菩薩心腸，對於周遭所遇他人的悲苦事件總是義不容辭挺身而出，在黃州時期即協助了當地老百姓破除「溺嬰」的惡習，對於當

朝為官者不當的政策所造成對人民的迫害，東坡也寫下了帶有諷刺意味的寫實詩作對當政者加以譴責，此種不畏強權體恤民情的情懷，所到之處總是受到當地老百姓的熱愛。

三、東坡在貶謫黃州初期時的心境是抑鬱、挫折、迷惘、悲痛、悔恨、矛盾的，傷感自己空有凌雲壯志卻無法付諸實現，然而在跌宕挫折之中懂得勇於面對現實調適自我，在仕隱之間達到最佳的平衡點，雖然在詩作中難免表現出無奈傷感以及內心的孤寂，令人寄予無限的同情，但東坡隨之收拾起悲傷的情緒，認真地活在當下，以豁達的心胸去面對未來的一切，黃州詩〈東坡〉「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應是此刻心情最佳的寫照，所有的悲情愁苦皆已成了過眼雲煙了。

四、東坡在此時期間的創作風格亦有所轉變，隨著心境上的不同，所表現在創作方面亦有不同的風格呈現。早期的東坡接受了儒家思想，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對東坡的確有深刻的影響，他懷抱豪情壯志，鋒芒畢露，期許自己有朝能奮厲治世，所創作的文風總是慷慨激昂，雄健豪放，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去表現，然而在面對政治上的挫敗，使得東坡在心性以及思想方面都有所轉變，先前雄健豪放的風格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清曠、淡遠的詩風，呈現出空靈蘊藉、高曠灑脫之感，在其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東坡「真我」的自然呈現，整個提升了文學的境界。或許我們可以說，坎坷的人生際遇總是能使人有所成長，面對愈大的磨難，所表現的成就則更非凡。

黃州時期正可謂東坡蛻變的開始，豐富的人生閱歷，讓生命的體悟更加深刻，樂天知命的態度讓他超越了種種的苦難，而將其內化、昇華為更高的境界，轉換為文字則可見作品中所蘊含的人生真理，以及超脫的性靈。曠達的人生似乎成了東坡代名詞，而其不朽的靈魂也將永藏在人們心中。貶謫黃州的東坡就如同林語堂所言：「在這個大生命中，他只是不朽生機暫時顯現的一粒小分子，他是哪一粒分子並不重要。生命畢竟是永恆的美好的，他活得很快樂。這就是樂天才子蘇東坡的奧祕。」<sup>433</sup>

<sup>433</sup> 林語堂著、宋碧雲譯：《蘇東坡傳》（台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7月），頁10。

## 第二節 開創宋詩的輝煌時代

東坡對於宋詩的發展可謂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與王安石同出歐陽修的門下，獨成一家，給予宋詩以新的成就和開拓，而成為當日詩壇的代表的，是才高學富的蘇軾。他是傑出的散文家，北宋的代表詞人，同時又是宋代的大詩人。」<sup>434</sup>他博瞻群經，才學橫逸，意到筆隨，任何題材均能入詩，加上他天性豁達、情感真摯、富有想像，因此初期東坡的詩寫來筆力縱橫、揮灑自如，汪洋宏肆的詩風中表現了致君堯舜的理想，不可一世的豪情氣概，然而在政治黨爭之中，他成了受害者，一夕之間跌落了萬丈深淵，內心的苦痛、矛盾的思想、複雜的愁緒交織了種種的悲歡離合，此種大起大落的人生遭遇帶給東坡無比的震撼，但也因此有機會令東坡在思想、態度、生活、情感方面有所轉變，開始思索人生的價值，發掘生命的意義，這一切即造就了黃州詩內容所呈現的多元化面貌，創作中也表現了散文化、議論化、重理趣等傾向，講究自然、尚白描、寫景言情、嬉笑怒罵，無施不可，為宋詩開創了一個輝煌的時代。

東坡謫居黃州期間，以豁達的心胸、揮灑自如的筆力寫下了新的生活、開闊詩的意境、創造新的思想、引入新的題材，打破詩的格律限制，揚棄悲哀的情調，引領宋詩邁入新的氣象，產生自己一生中得意的詩作和輝煌的成果。東坡一些有影響力的詩作大抵皆在貶居黃州期間完成的：〈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初到黃州〉、〈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東坡〉八首、〈紅梅〉三首、〈寒食雨〉二首、〈魚蠻子〉、〈東坡〉、〈海棠〉、〈岐亭〉五首等，這些詩作的確是影響後世的名篇，也是檢視東坡其詩創作的高峰在黃州的重要依據。雖是不順遂的仕途生涯，致君堯舜的理想無法實現，但卻能擺脫政治上的困窘，在藝術成就上創造了顛峰。我想吉川幸次郎已為東坡的詩作了最好的詮釋了：「蘇軾的成就，不但在於超越或揚棄個人的悲哀，同時也為中國詩史開創了一個新時代。從來詩歌耽溺或執著於悲哀的舊習，由於蘇軾的出現，總算告了一個段落；而且以他為轉捩點，開始對人生抱起更多的期待，朝著樂觀積極的方向發展下去。」<sup>435</sup>

烏臺詩案帶給了東坡政治上的迫害，卻是在苦難中蛻變、成長的開始。而此種對於人

<sup>434</sup> 劉大杰著：《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8年8月），頁700。

<sup>435</sup>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4月初版），頁164。



生體悟即是他在藝術創作上最珍貴的材料了，這也是為什麼他能超越苦難為宋詩開創新氣象的主要原因了。我們或許可以說，東坡在黃州所創作的詩歌不僅影響了宋代，也影響了整個中國詩史的發展。

## 參考文獻

### 一、參考書目

#### (一) 古籍類

《蘇東坡全集》蘇軾，台北：新興書局，1955年11月初版。

《東坡烏臺詩案》宋·朋九萬，宏業書局印行，1970年。

《蘇東坡全集》蘇軾，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9月初版。

《蘇軾詩集》(全八冊)蘇軾，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2月第1版。

《東坡志林》蘇軾，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5月初版。

《蘇軾詩集》(全二冊)蘇軾，清·馮應榴、王文誥輯註，台北：學海出版社，1983年1月初版。

《東坡詞》宋·蘇軾撰、曹樹銘校編，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0年9月初版。

《蘇軾文集》(全六冊)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3月第1版。

《蘇軾年譜總目錄》(全三冊)孔凡禮撰，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8年2月初版。

《東坡志林》宋·蘇軾撰、趙學智校注，陝西：三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全二冊)宋·蘇軾撰、郎曄選註，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史記》漢·司馬遷，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59年9月第1版。

《韓昌黎全集》唐·韓愈，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9月初版。

《宋史》(「新校本」二十五史)元·脫脫等，台北：鼎文書局，1978年9月初版。

《詩人玉屑》宋·魏慶之，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11月台1版。

《莊子》莊周撰、郭象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年1月第7版。

《甌北詩話》清·趙翼，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4月初版。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宋·胡仔，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8月初版。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宋·胡仔，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8月初版。

- 《樊川詩集注》唐·杜牧，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9月。
- 《白居易集》唐·白居易著，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3月出版。
- 《樂城集》（全三冊）宋·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
- 《中國思想史》（全二冊）章政通，台北：水牛出版社，1989年7月第8版。
- 《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後晉·劉昫著、楊家駱主編，台北：鼎文書局，1992年5月7版。
- 《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南朝宋·范曄著、楊家駱主編，台北：鼎文書局，1994年3月7版。
- 《楚辭補注》宋·洪興祖著，台北：大安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
- 《杜詩錢注》（全二冊）唐·杜甫撰、清·錢謙益箋注，台北：世界書局，1998年8月2版。
- 《柳河東全集》（全二冊）唐·柳宗元撰，台北：世界書局，1999年10月2版。
- 《老子》老子著、徐子宏等譯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3月初版。
- 《續資治通鑑長編》（全二十冊）南宋·李燾，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4年9月第2版。
- 《梁溪漫志》宋·費袞撰、駱守中注，陝西：三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 （二）近人著作

- 《千古風流蘇東坡》陳桂芬，台北：莊嚴出版社，1981年元月第7版。
- 《蘇東坡新傳》（全二冊）李一冰，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6月初版。
- 《東坡詩論叢》蘇軾研究學會編，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9月第1版。
- 《蘇東坡新傳》馮京，台北：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年。
- 《蘇東坡傳》林語堂，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8月第9版。
- 《蘇東坡的故事》歐少游，台北：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3月初版。
- 《蘇軾詩文詞選譯》曾棗莊、曾弢，四川：巴蜀書社出版，1990年6月第1版。
- 《紀念蘇軾貶儋八百九十周年學術討論集》，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1991年5月第1版。

《蘇軾選集》王水照，台北：群玉堂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10月初版。

《蘇軾詩文詞》曾棗莊、曾弢，台北：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1月初版。

《千古風流蘇東坡》秦漢唐，台北：添翼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6月第1版。

《千古奇才蘇東坡全傳》黃篤書，台北：國際村文庫書店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初版。

《蘇東坡的人生哲學》范軍，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0月。

《蘇詩彙評》（全四冊）曾棗莊、曾濤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初版。

《蘇軾以賦為詩研究》鄭倅朱，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11月。

《蘇東坡在黃州》饒學剛，北京：京華出版社出版發行，1999年5月第1版。

《蘇詩彙評》（全三冊）曾棗莊編，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2000年1月初版。

《蘇東坡傳》門冀華，台北：正展出版公司，2000年10月。

《蘇軾與章惇關係考》劉昭明，台北：樂學書局，2001年12月。

《東坡的心靈世界》黃啟方，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10月初版。

《千古風流人物---蘇東坡作品賞析》吳子厚，台北：德威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1月初版。

《蘇東坡傳》林語堂，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7月第12版。

《中國蘇軾研究》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主辦，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蘇東坡新傳》洪亮，台北：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9月初版。

《蘇軾詩詞選》孔凡禮、劉尚榮，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1月第1版。

《蘇東坡生平及其作品述評》游國琛，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6月初版。

《蘇軾詩選》徐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7月1日第2版。

《蘇軾選集》劉乃昌，山東：齊魯書社，2005年9月第1版。

《蘇東坡游傳》聶作平，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蘇東坡的創造力與靜坐》黃俊仁撰，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10月1刷。

《宋詩概說》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4月初版。

《宋詩選註》錢鍾書，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9月。

《宋詩精華》鄧南、陳明貞選注，台北：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1月出版。

《建生文藝散論》王師建生，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  
《談美》朱光潛，台北：臺灣開明書店，1993年10月重排初版發行。  
《北宋黨爭研究》羅家祥，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11月初版。  
《宋代絕句賞析》陳友冰、楊福生著，台北：正中書局，1996年8月初版。  
《中國文學發展史》劉大杰，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8年8月出版。  
《宋詩融通與開拓》張宏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靈境詩心---中國古代山水詩史》陶文鵬等主編，江蘇：鳳凰出版社，2004年4月初版。  
《簡明中國詩歌史》王師建生，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9月。  
《宋詩鑒賞辭典》繆鉞等撰，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4月。

## 二、 期刊論文

### (一) 台灣期刊

雪濤：〈蘇東坡的少年時代〉，《暢流》第12卷第3期，1955年9月。  
雪濤：〈蘇東坡的浪漫時代〉，《暢流》第12卷第5期，1955年10月。  
雪濤：〈蘇東坡的黃金時代〉，《暢流》第12卷第9期，1955年12月。  
胡信田：〈蘇東坡的貶謫生活〉，《醒獅》第7卷第6期，1969年6月。  
陳應龍：〈蘇東坡感恩知遇哭神宗〉，《藝文誌》第49期，1969年10月。  
王志恆：〈蘇東坡在惠州〉，《暢流》第40卷第11期，1970年1月。  
于大成：〈東坡詩詞中的自我表現〉，《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4卷第2期，1971年2月。  
李日剛：〈論蘇軾集宋詩之大成〉，《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5卷第5期，1972年5月。  
蘇雪林：〈蘇詩之幽默趣味〉，《暢流》第45卷第7期，1972年5月。  
蘇雪林：〈蘇詩之以文為詩善發議論〉，《暢流》第45卷第9期，1972年6月。  
蘇雪林：〈蘇詩之喜用擬人法以童心發現世界〉，《暢流》第45卷第8期，1972年6月。  
蘇雪林：〈蘇詩之富於哲理〉，《暢流》第45卷第11期，1972年7月。  
游國琛：〈東坡與黃州〉，《湖北文獻》第26期，1973年1月。

陳香：〈蘇軾詩中用字的技巧〉，《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6卷第6期，1973年6月。

戴麗珠：〈蘇東坡詩論〉，《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0卷第4期，1977年4月。

羅敬之：〈蘇東坡的詩及其為人性格〉，《華學月刊》第109期，1981年1月。

黃寬重：〈東坡謫居黃州後的生活與心境〉，《故宮文物月刊》第8卷第1期，1990年4月。

王保珍：〈東坡日月長---蘇軾在黃州〉，《故宮文物月刊》第8卷第1期，1990年4月。

王師建生：〈東坡傳〉，《中國文化月刊》第135期，1991年1月。

陳新雄：〈從蘇詩的名篇看蘇軾的一生〉，《孔孟月刊》第29卷第11期，1991年7月。

林清玄：〈也知造化有生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蘇東坡與禪〉，《國文天地》第7卷第2期，1991年7月。

王世德：〈蘇軾的文藝美學思想〉，《國文天地》第8卷第6期，1992年。

王淳美：〈東坡謫居黃州時期釋道關係之研究〉，《南臺工商專校學報》第15期，1992年4月。

江惜美：〈東坡詩分期初探〉，《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第24期，1993年。

程林輝：〈蘇軾的人生哲學〉，《中國文化月刊》，1995年10月。

蔡秀玲：〈論蘇東坡人生觀〉，《臺中商專學報》第29期，1997年6月。

李慕如：〈東坡與道家道教〉，《屏東師院學報》第10期，1997年6月。

李怡芬：〈蘇軾「中秋月」詩賞析---兼述蘇軾、蘇轍兩人的一段中秋緣手足情〉，《中國文化月刊》第213期，1997年12月。

楊勝寬：〈蘇軾利民思想芻議〉，《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7期，1998年。

江惜美：〈論蘇軾詩中的意境〉，《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第29期，1998年3月。

劉石：〈蘇詩比喻淺說〉，《國文天地》第13卷第12期，1998年5月。

黃志誠：〈蘇軾諷諭詩內容探析---以宋神宗熙寧二年至元豐二年詩歌為探析對象〉，《光武學報》第23期，1998年11月。

江惜美：〈析論蘇軾詩的源流〉，《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第30期，1999年3月。

羅秀美：〈蘇東坡的和陶詩〉，《國文天地》第15卷第9期，2000年2月。

江惜美：〈蘇軾詩中的感情〉，《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第31期，2000年4月。

余昭玟：〈蘇軾黃州時期的人生轉變與散文創作〉，《語文教育通訊》第20期，2000年6月。

江惜美：〈析論蘇軾詩中的想像〉，《應用語文學報》第 2 期，2000 年 6 月。

吳壁雍：〈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試說東坡和陶詩〉，《故宮文物月刊》第 18 卷第 4 期，2000 年 7 月。

黃志誠：〈東坡寄託之表現手法及其主題淺探〉，《輔仁國文學報》第 16 期，2000 年 7 月。

鍾美玲：〈蘇軾禪詩山水意象的表現〉，《中國文化月刊》第 246 期，2000 年 9 月。

陳惠美：〈蘇東坡諧虐詩初探〉，《僑光學報》第 18 期，2000 年 11 月。

邱敏捷：〈從「後赤壁賦」看東坡被貶後內在心境之轉化〉，《國文天地》第 16 卷第 7 期，2000 年 12 月。

朱榮智：〈中國傳統文人的三種生命情調---以屈原、陶淵明、蘇東坡為例〉，《國文天地》第 16 卷第 11 期，2001 年 4 月。

林順夫：〈我思故我夢---試論晏幾道、蘇軾及吳文英詞裡的夢〉，第 349 期，2001 年 6 月。

鄭曉江：〈勞動筋骨，節制貪欲---蘇東坡的養生之道〉，《歷史月刊》第 162 期，2001 年 7 月。

朱振藩：〈學士老饕蘇東坡〉，《歷史月刊》第 162 期，2001 年 7 月。

汪榮祖：〈蘇東坡詠史詩一瞥〉，《歷史月刊》第 162 期，2001 年 7 月。

江惜美：〈「後山詩話」中對蘇軾詩詞的評論〉，《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第 32 期，2001 年 11 月。

黃坤堯：〈超越李白：論北宋詩壇的文藝氣象〉，《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11 卷第 42 期，2002 年。

蔡秀玲：〈以「言」達「意」---論蘇軾「辭達」說〉，《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學報》第 3 期，2002 年 6 月。

李泓泊：〈東坡詞中月的意象〉，《文學前瞻：南華大學文學所研究生學刊》第 3 期，2002 年 6 月。

陳明聖：〈蘇軾文學中的禪學思想探微〉，《文學前瞻：南華大學文學所研究生學刊》第 3 期，2002 年 6 月。

楊子怡：〈論韓愈蘇軾嶺表處窮及其人格精神〉，《中國文化月刊》第 267 期，2002 年 6 月。

江姿慧：〈淺探東坡詩、詞中的梅〉，《中國語文》第 91 卷第 1 期，2002 年 7 月。

江惜美：〈析論蘇軾詩中的靈感〉，《臺北市立師範院學報》第 33 期，2002 年 12 月。

朱振藩：〈千載饗客蘇東坡〉，《聯合文學》第 19 卷第 7 期，2003 年 5 月。

鄭雅文：〈奮厲有當世志---談蘇軾初期之儒家政治思維〉，《吳鳳學報》第 11 期，2003 年 5 月。

蔡秀玲：〈從自然意象到人文意象---以蘇軾、黃庭堅為例論宋詩的表現手法〉，《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學報》第 4 期，2003 年 6 月。

羅宗濤：〈蘇東坡夢中作詩之探討〉，《玄奘人文學報》，第 1 期，2003 年 7 月。

施淑婷：〈東坡「文理自然、姿態? 生」之美學風格〉，《國文天地》第 19 卷第 3 期，2003 年 8 月。

施淑婷：〈東坡「文理自然、姿態? 生」之創作理論〉，《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第 14 卷第 4 期，2003 年 12 月。

江惜美：〈析論蘇軾詩中的陽剛美〉，《應用語文學報》第 6 期，2004 年 6 月。

黃美鈴：〈從「定風波」看蘇軾的生命突圍〉，《中國語文》第 96 卷第 4 期，2005 年 4 月。

林融嬋：〈蘇軾超曠之生命觀想及其內在實質析探〉，《文學前瞻：南華大學文學所研究生學刊》第 6 期，2005 年 7 月。

## (二) 大陸期刊

劉尊明：〈論蘇東坡的人生幽默及其文化內蘊〉，《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 期，1994 年。

趙凌宇：〈坦蕩的個性 曠達的風格---以蘇軾黃州時期的詞看蘇詞的藝術風格〉，《河南電大》第 4 期，1994 年。

饒學剛：〈東坡貶居黃州考〉，《黃岡師專學報》第 14 卷，1994 年 4 月。

饒學剛：〈東坡貶居黃州考（續）〉，《黃岡師專學報》第 14 卷第 3 期，1994 年 8 月。

黃杰：〈論蘇軾性命義利觀對其詩歌的意義〉，《杭州大學學報》第 24 卷第 3 期，1994 年 9 月。

周茂東：〈秀句出寒餓 身窮詩乃亨---蘇軾的黃州時期與嶺南時期創作之比較〉，《武當學刊



《哲學社會科學報》第 15 卷第 4 期，1995 年 12 月。

梅大聖：〈蘇軾黃州時期的生活方式及社會意義〉，《江漢論壇》第 33 期，1996 年 7 月。

胡婭：〈蘇軾黃州時期思想情緒淺測〉，《開封大學學報》第 2 期，1997。

顏邦逸：〈蘇軾黃州詩詞的內在結構與文化定位論要---兼與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先生商榷〉，《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版）》第 2 期，1997 年。

張福慶：〈從蘇軾黃州、嶺海詩的比較看蘇軾晚年的情感變化〉，《外交學院學報》第 1 期，1997 年。

王玉英：〈一段心靈的掙扎史---蘇軾黃州詞文解讀〉，《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第 11 卷第 6 期，1998 年。

徐蔚：〈超越與重構---蘇軾黃州時期散論〉，《齊齊哈爾大學學報》第 6 期，1998 年。

孫嘉毅：〈灑脫曠逸的人生寫照出塵絕俗的詩心雅韻---論蘇軾的黃州散文〉，《北京教育學院學報》第 1 期，1999 年。

### （三）學位論文

羅鳳珠：《蘇軾黃州詩研究》，臺北：國立師範大學國研所碩士論文，1987 年。

蔡秀玲：《東坡黃州經驗之探求》，臺北：輔仁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1990 年。

徐浩祥：《蘇軾記遊作品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

周鳳珠：《東坡黃州詞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

# 附 錄

## 卷二十

梅花二首

萬松亭并?

戲作種松

張先生并敘

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二首

少年時，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詩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詩也。

宿黃州禪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記此詩，故作一絕

初到黃州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次韻前篇

安國寺浴

安國寺尋春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次韻樂著作野步

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縣劉郎洲，正與伍洲相對，伍子胥奔? 所從渡江也

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強起出門，還作此詩，意思殊昏昏也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二首

雨中看牡丹三首

次韻樂著作送酒

次韻樂著作天慶觀醮

杜沂游武昌，以醪? 花菩薩泉見餉，二首

五禽言五首并?

石芝并引

遊武昌寒溪西山寺

武昌銅劍歌并引

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五月，子由復至齊安，以詩迎之

曉至巴河口迎子由

遷居臨？亭

與子由同游寒溪西山

次韻答子由

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一首

定惠院顛師為余竹下開嘯軒

和何長官六言次韻五首

觀張師正所蓄辰砂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鐵拄杖并？

#### 卷二十一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邵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

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

東坡八首并？

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

任師中挽詞

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為壽，二首

與潘三失解後飲酒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以詩戲之

聞捷

聞洮西捷報

杭州故人信至齊安

送牛尾狸與徐使君

四時詞四首

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

雪後到乾明寺遂宿

冬至日贈安節

伯父送先人下第歸蜀詩云：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跨驢。安節將去，為誦此

句，因以為韻，作小詩十四首送之

次韻陳四雪中賞梅

記夢回文二首并？

三朵花并？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於其室，自稱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筆

奇妙，而字不可識，云，天篆也，與予言，有所會者。復作一篇，仍用前韻

浚井

紅梅三首

次韻子由寄題孔平仲草菴

二蟲

陳季常見過三首

謝人惠雲巾方烏二首

寒食雨二首

徐使君分新火

次韻答元素并引

蜜酒歌并？

又一首答二猶子與王郎見和

謝陳季常惠一？巾

贈黃山人

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并引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

魚蠻子

夜坐與邁聯句

次韻和王鞏六首

弔李臺卿并?

曹既見和復次韻

弔徐德占并引

李委吹笛并引

蜀僧明操思歸書龍丘子壁

## 卷二十二

正月三日點燈會客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五首

食甘

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

元修菜并?

日日出東門

寄周安孺茶

南堂五首

次韻子由種杉竹

孔毅父妻挽詞

初秋寄子由

和黃魯直食筍次韻

聞子由為郡僚所摺，恐當去官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

孔毅父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其韻

子由作二頌，頌石臺長老問公：手寫《蓮經》，字如黑蟻，且誦萬遍，齋不至席二十

餘年。予亦作二首

鄧忠臣母周氏挽詞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喜王定國北歸第五橋

徐君猷挽詞

橄欖

東坡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并寄茶二十一片

和秦太虛梅花

再和潛師

海棠

次韻曹九章見贈

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游，隨所見輒作數句，明日集之為詩，故辭無倫次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為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飲之，云，莫作醋，

錯著水來否？後數日，攜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

贈楊耆并引

#### 卷二十三

別黃州

和參寥

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

岐亭五首并序

#### 卷四十三

歸去來集字一至六首并引

#### 卷四十七

數日前，夢一僧出二鏡求詩，僧以鏡置日中，其影甚異，其一如芭蕉，其一如蓮花，

夢中與作詩

贈人

題沈君琴

洗兒戲作

卷四十八

春日與閑山居士小飲

失題

黃州春日雜書四絕

晚遊城西開善院，泛舟暮歸，二首

和人雪晴書事

奉酬仲閔食新？湯餅，仍聞糶麥甚盛，因以戲之

讀仲閔詩卷，因成長句

送酒與崔誠老

與郭生遊寒溪，主簿？亮置酒，郭生喜作挽歌，酒酣發聲，坐為淒然。郭生言吾恨

無佳詞。因為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

戲作切語竹詩

山行見月四言

贈黃州官妓

張無盡過黃州，徐君猷為守，有四侍人，姓為孫、姜、閻、齊適張夫人攜其一往？

家，既暮復還，乃閻姬也，最為徐所寵，因書？句云

黃泥？詞